

引 言

1796年11月，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去世了，她的一生中，幸运与不幸，痛苦与欢乐总是同时存在。她的身世，她的遭遇，她的性格和思想无不充满了令人疑惑的矛盾：

在她67年的生命历程中，前33年完全是一个可怜的被受害者的形象，童年时得不到父母的垂爱，15岁就离乡背井从普鲁士来到遥远而陌生的俄国，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俄国未来沙皇的夫人，在伊丽莎白的严密监视下度过了18年痛苦和孤寂的漫长岁月；但她在登上皇位后的34年里，却“集一切尊贵、幸福和威严于一身”，成为统治者的主宰，君主中的君主。

她崇尚自由主义，说自己有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灵魂，甚至聘用有“雅各宾派”之称的拉阿尔普担任皇孙的家庭教师；但她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却深恶痛绝，称之为“一千二百个头的多头蛇”，还血腥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

她公开保护外国作家和艺术，同伏尔泰、狄德罗等著名学者以朋友相称，长期保持通讯联系，购买外国艺术品一掷千金；但她却让俄国的艺术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她水性杨花，生活极为放荡，一生拥有无数的情人和面首，但她谈起两性关系时却显得娇羞难掩，从不允许任何人在她面前开低级下流的玩笑。

她有时仁慈、善良，能容忍迫害过她的人官居原职，但有时却又喜欢皮鞭和绞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她尽情享乐，纵欲无度；却又勤奋工作，精力充沛。

她既有女人的温柔与妩媚，又有男人的刚毅与野心。

她的血管里没有一滴俄罗斯血液，但她却成为了俄罗斯人的“小母亲”和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她酷爱读书，书籍是她一生中患难与共的朋友。当她孤独痛苦的时候，书籍给她带来精神的慰藉；当她遇到巨大困难和压力的时候，书籍给她带来力量和信心。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同时代的思想巨人，不仅是她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且也是指引她走向崇高的老师。她执政后所有能称之为进步的想法和做法，无不打上了这些思想家的烙印。

她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和乐观自信的精神。无论遭遇到多么大的打击和痛苦，她都能勇敢地承受，决不悲天悯人。她说：“人应当快乐地生活，只有乐观的情绪才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承受一切。”“勇敢！向前！——这是我无论在幸运的年代，还是在险恶的年代都信守不渝的格言。”在这种乐观自信的精神支配下，当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伏尔加河流域的时候，她能镇静地和狄德罗大谈共和主义；当瑞典人的炮弹落到彼得堡城门口的时候，当1.6万俄军去进攻15万土耳其军队的时候，她都坚信胜利必将属于自己。

她一生工于心计，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勃勃野心。初到俄国时她才15岁，就“拟定了取悦丈夫、伊丽莎白和人民三方面的计划”。她拼命学

习俄语，了解俄罗斯的民族习惯，信仰东正教，讨好每一个人，很快就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她敢于无视“大公夫人不得干预政治”的禁令，拉拢朝中大臣和下级军官，组织阴谋团伙，为夺权做准备。

她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在正义和国家利益的幌子下，她发动了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这就是三次瓜分波兰，两次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一次对瑞典的战争，把俄罗斯的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从而确立了俄罗斯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所有这一切，在叶卡特琳娜的身上被非常奇妙地糅成一体，表现得极为自然，就像春来草长，冬至雪飘一样，丝毫看不出矫揉造作的痕迹。也许，你正准备恨她的时候，却发现她显得非常可爱；你正准备大唱赞歌的时候，她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毫无疑问，她决不是一个完人，但她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第一章 俄国情结

1 俄国未来的女皇原来却是个普鲁士的灰姑娘

1744年1月，凛冽的寒风在俄罗斯帝国的大地上任意肆虐着，仿佛向人们宣告寒冷的冰雪世界即将来临。现在绝不是观光旅游的季节，更不是探亲访友的佳期，路上已少有行人来往。因此，从普鲁士驶往俄国的一队马车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四辆笨重的轿车式马车，车上的两位女主人显得兴奋而紧张。一位是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一位是俏丽端庄的少女。跟随她们的有七八个穿着整洁的佣人。车队缓缓行驶着，在普鲁士边境检查站简单地办理手续后，便驶向广袤无边的俄罗斯帝国……

谁也不会想到，眼下这支不起眼的车队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辗出深深的巨辙。车上那位稚气未脱的少女，18年后奇迹般登上俄国皇位，成为震撼欧洲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这位未来的俄国女皇现名叫索菲亚·腓特烈·奥古斯特。1729年5月2日降临在普鲁士的一个小城什切青，今年刚满15岁。索菲亚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亲王家庭，但她的童年生活却十分灰暗。父亲是德国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亲王凯斯蒂昂·奥古斯特，是位很不起眼的普鲁士军队的陆军少将。他37岁才结婚，本来期望生个王子，却盼来了一个公主，加之长期戍边在外，实在难得对小索菲亚表示爱怜。她的母亲也总是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对生个公主极不满意。第二年生了儿子后，可怜的索菲亚就连母亲的白眼也得不到了，她的母亲干脆把她交给保姆，而自己一心照看宝贝王子了。

越是缺少父母的疼爱，索菲亚越是渴望得到别人的抚爱与奉承，越是遭到母亲的另眼相看，她越是自尊和倔强。不过，最令她伤心的还不是父母过于吝啬自己的爱心，而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子连最起码的骄傲资本——美貌也没有。她常常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为什么鼻梁这么长，好像要贯穿下巴似的；而下巴又尖尖的，向前挺出，如不小心，有可能会戳着对面谈话的人，以致她最钦佩的老师卡德尔小姐不得不要求她时刻注意收缩下巴。这还不是索菲亚的所有不幸。四岁多的时候，她患了脓疱病，为了取掉痂盖，只好几次剃光头发，头上的疤痕使她抱憾终身；七岁那年，一场胸膜炎几乎夺走了她的性命，虽然侥幸战胜了病魔，却留下了残疾；脊柱发生了偏斜，右肩高，左肩低，左胸骨凹陷。看见自己这副尊容，可怜的小菲辛（人们对她的爱称）不禁泪流满面。不，上帝不会如此捉弄一个无罪的孩子，不，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变得健康、美丽而且聪明。她幼小的心里时时涌起一股战胜命运的信念。

为了矫正变形的身体，索菲亚随父母走遍了大半个普鲁士的医院，但所有的医生对此都束手无策。最后，还是什切青的一个土法正骨的大夫救了她。这个果断固执的男人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采取一种古怪的措施：“他叫一个空腹的姑娘每天早晨六点钟用唾液擦洗孩子的肩和背。然后，他为索菲亚制作了一件必须日夜穿在身上的紧身襦，只有在更换内衣时才脱下。这样她经受了将近四年的折磨之后，终于在11岁的时候，脊柱骨得到了矫正，身体也日益好转，她感到欢乐和力量重新又回到了

自己身上。”与其说这是土郎中的医疗方法取得的成果，不如说是索菲亚的意志和恒心取得了胜利。

索菲亚的这种意志和恒心同样地表现在学习方面。尽管家境并不宽裕——像奥古斯特这样的亲王，在18世纪分崩离析的德国，大多过着艰难的日子——但是亲王的体面还是要保持的。像其他所有上层的德国家庭一样，索菲亚的父母也给她聘请了一支庞大的教师队伍，有法国家庭女教师卡德尔小姐，有法国家庭牧师彼洛，有法国书法教师罗兰。此外，也有几位本地教师，如德语教师瓦格纳，音乐教师洛里等等。在这些教师中，索菲亚惟独对巴贝·卡德尔小姐称颂备至，她在回忆时说：“她是德才兼备的楷模，她的灵魂生来高尚，她学识渊博，心地善良，很有耐心，她性情温柔、开朗、正直，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自称“将永远是‘卡德尔小姐的学生’，并为拥有这一称号而感到自豪”。

这也难怪，对于缺乏母爱孤独的索菲亚来说，还有什么比关怀和信任更可宝贵呢？应该说，卡德尔小姐首先是以一个母亲，一个姐姐，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在索菲亚面前，赢得了她的感情，其次才是一个家庭教师。每天清晨，她们一起朗读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傍晚，她们一起散步，用法语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卡德尔小姐似乎没花什么功夫就使她的学生能够流畅地用法语写作和演说了。在当时，法语可是上层人物的一个标签。卡德尔小姐还时刻注意纠正菲辛的不良习惯，培养她优雅的法国风度和端庄得体的仪态。卡德尔小姐把索菲亚从她母亲手里彻底解放出来了。因为她的母亲不仅没有给她应有的慈爱，而且动不动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打菲辛耳光。卡德尔小姐使未来的女皇躲开了耳光，走进了知识的殿堂。或许是卡德尔小姐的功劳，或许是索菲亚过于早熟，她一点也不像同龄的小女孩喜欢玩布娃娃，惟独对读书和知识最感兴趣。

卡德尔小姐的成功，使得其他教师都相形见绌。在索菲亚的眼里，教德语的老师瓦格纳迂腐又迟钝，而音乐“不过是一些噪音而已”。在所有老师的眼里，索菲亚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对人类的一切知识都能够兼容并收。当然，音乐老师例外，他认为他的这个学生太缺乏欣赏音乐的能力，即使最优美的旋律也无法引起她丝毫兴趣。

读书抚慰了索菲亚孤寂的心灵，知识启迪了她的智慧。她时常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有许多观点要发表，于是她便常常站在镜子面前，与自己的影子对话，激动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两眼炯炯有神，甚至容貌也越来越讨人喜欢了。智慧可以使人变得自信，而信心可以使人变得漂亮。索菲亚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漂亮的女人。

2 关于三顶王冠的预言使索菲亚对那个有点畸形的小表兄一往情深

旅行是索菲亚童年生活的重要内容。她那热衷于社会活动的母亲对什切青这个小地方的生活深感厌倦，因此总是找种种借口拉上丈夫和孩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子到处旅行。好在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和荷尔斯泰因—哥道普家族在普鲁士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庭，各种各样的亲戚多如牛毛。他们有时一个月要外出旅行四次，有时一出去就是半个月二十天不回家。他们差不多走遍了大半个普鲁士，从采尔布斯特到汉堡，从不伦瑞克到奥廷，从基尔到柏林，索菲亚眼界大开，她习惯了宫廷气氛，学会了各种礼节，熟悉了所有欧洲的国王和亲王的家谱。但在所有旅行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和表兄彼得的相遇，以及关于王冠的预言。1739年她随父母到基尔参加一个由她母亲的表兄弟，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阿多发·腓特烈（未来的瑞典国王）举行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她第一次遇见了她的表兄彼得大帝的外甥——彼得·乌尔里希。尽管当时她才10岁，乌尔里希才11岁，尽管他们只交谈了几句，尽管那位小男孩身材瘦弱甚至有点畸形，但索菲亚却因另一次旅行而对乌尔里希难以忘怀。那是1742年，她在不伦瑞克旅行时，有位专门研究手相术的天主教神父拿着菲辛的手仔细地看了两遍后说：“祝福你，公主，我在你的手上看到了三顶王冠。”当时所有的普鲁士公主都想能遇上一顶王冠，而索菲亚却有三顶！从此，见多识广的小姑娘坚信自己一定能戴上凤冠。传说三年前她遇见的表兄乌尔里希有可能继承瑞典或俄罗斯的王位，而大人们常拿他们开玩笑，认为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儿。渐渐地，索菲亚也觉得自己是属于他的了。

聪敏的索菲亚为什么对这个畸形的小男孩情有独钟呢？显然，这和不久前北方宫廷的惊人事变有密切联系。1741年12月16日，彼得大帝的次女伊丽莎白一世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小伊凡的统治和他母亲梅克伦堡公爵夫人的摄政，登上了俄罗斯的皇位。就是这个伊丽莎白曾经差点成了索菲亚母亲的嫂子，她曾和索菲亚母亲的一个哥哥定亲。但定亲不久，小伙子就被一场天花夺去了性命。伊丽莎白对未婚夫的暴卒深感悲痛，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而没有结婚，并且继续和奥古斯特一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就在她登上皇位前不久，她还要求把那位英年早逝的未婚夫的画像寄给她。1742年1月，又传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伊丽莎白把年轻的彼得·乌尔里希接到了圣彼得堡，并把他立为皇储。乌尔里希是彼得大帝的长女安娜和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查理·腓特烈公爵——也就是索菲亚母亲的表兄的儿子。多么有趣的巧合啊，索菲亚一家一下子便和俄罗斯宫廷亲近了许多。1742年7月，菲辛的父亲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提为元帅。显然，敏锐的国王想利用这个关系，便主动讨好伊丽莎白和她的外甥。聪明的、早熟的小菲辛冥冥之中觉得有股巨大的力量正把她引向遥远的神秘的俄国。那个关于王冠的预言不时在她心里燃起希望的火花。

索菲亚的母亲也许更希望女儿梦想成真。她母亲叫做约翰娜·伊丽莎白，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大家族荷尔斯泰因—哥道普。她从小聪明伶俐，月貌花容，一心只想攀龙附凤，所以对嫁给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

的穷酸亲王凯斯蒂昂·奥古斯特甚感悲哀。现在，她突然看见了北方射来的一线曙光。北方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这个不乏机敏才思的女人立即不失时机地向伊丽莎白女皇写信表示祝贺，女皇给了她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1742年9月，柏林俄国大使馆的官员带给约翰娜一幅女皇的画

像，镜框上还镶着豪华的钻石。同年底，约翰娜带着索菲亚到柏林，请著名的法国画家安托尼·佩斯纳给女儿画像。这张经过精心艺术加工的画像很快送到莫斯科，呈给伊丽莎白女皇。然后，约翰娜母女俩回到什切青，等候北方的佳音。

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丽莎白女皇会垂青于什切青。13岁的索菲亚照样读书、旅行，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是小索菲亚：“已经流露出对声色的强烈欲望，尽管卡德尔，她母亲，她周围的人都没有向她揭示过两性关系的秘密，可是她经常感到突如其来的情欲，难以言传的冲动和肉体接触的需要。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尤其到了晚上，她被这股情感的狂热紧紧缠住。一阵昏乱消失之后，她又恢复了理智，变成一个不迷恋爱情，而只关注前程的孩子。”这时候，索菲亚已初涉爱河了。追求她的是比她年长10岁的乔治·路易舅舅。他没完没了地向她倾吐爱慕之情，把她带到野外的林子里轻轻地吻她。索菲亚开始时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拼命拒绝，但经不住舅舅的甜言蜜语和不知疲倦的进攻，也就半推半就地扑在乔治的怀里了。面对乔治的痴情，索菲亚感到幸福极了！她觉得自己是有魅力的，能够获得男人的欢心。乔治勇敢地向她求婚了，在当对的欧洲，这样的近亲是允许结婚的。但索菲亚还是理智地拒绝了。她后来声称：“除了几次拥抱外，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越轨行为。”是的，除了北方的召唤，索菲亚是不会与其他男人苟合的。

期盼总算没有落空。1744年1月1日，正当奥古斯特一家在采尔布斯特共进晚餐欢度元旦的时候，一位来自柏林的信使给全家带来了好消息：圣彼得堡的彼得·乌尔里希大公宫廷的大元帅布鲁默尔来信了。他在信中写道：“高贵的约翰娜·伊丽莎白公主：谨遵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陛下的秘谕，特通知您：庄严的陛下希望殿下偕同长女公主毫不延缓地莅临鄙国的皇宫……殿下的聪颖足以领悟女皇陛下急欲会见您和您的公主千金的真实意图，关于您女儿的才能在此已经广为传颂”。信很长，对随行人员都作了明确的安排，但拒绝以任何理由要求奥古斯特陪同前往。距第一个信使不到两个钟头，第二个信使又飞驰而至，这次捎来了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一封信。如果说布鲁默尔在信中还是闪烁其辞的话，那么腓特烈国王的信则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北方宫廷的意图：“我直言不讳地告诉您，我特别尊重您的公主千金，我总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飞黄腾达的良机。因此，我考虑可否把她许配给她的第三亲表兄，即俄罗斯大公彼得·乌尔里希……”

3 普鲁士国王对他的廷臣说：请收下这来自爱神和美神之手的礼物吧

马车在漫无边际的俄罗斯大草原上摇摇晃晃行进了十多天，约翰娜和索菲亚一行已疲惫不堪。为了御寒，她们在车里燃起了炉子，但仍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四肢麻木。为了驱赶昏昏睡意，索菲亚不时拉开车窗上的厚布，瞭望灰暗的天空和无边无际的草原。她突然感到，在辽阔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书。

的俄罗斯，她是多么渺小和孤立无援！虽然有母亲的陪伴，但母亲又能给她多少帮助呢？索菲亚不禁怀念起她的老师来。她很后悔没有要求卡德尔小姐同行，启程的那天，这位令人尊敬的家庭女教师流泪了，她实在舍不得与她聪明的学生分手，并恳求她的学生告诉她此行的目的，但索菲亚佯装不知。15岁的她已懂得了原则高于感情：这么重要的事情怎能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呢？哪怕是最尊敬的老师也不行。

约翰娜一路抱怨不停：见鬼的路，怎么这样寒冷？还有那些该死的驿站，跟猪圈没有什么两样，男人、女人、孩子、看门的狗、鸡和马都横七竖八地睡在一间大房子里。普鲁士的客店多好，有佳肴，有暖房。然而，埋怨归埋怨，约翰娜恨不得立即飞到莫斯科，以便在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一路上她也不管索菲亚的身体是否能够坚持得住，拼命推着车夫赶路。她对女儿的全部关心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成为俄国大公的岳母。因为这是她施展政治才能的全部砝码。

俄国大公的婚事，实际上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外交政治的争斗。从大公身边的家庭教师德国人布鲁默尔到女皇的宫廷总管法国人莱斯托克，还有俄国枢密大臣别斯杜捷夫，都各打各的算盘，各为各的主子效力。在大公夫人的人选上，有法国公主、波兰国王的女儿萨克森公主和普鲁士国王的妹妹，极有影响力的首相别斯杜捷夫是反对法国和普鲁士的，所以他力主挑选萨克森公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谋略的统治者。他既要阻止别斯杜捷夫的计划，又拒绝拿自己的妹妹作牺牲品，他说：“为了取代一个萨克森姑娘而牺牲一位普鲁士皇家血统的公主，是荒唐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他选中了索菲亚公主。要约翰娜把索菲亚的画像献给伊丽莎白女皇，就是他的主意。在他的授意下，大公的家庭教师、德国人布鲁默尔、沙皇的宫廷御医兼总管、法国人莱斯托克拼命向女皇鼓吹这一婚配方案的种种好处。

伊丽莎白是个没有主见而感情用事的女人，觉得这对表兄妹是般配的，也就同意了这一方案。她认为一个二等贵族家庭的公主一定比门第显赫的姑娘更温顺；而且从画像上看，那位姑娘体态健美，容颜也很俏丽；更何况她还是自家的亲戚，与大公本来就是表兄妹。她毫不犹豫地指示布鲁默尔发出了那份令索菲亚全家激动万分的邀请信。腓特烈二世获胜了。在约翰娜、索菲亚一行启程赴莫斯科时，他专门在柏林接见了她们。在约翰娜看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接见。因为腓特烈二世暗示她要设法为普鲁士效力。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信任啊！约翰娜差不多要舍身相报了。

索菲亚比母亲更为激动，她在柏林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礼遇。当国王得知她穿着不够华丽时，立即派人把他妹妹的一套官服送给她，并和她共进晚餐，还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就座，和她长时间交谈。他们谈文学、谈歌剧、谈喜剧、谈舞蹈等等，凡是能够谈的话题都谈到了，为他自己没有选错人而自豪。他请索菲亚把一碟蜜饯递给旁座的老臣，并且对那位老臣大声说：“请收下这来自爱神和美神之手的礼物吧！”15岁的索菲亚听到国王的赞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自己真的有那样杰出吗？对于这样的赞美，索菲亚终身难忘，即使在她的暮年，她也能逐

字逐句地回想起普鲁士国王的原话来。

与国王的赞美相比，父亲的嘱托未免显得过于沉重。奥古斯特亲王是个忠厚老实之人。虽然平时难得在索菲亚面前表露儿女私情，但一想到女儿要离开自己远嫁荒蛮的北方大国，这个魁梧的元帅就禁不住暗自流泪。他觉得有必要对女儿提出慎重的告诫。他通宵达旦苦心孤诣地写了一篇劝戒书，题目就叫《备忘录》。他谆谆教导女儿要绝对服从女皇陛下；要服从丈夫；不要讲排场铺张浪费；不要参与政务；不要只顾玩耍，而要学会认真观察，认真思考，等等。劝戒不厌其烦，详尽周到，而最重要的忠告是要求女儿继续信仰路德教，不要皈依俄罗斯的东正教。索菲亚愉快地接受了，并温柔地吻别了慈爱的父亲。不过，一上马车她就忘得差不多了。

4 索菲亚见到朝思暮想的表兄后，一下子凉了半截

1744年2月5日，疲惫不堪的约翰娜一行终于来到了涅瓦河畔的俄罗斯城市米塔瓦。本城的驻军司令沃依埃科夫上校殷勤地接待了女皇陛下的客人，并于第二天亲自把她们护送到里加城。

当她们还在城郊的时候，突然听到隆隆的炮声，约翰娜吓得心惊肉跳，以为爆发了战争，沃依埃科夫上校连忙解释说：“尊敬的公爵夫人殿下，这是里加为迎接您而鸣放的礼炮。”车队在城门口停下，约翰娜和索菲亚在上校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步下马车。她们立即发现城门口已站好了两排官员，正在恭迎她们。

城堡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约翰娜和索菲亚由穿着整齐的仆人们领着，在喧天的鼓乐声中走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套房。她们匆匆换过衣饰，简单地打扮了一下，仆人们就在外面敲门了。原来已到就餐的时间了。当时就餐的情景，给了约翰娜终身难忘的印象。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当我入席时，传来了军号的声音。户外警卫队的鼓声、笛子声、双簧管声充斥天宇。我总觉得自己像身处在女皇陛下或某位伟大国君的侍从队中。我不敢相信，这是为我安排的，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为我而擂鼓，在另外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这样的礼节。”

索菲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隆重礼节惊呆了。二十多天来，她已习惯了在广袤的俄罗斯原野上孤独地行驶，突然碰到如此壮观和喧哗的场面，她差点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因为她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她这个异国的客人。她的心里不觉涌起一股甜意，一种幸福的满足感：二十多天的辛苦没有白费，她要成为俄罗斯皇后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了。而且，到了莫斯科还不知有什么样的隆重礼节在等候她呢？索菲亚渴望会见她的恩人伊丽莎白女皇。

在里加稍稍休整后，约翰娜一行在宫廷大元帅金亲王的陪同下，向圣彼得堡进发了。天上还飘着雪花，地上已有二尺多厚的积雪了。伊丽莎白考虑十分周到，她派手下送来了皇宫最华丽的雪橇式马车。据说这种雪橇是彼得大帝亲自设计的。它由十二匹马牵引，速度极快，而且不可能翻倒。约翰娜对女皇陛下赠送的雪橇十分赞赏，并进行了详细的描

述：“它的外形很大，上部和我们德国的轻马车相似。它包着红色呢绒，镶有银线。下面铺着非常洁净的锦缎褥子，供你偃卧。头下还放着另一些枕头，盖的是毛皮被子，这样，你就感觉和在床上完全一样。此外，车夫座位和后部之间的很长距离，还有别的用处，不管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坎坷道路，它能使我们根本感觉不到震动。雪橇底层是一些箱子，可以随意安放。”陪伴她们的是一支庞大的车从。前面有一支俄国精锐的禁卫军骑兵开道，周围奔驰着另一支骑兵分队。此外，还有近百人的服务人员紧随其后。索菲亚激动不已，这个来自普鲁士小城的公主被俄罗斯的广阔和神秘震撼了。她突然觉得要戴上俄国的凤冠绝非易事，没有与这个国家的广阔和神秘相称的智慧和心机，是难以坐稳这个宝座的。

2月14日，车队顺利到达圣彼得堡。欢迎的场面自然比里加壮观多了。约翰娜感觉自己是在享受王后的礼遇。她在自己的套间里一口气会见了上千位卑谦的官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可能会成为俄国大公的岳母。人们都对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约翰娜几乎忘记了还有伊丽莎白白的存在，仿佛自己就是女皇。法国大使拉谢塔迪侯爵不失时机地利用了约翰娜的愚蠢和狂妄。这位女皇的前任情夫长着一副女人脸，柔嫩而秀美。由于受过女皇的恩惠，在俄国宫廷有不小的影响。他正暗中操纵着宫廷中的法国派，力主大公爵索菲亚结亲，反对主张同奥地利结亲的别斯杜捷夫，他对约翰娜和索菲亚恭维备至，并建议她们必须在2月21日前赶往莫斯科，因为那天是大公的生日，女皇对她们的到来一定十分高兴。

约翰娜和索菲亚从内心非常感谢拉谢塔迪侯爵，要不是他的提醒，她们差点失去了获得女皇陛下最初的好印象的机会。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劳累还没有消除，对圣彼得堡的雪景也无意观赏，约翰娜迫不及待地又催着纳里希·金启程了。由30辆雪橇组成的庞大队伍在冰天雪地中不分昼夜地奔驰着，沿途不知有多少人人为之惊叹和驻足观望。

2月20日晚上8时许，普鲁士的两位公主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莫斯科。她们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走进下榻的套房。一想到即将见到整个欧洲都在谈论的伊丽莎白女皇，母女俩倦意顿消。她们匆匆换上女皇赠送的宫服，喝点温热的饮料。然后，兴奋而焦急地等待着决定她们命运的人出现。

第一个进来的却不是女皇，而是俄国大公彼得·乌尔里希。他鼓着眼睛，歪斜着嘴巴，干瘪的脸上没有丝毫青春活力。一见到索菲亚，他就高兴地用德语喊道：“菲辛！菲辛！你来了，真好！”索菲亚却像三伏天掉到井水里，一下子凉了半截：难道眼睛欺骗了自己？五年前他似乎比现在漂亮许多，怎么会越长越丑陋呢，看着表兄兴高采烈的样子，索菲亚心里稍稍舒坦一些，只要表兄不是太傻而是真心喜欢自己，丑一点就丑一点吧！他毕竟是未来的俄国沙皇啊！

彼得·乌尔里希告诉表妹，女皇正在大厅里等候，然后带着她们经过一道道大门，在达官贵人和宫廷侍女们谄媚、欣赏、羡慕或者挑剔的目光中走进了女皇的会客厅。

第二章 梦想成真

1 王子彼得·乌尔里希常常跪得两膝红肿，饿得两眼发黑

伊丽莎白女皇站在接见厅的正中央，两旁站满了朝廷大臣和各国外交官们。她今天刻意打扮了一番：发结上插一根黑色羽毛，发饰上的许多钻石闪闪发光；身穿一件低领圆口短袖的白色镶边的晚礼服，配一条银白色的镶着金边的大摆裙，身材修长，体态丰腴，充分地展示了一个35岁女人的成熟与风韵。索菲亚竭力克制自己的慌乱，一边用法语向女皇请安，一边十分优美地行了一个标准的法国式屈膝礼。约翰娜激动得有点吐词不清，但还是相当老练地在女皇的手上吻了一下，并感谢她的盛情邀请。多情的伊丽莎白似乎从约翰娜的身上看到了已故恋人的影子，禁不住泪流满面。周围的官员还以为女皇过于高兴呢。而当她再次注视索菲亚时，立即被小姑娘娇嫩的容颜、炯炯有神的眼睛、温顺而聪慧的神态吸引了。她为自己亲自挑选了这样一位出色的大公配偶而兴奋不已。她牵着小姑娘的手从接见厅走到自己的卧室，问长问短，关怀备至，完全忘记了周围那些人的存在。从伊丽莎白女皇的神情中，约翰娜知道自己这个大公的岳母是做定了，她和拉谢塔迪侯爵、宫廷总管兼御医莱斯托克等普法派露出了胜利者骄傲的笑容。而副枢密大臣别斯杜捷夫虽然强打精神，内心却在说：别高兴得太早，最后的胜利还不知属谁呢！

大公因索菲亚的到来而十分高兴，他请求女皇在他生日的这天授予索菲亚圣叶卡娜勋章。这是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佩带的勋章。女皇本人也正想这么做，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大公。对于大公的热情，索菲亚激动了片刻，随之而来的便是内心的苦涩。未婚夫太缺乏男人的魅力了，彼得大帝的外甥为什么是这样一副熊样？

索菲亚哪里知道，彼得·乌尔里希虽贵为王子，却是个苦命的孩子。他是彼得大帝的长女安娜和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查理·腓特烈公爵婚姻的结晶，1728年2月21日（俄历2月10日）出生于普鲁士的基尔。生下来就体弱多病，三个月后母亲因肺病去世。他在法国奶妈的抚养下艰难地长到7岁时，他父亲突然心血来潮，要这个羸弱而且迟钝的孩子接受斯巴达克式的军事训练。从此，他就开始了军人生涯。在荷尔斯泰因军官的监督下，他手持齐身高的武器参加操练。跑几步他就气喘吁吁，有几次晕倒在训练场上。不过，彼得·乌尔里希很喜欢操练，他甚至还跟着正规军人站岗放哨。他的父亲十分高兴，称王子是个天生的军人，并于1737年将他破格晋升为中士。这年冬天的一天，他父亲在家里举办生日宴会，他却在大门口站岗。各种美味佳肴的香味阵阵飘来，彼得·乌尔里希垂涎欲滴。就在这时候父亲派人换岗了，要王子陪他喝一杯。王子怯生生地祝父亲生日快乐，并喝了一杯法国白兰地。二十多年以后，彼得·乌尔里希登上了皇位之后，对此事还记忆犹新。

1739年，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处境更加糟糕了。荷尔斯泰因人布鲁默尔担任了他的首席家庭教师。他是个责任感极强，能力有限而又十分暴躁的军人。他坚信只有惩罚才能造就英才。不幸的彼得·乌尔里希就成了他惩罚理论的牺牲品。稍不如意，他就要罚学生跪干豌豆，或者

不准吃饭。可怜的彼得·乌尔里希经常跪得两膝红肿，饿得两眼发黑。以致这位小王子，未来的俄国沙皇，见了布鲁默尔就吓得直打哆嗦。对于这位首席家庭教师的教育方法，另一位法国教师米勒很反感，认为布鲁默尔很适合驯马，而不适合训练公爵。由于这位“驯马者”的功劳，叶卡特琳娜未来的丈夫变得更加瘦弱，性格变得更加乖僻。不仅索菲亚一见面就感到很沮丧，伊丽莎白女皇刚把他接来时也是大失所望。

2 伊丽莎白害怕被关进修道院，终于同意当沙皇了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彼得·乌尔里希，伊丽莎白女皇已无人可选了，总不能让彼得大帝开创的帝国后继无人吧。伊丽莎白女皇本不想在政治的漩涡中劳神费力。如果她的未婚夫不病故的话，也许她会和他厮守一辈子，生儿育女，过着平静的公爵夫人的生活，因为她确实非常爱恋自己的未婚夫。未婚夫暴卒的消息传来，她悲痛欲绝。人们张罗着准备给她另外物色夫婿，但她拒绝了所有人选。不久，便传出消息，说她和男仆上了床，后来便是禁卫军官、外国使节、达官贵人，凡是愿意和她上床的男人，她都来者不拒。沙俄宫廷本来就是一个污秽之所，人人都热衷于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有谁会去指责一个不幸女人的风流韵事，有谁会去指责一个不幸女人的寻欢作乐呢？那时她才十七八岁，正是情欲旺盛的时候，她偏偏又天生丽质、风姿迷人，所以从早到晚，向她献殷勤的男人络绎不绝。1730年，彼得大帝的孙子彼得二世撒手升天了。伊丽莎白作为皇帝惟一仅存的直系亲属（她的姐姐安娜也已去世），要登皇帝宝座，真是易如反掌。但深陷情天欲海中的伊丽莎白却不愿操这份心，而把帝位拱手让给她的表姐——彼得大帝兄长伊凡的女儿——库尔兰大公的遗孀安娜。安娜膝下无人，就把她的侄女——一个也叫安娜的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出世才几个月的儿子立为皇储。1740年，安娜女皇驾崩，小伊凡六世继承皇位，由她的母亲梅克伦堡公爵夫人摄政，一群普鲁士顾问把持了朝政。

伊丽莎白的情夫中，法国大使拉谢塔迪侯爵和宫廷御医莱斯托克，都为伊丽莎白打抱不平，唆使她夺取皇位，伊丽莎白自己却毫不在乎。他们便威胁她说，如果她不采取行动，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就会把她囚进监狱或者关进修道院。伊丽莎白害怕了，终于同意当沙皇。精锐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禁卫军的军官们，几乎人人都是伊丽莎白的朋友或情人，一听说她想当沙皇了，自然乐于效忠。一夜之间，小沙皇伊凡六世、安娜·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不伦瑞克公爵，都被投进了奥拉宁堡的监狱。

伊丽莎白当上女皇后，依然恶习难改，朝中大事对她来说真是个负担。不过，她也从不掩饰自己，干什么随心所欲。“懒散与固执、风骚与残忍、虔诚与淫荡”，在她的身上被莫名其妙地糅合在一起了。“她虽然荒淫无度，嗜佳肴，爱服饰（一套服装从不穿两次，有1500套法国式服装和5000双各式女鞋），却仍然敬畏上帝，崇拜圣像。她常把头发和眉毛染成黑色、身上佩带各式珠宝，绝不容忍另一个女人在服饰上略胜一筹。尽管她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但实际上她缺乏教养，粗俗不堪。登基后，她出于仁慈废除了死刑，然而，她使好几

位大臣受到模拟最高刑罚后，流放去西伯利亚；1743年，还割了洛普金伯爵夫人和别斯杜捷夫伯爵夫人的舌头，因为这两位伯爵夫人被控与阴谋案有牵连”。她所有的爱好都可归结为服饰与男人。

然而，她却并没有忘记寻找一个准备接位的皇储。她自己是不能生育子女了，环顾彼得大帝的后裔，也就她姐姐安娜留下了一根独苗苗，即彼得·乌尔里希。1742年2月，伊丽莎白把14岁的彼得·乌尔里希接到了莫斯科。一见到他那副猥琐、瘦弱的样子，女皇心都凉了。但又能怎么样呢？他毕竟是彼得大帝的外孙，继承人非他莫属。

3 索菲亚在病中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西蒙·肖多斯基请来

来到莫斯科后，约翰娜干脆忘记了女儿的婚姻大事，很快便卷进了宫廷政治事务。她和法国大使拉谢塔迪侯爵结成盟友，自己俨然一副腓特烈国王的密使派头，企图推翻那个反对普鲁士的副枢密大臣别斯杜捷夫。拉谢塔迪曾以色相取悦于伊丽莎白，并在她的政变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对伊丽莎白女皇颇有影响力。但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很轻率，他一方面对女皇的勾引求之不得，另一方面又在信件中非常刻薄地指责女皇过于荒淫，抱怨她懒散和奢侈。他说：“千万不要为她善良、单纯的表象迷惑。”“她登基时发誓不杀一个人，到现在她确实没有杀过人，只割去了一千个舌头和两千对耳朵。可怜的罗布西娜夫人居然敢于比她漂亮，结果被她叫人用烧红的铁条刺穿了舌头。她有时可以虔诚地在圣母前跪上几个小时，可一转身就到禁卫军中挑选情人去了。”信中还经常出现约翰娜的名字和她带有很浓政治色彩的言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老奸巨猾的别斯杜捷夫早已派人监视他们，而且劫获并破译了他们所有的密信。当这些信件被呈给女皇亲览时，女皇大发雷霆，立即将拉谢塔迪遣送回法国，并将约翰娜痛斥一顿。从此，约翰娜的门庭冷落下来，再也无人登门拜访了。这个爱热闹的女人怎么过得惯冷清的生活？烦闷时她便拿女儿出气。好在索菲亚从小就习惯了母亲莫名其妙的指责，现在仍然只能默默忍受。

一个15岁的小姑娘无论如何不应该比母亲更成熟，更老练，尤其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母亲。但索菲亚的举动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深谋远虑。也许是彼得三世的幼稚造就了她。到莫斯科后，她和大公的来往很密切，大公也把她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无话不谈。他告诉未婚妻，他的祖国是普鲁士，他只效忠于腓特烈二世；他讨厌俄国，不学俄语，仍旧信奉路德教；他最喜欢指挥木偶人打仗，还问索菲亚是不是也喜欢玩木偶游戏。他甚至还告诉未婚妻他爱上了一位伯爵小姐。在同他的接触中，索菲亚看出了他决不会有所作为，而且也靠不住。他虽然信任她，却不爱她；尽管他将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却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这个帝国，他幼稚而又狡诈，固执而又不学无术。索菲亚伤心透了。但她是个从不悲天悯人的女孩，她相信一切都可改变，只要自己真心愿意的话。她小时候令人讨厌的容貌现在不也变得人见人爱了吗？还有什么不能改变呢？

索菲亚感觉到在这荒蛮的北国，只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了。母亲热衷于政治活动，忘记了她的存在，别指望她能帮上什么忙，不惹麻烦就算万幸。她本能地感到自己惟一生存的道路：那就是必须与大公背道而驰，他讨厌俄罗斯，自己就要热爱俄罗斯，并且要彻底俄罗斯化；他信奉路德教，自己就要皈依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他不学无术，自己就要用知识充实自己。当然，与大公仍要保持亲热、友好的关系，伊丽莎白女皇是要自己来做大公夫人的，讨得她的欢心至关重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在一个善于玩弄阴谋的宫廷，在一群心狠手辣，变幻无常的人面前，不到 15 岁的、孤立无援的普鲁士公主，除了以一个弱者的温顺、真诚和虔诚去获得别人的同情，尤其是女皇的同情外，她还能干什么呢？也许小索菲亚还没有认识到，极力讨人喜欢，并且善于讨人喜欢将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索菲亚是个急性子姑娘，她马上晋见女皇，要求多派几名老师，指导她学习俄国文化。女皇闻言大喜，立即为她派来了五名家庭教师。宗教老师西蒙·肖多斯基是一个思想开明、知识渊博的牧师。他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管索菲亚提出什么稀奇古怪的难题，他都能给予圆满的答复。索菲亚一直牢记着父亲的嘱托，心里老是在想：诚实、忠厚的父亲为什么要我信奉路德教而不改信奉东正教呢？他肯定不会欺骗自己的女儿，东正教与路德教一定水火不相容。但她知道，不改信东正教就不能算一个俄罗斯人，就不会被宗教观念很强的淳朴的俄罗斯人民认同。有一天，肖多斯基老师突然和她谈起路德教和东正教。老师在详细讲解两者的历史渊源和教义后，说：“孩子，路德教和东正教就像两兄弟，只不过一个在普鲁士，一个在俄国；一个讲德语，一个讲俄语。”索菲亚胸中疑惑顿消，高兴得跳了起来，她吻了一下老师的前额，说：“谢谢您，我可以说服父亲了。”她连忙给父亲写信，告诉他自己已打算皈依东正教了，因为两者之间只是“表面祭仪”不同而已。

对索菲亚来说，学习的最大困难还是俄语，要在短时间学会它谈何容易。索菲亚只好夜以继日地攻读。她的俄语老师阿道都洛夫被她的学习精神感动不已，逢人便说：“索菲亚公主真了不起！我从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聪明、这样热爱俄语的人。”不久，索菲亚患了一场重感冒，起因是她深更半夜穿着单衣起床记俄语词汇，结果着了凉。这正好证实了阿道都洛夫对她的宣传。这场病居然给索菲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波兰作家卡·瓦利舍夫斯基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中进行了详细的描绘：“索菲亚躺在被窝里，时而冷得牙齿咯咯作响，时而烧得浑身虚汗直流，阵阵胸痛使她连声呻吟，此外，她还得忍受母亲和医生争执的尖叫声。因为医生主张给病人放血，而约翰娜坚决反对。因为她的哥哥，女皇的未婚夫正是因为放血丧的命……女皇严词训斥约翰娜竟敢顶撞医嘱，并立即下令给病人放血。索菲亚一见鲜血从自己身上涌出，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坐在女皇的怀里。……为了嘉奖她的勇气，伊丽莎白赠给她一条钻石项链和一副耳环。27 天中，病人放血 16 次，有时一昼夜要放四次。”“这时，宫廷上下无人不知，公主是由于天天开夜车学俄语才染上了这场大病的。几天内，她便赢得了那些厌恶彼得大公倾向德国的人的爱戴。母亲看到女儿的病情尚无好转，担心她熬不过这一关，想请一个路德教牧师来，索菲亚尽管被高烧、放血和禁食折磨

得奄奄一息，但在非凡意志的支撑下低声说：‘何必呢？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西蒙·肖多斯基请来。’果然，这位东正教牧师给公主带来了慰藉。索菲亚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城。伊丽莎白女皇获悉此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索菲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用和她母亲与彼得大公完全不同的方式赢得俄罗斯人的心。

4 索菲亚变成了叶卡特琳娜·阿列克赛耶芙娜

就在索菲亚同死神进行搏斗的时候，宫廷中正在进行一场阴谋。以别斯杜捷夫为首的奥地利派以为机会来了，他们向女皇进言说：索菲亚公主如此弱不禁风，怎能担当起大公夫人的使命？同时，他们暗中挑选了一个萨克森公主——26岁的阿姆施特丹公主，随时准备替代病魔缠身的索菲亚公主。然而，索菲亚富有远见的“俄罗斯化”行动，早在别斯杜捷夫的阴谋实施之前就在女皇的身上取得了胜利。变幻无常的女皇这回却十分坚决地对别斯杜捷夫说：“你们就不要枉费心机了。如果我真的不幸失去了可爱的索菲亚，我也决不会接受萨克森公主。”

或许是医疗的效果，或许是索菲亚的顽强意志起了作用，她在死亡的门坎上打了一转又回来了。她终于战胜了死神，体力也慢慢得到恢复。1744年4月21日，她15岁生日的这一天，也恰好是她来到莫斯科两个月的日子，她终于在女皇为她举行的生日宴会上露面了。此时的索菲亚与两个月前初到莫斯科的索菲亚判若两人。正如她后来所说：“我简直难以置信，病魔又恢复了我以前的丑模样，甚至更丑。脸上瘦得像骷髅，下巴向前突出，肌肤苍白如蜡，头发完全脱光了。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丑的人了。为了给我的脸上添点红润，女皇专门送来了胭脂和口红。”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女皇出人意料地宣布：

“索菲亚公主是个杰出的姑娘，她是上帝送给我俄罗斯的礼物，就让我们在圣徒保罗和彼得的节日里庆贺他们的订婚仪式吧。”出席宴会的人们情绪高涨，响起一片欢呼声。

但是，大公是不能和一个异教徒订婚的。皈依东正教对索菲亚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个机敏的小姑娘决不会因为宗教信仰而耽误自己的前程，何况肖多斯基牧师早已消除了她心中的疑虑。现在关键是要说服她虔诚的父亲。索菲亚又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十分伤感地叙说了对慈父的思念之情，相信善良的父亲看过之后一定会老泪纵横；然后说起大病一场及女皇对她的疼爱；最后，她告诉父亲自己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了路德教和东正教，“发现在路德教和东正教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决定皈依东正教，相信父亲殿下一定会感到满意。”远在天边的凯斯蒂昂·奥古斯特亲王也只好听任上帝的安排了。女皇决定在圣保罗和圣彼得节的前一天，即6月28日正式举行索菲亚的皈依东正教的仪式。

1744年6月28日上午，宽阔的皇家教堂里人头攒动，炎热的天气使得教堂里充斥着各种香水和汗水混合而成的怪味。10时整，索菲亚步入了教堂，她身着镶有银丝花边的粉红色绫绸长裙，棕色头发上系一条纯

白色缎带，白皙娇嫩的肌肤，蔚蓝的眼睛，端庄优雅的风度吸引了所有的人。整个教堂异常安静，只听得索菲亚有节奏的脚步声在响。她很镇定地站到大主教诺夫哥罗德的身旁，用俄语宣读长达 50 页的东正教义。她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天国，清纯、流畅而美妙。女皇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大主教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真真假假都眼泪汪汪。仪式结束后，女皇高兴地赏赐给索菲亚一枚胸针和一个价值十万卢布的钻石项链。也就在这一天做礼拜的时候，“索菲亚”的名字永远成为了过去，索菲亚改名为“叶卡特琳娜·阿列克赛耶芙娜”，意即亚历山大的女儿叶卡特琳娜。叶卡特琳娜是伊丽莎白女皇的生母、彼得大帝的皇后的名字，所以这个叶卡特琳娜称为二世。

第二天，大公和叶卡特琳娜的订婚仪式如期举行。上午 9 点，叶卡特琳娜和大公双双走进了莫斯科最大的教堂与斯宾斯基大教堂。她穿一身洁白的法国式婚礼服，散发着圣洁的光彩。大公上穿一件红色的紧身礼服，下穿金黄色的礼裤。他仍然恶习难改，不时向欢呼的人群挤挤眼睛，伸伸舌头。他今天容光焕发，比平时多了一些活力。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亲自主持了定亲仪式。繁琐的仪式经过四个多小时后，大公和叶卡特琳娜终于交换了戒指。接着，礼炮轰隆，金钟长鸣。普鲁士安哈尔特—采尔布斯基的小公主似梦似幻地成了俄罗斯大公夫人。叶卡特琳娜的脸上荡漾着幸福而稍带腼腆的微笑，但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忧虑，那个即将与她相伴终身的人能给她带来幸福吗？

第三章 婚床寂寞

1 伊丽莎白狠狠地说，别只顾了
出风头，负了债可要自己还钱

叶卡特琳娜晋升为大公夫人后，生活骤然发生了变化。伊丽莎白女皇对她宠爱有加，在赏赐金银首饰和名贵衣料之外，还给了三万卢布的零花钱。叶卡特琳娜再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外国小公主，她有了自己的小宫廷，有一群年轻漂亮的侍从、宫女、贴身内侍和宫廷贵妇供她驱遣。任何人想见她，都得先由侍从通报，她母亲也不例外。

叶卡特琳娜的套房紧挨着大公的套房。如果女皇不要他们去参加毫无意义的舞会，他们就在自己的小天地玩些毫无意义的游戏。特别是大公，这个还没有脱掉孩子气的大男孩，让他的老师们伤透了脑筋。他们试图说服大公学习法语和俄语，学习法国人的优雅礼仪。他们告诉大公，所有欧洲上流社会的人物，都会说法语，都懂得法国式的礼仪；而他作为俄国的皇储，还必须懂得俄语。可这位粗劣的学生却咬着指甲，斜眼看着老师，听得不耐烦的时候便吐出一个字母：“呸！”结果这位未来的俄国统治者仍只能讲德语。

颇负责的老师曾把叶卡特琳娜的到来看作救星。希望这个聪明好学的小姑娘能劝劝大公，并给他树立一个好榜样。岂料机灵的小姑娘很快就发现所有的老师都令大公厌恶，他只喜欢训练士兵、玩木偶。她可不希望被大公厌恶，她要获得他的欢心。只要大公高兴，她宁愿与他同流合污，宁愿扮作他的下级军官，听他指挥，而决不当他厌恶的老师。果然，大公很快就把她当作知心朋友，同她无话不谈。他们一起讲着亲切的德语，玩着痛快的游戏，但绝没有含情脉脉的时候。所以，他们的侍从都说：我们的皇储殿下和皇储夫人殿下倒像一对好兄妹。

在叶卡特琳娜初到莫斯科的二三个月里，女皇对她的确宠爱有加，赏赐不断。叶卡特琳娜对女皇也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有一次，她对大公说：“女皇真是太美了，没有谁比她更美，她的嘴唇总是挂着迷人的微笑，她的眼睛充满了慈祥和智慧的光芒。她真像一尊洁白无瑕的女神。”女皇的赏赐更使她心花怒放。她从来没有拥有过零花钱，但她不像小气女人那样把钱储存起来一个人花，而是很大方地赏给了身边的人，她赏给仆人们一些小费，使得她们乐于为她效劳；她还投大公所好，给大公买了一套高级木偶玩具；当然，她为母亲购买时装也花了相当一笔款子；还有那些和她有些来往的达官显贵们，妹差不多人人都得过大公夫人的礼物。叶卡特琳娜好像是天生的花钱主儿，订婚时女皇赏赐的三万卢布，她三天就花完了；到第七天，她就负债二万卢布了。不过，她并没有在意用了多少钱。在她看来，如此辽阔的俄罗斯，金钱也应该是无穷无尽的。

然而，快乐的时光并没有延续多久，叶卡特琳娜便领教了女皇的淫威。有一天在舞会上，打扮出众的叶卡特琳娜和一个年轻英俊禁卫军官正跳得起劲的时候，女皇突然横撞过来，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数落了她一顿，说：“别只顾了出风头，负了债可要自己还钱。”大公夫人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宫廷总管兼御医莱斯托克连忙过来对大公夫人说：“大

公夫人殿下，您已经欠债二万多了。”然后，他压低嗓子：“而且，您今晚可能打扮得过于漂亮，和拉祖莫夫斯基先生跳得太多。”叶卡特琳娜心里一惊，要不是这位总管的提醒，她可要吃大亏了。拉祖莫夫斯基是女皇的情夫，怎么能跟女皇争风头呢？

回到自己的套房里，倔强而虚荣的叶卡特琳娜感到十分委屈。不花钱行吗？一副穷酸相根本就没有人瞧得起。金钱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使陌生的人一下子变得亲近起来。可自己用钱还要受到限制。花钱刚上瘾的大公夫人尽管心中不快，也不能不警觉起来：说自己乱花钱很可能只是个借口，大公夫人花点帝国的钱算什么？真正使女皇生气的可能是自己打扮得太出众，而且与女皇的情人跳舞跳得太多，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叶卡特琳娜今天才认识女皇陛下的真面目：喜怒无常，翻脸无情，荒淫无度，嫉妒成性。据说被割掉舌头的洛普金伯爵夫人，就是因为太会打扮了，经常占了女皇的风头，女皇十分气恼，一直怀恨在心，偏偏这位伯爵夫人又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在背后说女皇的坏话，还跟反对女皇的人打得火热，终于被女皇逮住把柄，割了舌头，流放西伯利亚。自己不仅打扮比女皇更出众，而且还和她最宠爱的情人拉祖莫夫斯基眉来眼去，尽情跳舞，这不是老虎嘴上拔须，自寻死路么？一想到这里，叶卡特琳娜不寒而栗。看来，要赢得女皇的欢心，首先还要加强自我保护；在女皇的面前，切不可争强好胜，而应以弱者的身份出现。

10月份，伊丽莎白率领满朝文武及大公和叶卡特琳娜从莫斯科前往彼得堡，途经科季科沃村时，大公患了天花。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约翰娜的哥哥、伊丽莎白的未婚夫便死于此病。叶卡特琳娜出于一个少女的同情心，想留下来照顾未婚夫，但约翰娜坚决反对，女皇便命令她们先走，自己却留下来照看外甥。她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未婚夫死于天花的痛苦记忆一定没有忘却，外甥又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好感，她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难道她真的也有仁慈和善良的一面，约翰娜则尖刻地说：那是因为女皇陛下怕断了龙脉，熄了彼得大帝的香火。

不管女皇出于什么动机，她在大公身旁整整守了两个月，直到大公完全康复，才于1795年1月和大公回到圣彼得堡。叶卡特琳娜既为女皇的勇敢精神十分感动，又因自己在未婚夫病重时临阵退却而十分内疚。所以，大公一回到圣彼得堡她便急忙前往探望。仅仅两个月的分别，大公已和从前判若两人，但绝非变美了，而由一个丑陋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丑八怪。他完全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两眼深陷，呆滞无光，脸上满是皱纹，像一个90岁的老病鬼：头发掉光了，只好临时戴一具不合头围的假发，显得更加可怕。叶卡特琳娜强忍着悲痛，努力挤出笑容，祝贺大公身体康复。一转身却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在母亲的怀里，边哭边喊道：“太可怕了，妈妈，太可怕了。”

叶卡特琳娜承受的打击并没有到此止步。以别斯杜捷夫为首的反对派在大公生病期间又蠢蠢欲动了。他们以为大公将亡，便积极物色新的接班人；叶卡特琳娜顿时被冷落，原来一些阿谀奉承之辈也不登门了。他们还抓住约翰娜轻浮的弱点，到处散布谣言，说叶卡特琳娜的母亲不知羞耻，和年轻的伊凡·别茨基伯爵有染，并且身怀六甲，很快就要为大公夫人生下一个小妹妹或小弟弟了。约翰娜在外面受了气，只好回家

找叶卡特琳娜发泄。令人吃惊的是叶卡特琳娜居然处之泰然，整天关在家里看书。

2 新婚之夜，叶卡特琳娜睁着眼睛，听着丈夫的鼾声，直到天明

1745年6月，在伊丽莎白女皇的化妆室里发现了一个持刀的陌生男人。禁卫军用尽种种酷刑也未能使他开口说话。这件事对女皇的刺激很大，她觉得有必要使大公和叶卡特琳娜尽快完婚，以保证皇室后继有人。但伊丽莎白的建议首先遭到御医们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公尚未发育成熟，还是个孩子，目前还不具备生育能力。可是女皇固执己见，她认为大公之所以对未婚妻的娇媚不动心，都是因酗酒。只要禁止他饮酒，他就会变得同公鸡无异。在深通此道的女皇面前，御医们只好甘拜下风。然后，人们经过一番掐算，把婚期订在1745年8月21日。

随着婚期的日益迫近，叶卡特琳娜和大公也紧张起来。15岁的小姑娘当时还是那样天真无邪，根本不知道结婚的男人和女人应该干些什么事，她还以为就像她13岁时和舅舅的初恋一样，仅仅亲亲嘴，搂搂抱抱。即使这样，她仍忧心忡忡，一想到要和那个丑八怪似的男人亲吻和抚摩，她就恶心，经常无缘无故地哭泣。

大公更是懵懵懂懂。他知道未婚妻比他有学问，如果自己对学问一无所知的话，肯定要被她笑话。于是他连忙向身边那些好色的贴身侍从询问新婚之夜的做法。这些侍从们各个都是行家里手，见大公主动垂询，便争着眉飞色舞地向大公描述新婚之夜的动作和种种乐趣。大公却听得云天雾地，一脸茫然，时不时地跟着侍从傻笑两声。对既无经验，又无欲望的他来说，任何美妙的描述都是对牛弹琴。

就在大公和叶卡特琳娜进行结婚的知识准备时，宫廷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俄国从未举办过这样的庆典，不知从何下手。伊丽莎白女皇便向欧洲几个大国派出特使，参观取经。好在法国皇储和波兰王子都举行过婚礼，俄国的特使们不辱使命，他们把婚礼场景绘成草图，再进行说明，并对王子和夫人的穿着、礼仪的程序都一一做了记录。伊丽莎白决心把俄国皇储的婚礼办得举世无双，其豪华与隆重一定要超过法国和波兰。一时间，涅瓦河上热闹非凡，各国的商船来来往往，法国的衣料，德国的家具和马车，英国餐具都相继运来。其他准备工作也相继就绪。

1745年8月21日凌晨5时30分，叶卡特琳娜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宫女们进来帮她穿好衣服，又引导她走进浴室，替她脱去外衣。最后，宫女们都离去，留下两名贴身侍从替她脱去内衣、卸下首饰。这时，伊丽莎白女皇走进来了，大公夫人一丝不挂地展现在她面前。大公夫人蓬松着头发，不施粉黛，脸上略带倦意，通体白润如玉，挺拔的乳房随着身体的转动而微微颤动。腰肢纤细，两腿修长。看着叶卡特琳娜有点吃惊的神情，女皇笑着说：“真是个美人儿。大公会迷上你的。”女皇满意地转身走了，她相信叶卡特琳娜是块沃土，只要有种子，就会开花结果，皇室不愁后继无人。

沐浴之后，便是制作艺术品般的装饰打扮。两个理发师、十二个宫女及叶卡特琳娜的母亲、女皇、黑森公主围着大公夫人忙了整整四个小时。最后，女皇亲自把凤冠戴上了叶卡特琳娜的头上，并示意她站起来。大公夫人穿着雪白的锦缎婚服，上身紧身短袖，缀花高领，露出粉嫩的胳膊，突出迷人的线条；裙子宽大，下摆绣着银色的玫瑰。钻石项链，翡翠玉镯。镶着钻石的戒指、耳坠等让人眼花缭乱。喜欢争风吃醋的女皇今天表现出了难得的大度，对叶卡特琳娜的漂亮赞叹不已。这时，大公也穿着银色的婚礼服走进来了。他的身体虽已康复，但那副毫无气质的粗俗相却永远也改不了。

上午 10 时，圣彼得堡全城的钟声响了。数百辆马车护送着新郎新娘潮水般向喀山大教堂涌去。站在教堂里，叶卡特琳娜却想起了可怜的父亲。他是有权参加女儿的婚礼的，而且他一直盼着女皇的邀请，但别斯杜捷夫故意从中作梗，冷落大公夫人的家族，他向女皇进言说：“凯斯蒂昂·奥古斯特亲王是个虔诚的路德派信徒，他对东正教隆重的婚礼仪式定难接受。不如不邀请他来，以免节外生枝。”女皇便同意了。现在，叶卡特琳娜已预感到她将永远也不会和父亲见面了。婚礼的宗教仪式一直到下午 4 时才宣告结束。接下来便是晚餐和舞会。女皇一心想“要大公和大公夫人早点播种早收获”，晚上 9 时就宣布舞会结束。叶卡特琳娜和大公在侍从们的簇拥下走进了洞房。

进入洞房后，大公被引到隔壁的更衣室换衣服去了。叶卡特琳娜则在女佣们的张罗下很快穿好了内衣。她的心情忐忑不安。她审视着这间她将在在此做出牺牲的华丽卧室。墙上挂着朱红色的、饰有银线的天鹅绒帷幕。床顶上放着一顶王冠，床上覆盖着一张红色绣金天鹅绒毯。室内到处点着枝形蜡烛。而她，叶卡特琳娜，成了十几个人注视的目标，她们的眼光各不相同，有的好奇，有的高兴，有的淫荡，有的诡诈，也有同情的。后来，人们相继离去，剩下她一个人惴惴不安地坐在床上。她像一头“被系在木桩上用作诱饵的母羊”。她注视着门口，那个成为了她丈夫的可怕的丑八怪就要从那里进来。她等待着，等待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二个小时过去了，房门依旧没有动静。她倒在床上伤心地抽泣起来，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可恶的丑八怪要冷落自己。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迷迷糊糊中听见门响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大公在几个男仆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闯了进来。她连忙把酒气熏天的丈夫扶到床上，转身把门关紧。丈夫已酣然入睡，叶卡特琳娜抚着丈夫慢慢躺下。她在黑暗中睁着双眼，倾听着身边的这个人发出的有节奏的鼾声，泪水又慢慢涌了出来，湿透了双鬓。她想象中的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新婚之夜，丈夫既没有吻她，也没有爱抚她，他居然自个喝酒去了，然后在她身边打着呼噜。叶卡特琳娜就这样睁着眼睛，听着丈夫的鼾声一直到天明。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依然如此。大公不是酗酒，就是和侍从玩打仗的游戏，然后无动于衷地对妻子说：“要让侍从们看见我俩睡在一起，他们肯定会笑话我们的。”就这样，丈夫保持着童身，妻子保持着贞洁。

满怀希望的伊丽莎白女皇却把首都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全城

挂满了彩灯，各种各样的舞会接连不断，冲天的焰火把彼得堡的夜晚照得如同白昼，震耳欲聋的礼炮响彻云霄。大公夫妇白天应酬着各种活动，接受着各种谄媚的恭维，晚上大公却像一头阉割的公猪，毫无情欲地象征性地与妻子同居一室。叶卡特琳娜心里隐隐作痛，对大公本来不多的好感日益淡薄。她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只要我的新婚夫君愿意或者能够表现得稍微可爱一点儿，我本来是会爱他的。但是，在我们新婚之初，我便有一种不吉利的想法。我对自己说：‘假如你爱这个男人，你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像你这样性格的人，会决意返回什切青的；他几乎连瞧都不瞧你一眼，他嘴里谈的差不多全是玩偶的事，而且他对别的女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你；而你又那么好强，不愿家丑外扬。既然如此，你就少对这位先生嘘寒问暖吧；请多为你自己想想吧，夫人。’在我那蜡一般的心里打下第一个烙印一直残留着，这种想法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中。”

8月30日，大公婚礼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天清晨6时，处于亢奋状态的伊丽莎白女皇下令：把俄罗斯海军“先驱”号——一只传说为彼得大帝亲自建造的小兵船放入水中。20年前，彼得大帝曾颁布过一道命令，每年8月30日要举行“先驱”号兵船下水仪式。其余时间保存在亚历山大·亚夫斯基的修道院中。多年来，人们忘却了这回事。伊丽莎白女皇也许是为了借父皇的雄风来巩固自己的皇位，才想起举行这一仪式。从此以后，这艘俄罗斯先驱号再也没有见过世面了。

1745年10月10日在完成女儿的婚礼大典后，约翰娜不得不离开彼得堡，返回柏林。风流韵事早已弄得满城风雨，她幼稚的外交梦被奸猾的别斯杜捷夫击得粉碎。当她打点行装，即将启程的时候，她想起一年多来，给女儿的关怀太少，指责太多。现在又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这荒蛮之国的险恶宫廷，留在一个既无性爱又无情爱的傻瓜身边，她内疚而伤心地痛哭起来。这时，伊丽莎白女皇也来了，看到约翰娜眼泪汪汪的样子，还以为她是舍不得离开俄国宫廷。善变的女皇眼睛也立即变得湿润起来。约翰娜见状，连忙跪下恳请女皇陛下宽恕她的过错。女皇却冷冷地答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约翰娜知道已无任何留下的可能了，只得登上了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两辆普通马车。她没有勇气面对女儿的泪水，不辞而别。

母亲的离去确实使叶卡特琳娜感到十分悲伤。虽然母亲生活不够检点，虽然她过于热衷于政治，虽然她给予自己的关怀太少，但她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毕竟是自己最信赖的朋友。现在，她也离去了，自己将何以面对已知的凄苦婚姻生活和未知的前途命运呢？叶卡特琳娜茫然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3 伊丽莎白诏令：大公夫人应以明智的行为、高雅的风度和美德促使大公殿下产生爱情

约翰娜的离开，使叶卡特琳娜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她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绝对是一个失败者。面对妻子的聪明、娇美和散发着的青春气息，他假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与妻

子相比，他自惭形秽，非常自卑。偏偏生理上有点小毛病，无法使妻子得到满足，他更加惶恐不安。因他的虚荣心很强，他决不暴露自己的无能，宁愿冷落娇妻。他自以为是地采取了一个很笨的办法：每天都向妻子吹虚自己如何如何受到女人的勾引，如何如何与某位漂亮的姑娘做爱。兴致来时，就把他的罗曼史和盘托出：他 14 岁时初来俄国时就爱上了比他大两岁的女侍洛普荷娜，接着就爱上了另一位女侍卡内尔，现在又和萨菲洛娃爱得不可开交。叶卡特琳娜强忍着泪水，装着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还要不时地给他出主意。到了晚上，俩人又互不干涉地躺在床上，各做各的梦。

时光易逝，转眼间叶卡特琳娜结婚近一年了。但她仍是一副少女模样，丝毫没有显示出伊丽莎白女皇希望看到的身孕迹象。女皇愤怒了，终于有一天像个泼妇闯进叶卡特琳娜的房间，对她大声吼道：

“你没有尽到皇储夫人的责任，这是对皇室的侮辱。你不爱大公，你也不想引起大公的爱，为什么？因为你另有所爱！你这个德国小媳妇！”

叶卡特琳娜试图辩解说：“并非我不爱大公，而是……”话未说完，脸上早挨了两个耳光。

这时的伊丽莎白完全像一头失去控制的母兽，“你给我闭嘴！你这个阴险的家伙，和你那个不要脸的母亲完全是一路货色，你背叛了我，充当了普鲁士的间谍。”

叶卡特琳娜非常惊讶：“女皇陛下，我敢保证，没有这回事……”

女皇涨红了脸，又挥舞着双拳直冲过来，给叶卡特琳娜一顿痛打：“你居然敢犟嘴，想造反吗？我看你也应该割掉舌头，关进地堡！”叶卡特琳娜吓得昏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只有她的心腹侍女玛丽亚·茹科娃流着泪守在身边。天黑时，大公进来了，他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瞧都没有瞧一眼躺在床上的妻子。看来他早知道妻子的遭遇了，并为姨母整治高傲的妻子而暗暗高兴。叶卡特琳娜心都碎了。她明白：如果自己被逐回什切青，或者被关进监狱，她的丈夫决不会有丝毫留恋之意。她又想起了女皇的话，她为什么要说自己背叛了她而充当普鲁士的间谍呢？她不是一直很赞赏自己为变成一个彻底的俄罗斯人而作的努力吗？很显然，一定是那个拼命反对自己的别斯杜捷夫枢密大臣从中捣的鬼，看来这个人的能量不可低估。遭此打击，叶卡特琳娜并没有沉溺于悲悲戚戚之中，她反而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她还要继续忍耐，继续观察，决不能自暴自弃，决不能让痛苦毁掉自己的前程。想到这里，叶卡特琳娜似乎轻松了许多。

但是，别斯杜捷夫的围攻才刚刚开始。为了彻底限制大公夫妇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这位诡计多端的枢密大臣，以女皇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两个诏令。一个诏令是针对大公的，专门任命了一位“贵妇”作为大公的家庭教师，她受命纠正大公的一些不良习惯：如用餐时把酒倒在仆人的头上；接见客人举止粗俗和爱说下流话；在公共场合扮鬼脸和四肢乱动等等。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毫无教养、禀性顽劣的男孩子形象。

针对叶卡特琳娜的诏令也非常明确地指责了她四个方面的缺点：对东正教不虔诚；有干预俄罗斯帝国和霍施金公国的内部事务的倾向；对

年轻官员和侍从过分亲昵；对大公缺乏吸引力。因此，诏令明确指出：“殿下是选来做朕亲爱的外甥、大公殿下和帝国皇储的名副其实的妻子，殿下应按下述目的和意图接受教育：以明智的行为、高雅的风度和美德促使大公殿下产生真诚的爱情，赢得他的欢心。惟其如此，才能造就帝国赋予殷切希望的继承人和我们这个家族的后代。”文件最后规定：“未经外交院许可，夫人殿下不可和任何人私自通信。”这样，叶卡特琳娜即使想向父母问候，也只能公事公办地照抄枢密院早已拟好的冷冰冰的外交辞令。叶卡特琳娜明白自己已被软禁起来，完全丧失了行动和言论自由。

4 她无法理解 18 岁的丈夫为什么对木偶的兴趣远远胜过自己

对于别斯杜捷夫的指责，大公嗤之以鼻，依然我行我素。叶卡特琳娜则从这些似是而非的责难中敏锐地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个危险来自于她和大公身边的三个年轻人，即卡尔内绍夫三兄弟。他们三个全都身材高大，体格匀称。老大安德烈最得大公宠信，而且很快又博得叶卡特琳娜的青睐。早在同大公订婚期间，她同这个年轻人就已经色授魂与，眉来眼去。彼得对种种暧昧关系素有偏爱，他非但不吃醋，反而鼓励未婚妻去玩这种颇有刺激的游戏。此后，他居然同安德烈开玩笑称叶卡特琳娜为“您的未婚妻”。结婚以后，叶卡特琳娜同安德烈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总是亲昵地称他“我的孩子”，而安德烈也大胆地称她为“我的小妈妈”。叶卡特琳娜的近侍狄莫菲·涅夫列诺夫人怕夫人闹出丑闻，劝她务必多加检点。叶卡特琳娜却辩解说：“我的好心人，告诉你，我是洁白无瑕的，我们之间除了友谊还是友谊。”她反驳说：“夫人殿下，您之所以说这是友谊和感情，这是因为他忠于您、侍候您，可您周围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说这是爱情。”叶卡特琳娜一直不以为然，现在才发现仆人的担忧不无道理。

诏令下达的第二天，切尔内绍夫三兄弟全部被赶出了宫廷，大公身边的荷尔斯泰因侍从——即大公家乡的侍从全部被调走，有的还被投入监狱。叶卡特琳娜身边的侍从也来个大换班，忠诚她的涅夫列诺夫被调走了，支持叶卡特琳娜的莱斯托克也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叶卡特琳娜当上女皇回首这段日子时说：“任何女人遭受我这样的打击，不自寻短见也会精神失常。”但她却凭着顽强的意志挺过来了。

大公依旧玩着他的游戏，每天一起床就把木偶兵调兵遣将，嘴里时而模仿着枪炮声，时而发号施令。他可以整天整天地连续不断地玩此游戏，乐此不疲。他那一保持着童贞的妻子总是装着饶有兴趣地观看着，温柔地笑着，有时候还听从大公的指挥，参与同木偶兵的战斗。即使厌烦了，疲倦了，她也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她无法理解 18 岁的大公为什么对木偶兵的兴趣远远胜过自己，但她的一切疑问、忧虑、痛苦，都只在内心闪现，而决不形之于色。

有一段时间，彼得迷上了养狗。因女皇禁止养狗，彼得只好把狗关

引自巴尔比绍夫《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在自己和叶卡特琳娜的房子里。他们便整天与十几条狗为伴。白天，彼得总是用皮鞭和木棍把狗打得乱叫，因为他们没有木偶兵听话，不服从指挥。不过，木偶兵是不出声的，而狗挨打的时候会发出尖叫声，这使胆怯的从来没有打过人的彼得感受到了虐待生命的快慰，也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对另外一些生命拥有无限权力的快意。叶卡特琳娜白天要耳闻目睹彼得的残暴行为，还常常为狗求情；晚上，她又不得不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与狗同眠。如果彼得一时兴起，胡乱拉起琴来，叶卡特琳娜还得忍受刺耳的噪声。人们总是弄不明白，叶卡特琳娜何以忍受异国他乡的无比孤独，失败婚姻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反对派无处不在的攻击以及愚钝丈夫给她带来的烦恼。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坚持下去，适应环境，以平静心对待一切不幸，最终走向权力的顶峰呢？这大概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语：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也。

5 骑马、读书成了叶卡特琳娜战胜孤独的忠实伙伴

正值青春年少的叶卡特琳娜，如果精神上无所寄托的话，再怎么有忍耐力，恐怕在这巨大的压力下也会剑毁刀销。夏天，皇宫移到了奥拉宁堡。在这里，叶卡特琳娜学会了骑马。她常常一天在马背上驰骋八九个小时。这样，她才能忘却自己的处境，发泄自己的精力。这种活动越激烈，她就越喜欢，她天生嗜好男人的事业。因此，她也喜欢像男人那样骑在平底马鞍上。女皇认为这很可能是大公夫人不能生育的原因。于是，叶卡特琳娜就偷偷地让人给她做了几副可以变形的马鞍。这种马鞍上备有特殊的升降装置，当伊丽莎白女皇在场时，她可以像别的女人那样侧身而坐；当无人监视时，她可以跨在马背上，像男人一样驰骋。由于她的骑术是向德国一位骑兵教练学的，所以进步神速，并获得了一副银制的荣誉马刺。

除了骑马，叶卡特琳娜还爱上了跳舞。一年前，她跟法国的芭蕾舞老师学过法国的流行舞步，因此舞技超群，舞姿优美。不过，她现在最喜欢跳激烈的旋转舞。有一天晚上，在伊丽莎白女皇安排的舞会上，她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以旋转时间长而闻名的萨克森公使阿尔盖姆夫人。这些消耗体力的娱乐活动，正好使她紧张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得到了一定的宣泄，同时也使她拥有了一批新的朋友。

与骑马和跳舞相比，叶卡特琳娜更喜欢读书，读书对她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她比大公幸运的是总遇到好老师。童年时代在普鲁士遇到了卡德尔小姐，到俄国又遇到了古朗伯格伯爵——一位瑞典年轻的学识丰富的外交官。古朗伯爵在她初到俄国时就直言不讳地劝戒她：“您除了穿戴打扮外，已不再考虑别的事情了。您必须使您的思想恢复常态。您的天生英姿应当用来干一番大事业，而您却把它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上，我敢打赌，自从您到俄国后，手里从来就没有捧过书本。”他鼓励这位15岁的小姑娘阅读《西塞罗传》、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和古希腊的历史著作。叶卡特琳娜果真一目十行地读完了这些著作，并写了一篇题为《一个15岁的哲学家的自画像》的文学随笔。可以想象，阅

读给孤独中的叶卡特琳娜带来多大的精神享受。

结婚以后，叶卡特琳娜更爱看小说了。法国作家台丝居德里小姐的艳情小说《阿斯特莱》、《达夫尼斯和赫洛娅的田园爱情》，她看得津津有味，尽管她对小说中关于情爱的描写缺乏经验，似懂非懂，如“达夫尼斯坐在她身边，吻了吻她就躺下了。赫洛娅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就……”，但她仍看得满面通红，心里发慌。法国回忆录作家布朗托品的作品，她也很感兴趣。这位著名的作家对那不勒斯女王约翰娜二世有一段著名的评价：“这位女王是个有名的水性杨花的女人，据说，她总是同某个男人有着爱情关系，并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这种爱情，而且同时有好几个男人。不过，这位伟大而漂亮的女王的放荡行为很难加以指责……美丽而显贵的女子都应该像太阳一样，把它的光和热洒向人间，使每个人都能感到它的存在。所以，这些显贵的女人，应该把自己的美丽慷慨地施给一切热爱她的人。那些能够博得很多人欢心的美丽和显贵的女子，不管她们是以什么方式，是格外垂青还是绵绵细语，是美丽容貌还是亲密交往，是种种亲昵表示和倾述衷情还是更使人倾倒的迷人活动，她们都不能停留在一次爱情上，而应该经历多次，这种朝三暮四是非常好的，是被允许的。”显然，叶卡特琳娜对这段妙语是十分欣赏的。多年以后，当她的崇拜者伏尔泰抱怨她对爱情不忠诚时，她回答说：“不，我是最忠诚的，我只忠诚于美色。”

后来，她又迷上了法国侯爵夫人赛维涅的《通信录》。这种不拘一格的书信体形式，辛辣风趣的笔调，使叶卡特琳娜终身受用。她仔细阅读过巴黎大主教佩雷费克斯的《亨利大帝的生活》，十分推崇亨利四世，并请人雕刻了这位具有高贵品质的大帝的半身像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她还如饥似渴地啃过法国历史学家巴尔的《法国通史》和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论形而上学》。巴尔使她对德意志有了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伏尔泰传给了她民主思想和宽大为怀的精神，这些对她执政初期影响甚大。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阳光哺育下，叶卡特琳娜的思想日益成熟，她渴望实现这些思想的意识也日益强烈。

与书本知识相比，叶卡特琳娜似乎更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经验。眼下这个唯唯诺诺、谦虚谨慎的大公夫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伊丽莎白女王的权力。因此，女王的所作所为都被叶卡特琳娜健全的大脑记录下来，加以分析后取其所需。伊丽莎白女王有一个秘密会客室，她经常和她的情人在此相会。但她不够谨慎，把客室旁边的一间房子给了彼得做娱乐室，彼得常在里面玩傀儡戏。有一次，彼得听见隔壁有喧闹声，便在隔墙木板上钻了两个洞。他从小洞里看见女王穿一身透明的薄纱，正和首席情夫、猎骑兵队长拉祖莫夫斯基及一班侍从饮酒作乐。女王坐在情夫的大腿上，把自己喝剩的半杯酒喂给情夫喝，然后又仰起脖子喝着拉祖莫夫斯基喂过来的酒。小伙子看见女王兴致正高，便故意把酒泼在她身上。薄纱立即沾在女王的身上，如同赤体一般。彼得看得十分有趣，连忙叫叶卡特琳娜也来享受。叶卡特琳娜居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警告大公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彼得正在兴头上，不管这些，又把手下的侍从都叫过来观看。从此以后，叶卡特琳娜总找借口不进这间

房子。果然不久，伊丽莎白女皇发现了隔墙上的秘密，她立即狂奔过来，大发雷霆，把屋子里的傀儡玩具砸得粉碎，并警告彼得说：“你要当心，忘恩负义的家伙！彼得大帝曾经惩罚过一个忘恩负义的太子，你也差不多！”皇太子阿历克塞，是彼得大帝的继承人，但他触犯了彼得大帝，不仅被剥夺了继承权，而且被严刑拷打至死。大公也知道这次事件，因此吓得晚上常做噩梦。叶卡特琳娜凭直觉避免了这次灾难，赢得了女皇的好感。她当权以后，虽然比伊丽莎白更淫荡，但她总能想办法不让别人发现她的丑行，或者想办法让别人尊敬她的情夫。

叶卡特琳娜还从伊丽莎白的身上学会了一个成功的秘诀。每年的12月5日，伊丽莎白总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宴会，宴会上总要邀请350名禁卫军官兵。因为1741年12月5日，就是这些精锐的禁卫军高喊着：“乌拉！伊丽莎白，我们的小妈妈！”帮她夺取了皇位。所以，每年的这个日子，伊丽莎白都要穿着崭新的尉官制服，脚穿长马靴，腰挂军刀，和忠诚她的狂热官兵们共享欢乐。叶卡特琳娜对此印象特别深刻，对禁卫军也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在她以后的冒险中，她正是身穿男人的服装，在狂热的禁卫军官兵的拥护下，走上了皇帝的宝座。

叶卡特琳娜的大脑虽然早熟而且发达，但对性爱之事仍然一无所知。彼得从早到晚也只是看傀儡戏，玩木偶兵。晚上虽然也到妻子的床上来睡觉，但仅仅是睡觉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欲望。他们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结婚五六年了，叶卡特琳娜也从一个清瘦的少女出落为21岁的丰腴少妇了。她对自己的丰姿颇为欣赏：“我眼看着自己一天天出落得标致起来，纤腰袅娜，亭亭玉立，肌肤嫩润，衣饰得体，棕色的头发浓密动人。”但女皇却不欣赏这些，她关心的是皇储夫人能否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她对大公夫妇的按兵不动大为恼火，决心弄清楚问题出在谁身上。她想派两名医生分别检查彼得和叶卡特琳娜。彼得坚决反对，声称这是某些人想谋害他的阴谋，叶卡特琳娜却不吱声。因为彼得很清楚他生理有点小缺陷，就是通常所说的包皮过长。其实很容易治好，只需不到一分钟的手术就行。但胆小的彼得想起手术刀就害怕，他宁愿做男孩也不愿做个男人。不过，他有时也抚摩妻子，但往往当叶卡特琳娜正来情绪时，他却把她撇在一边，只管自己睡觉。叶卡特琳娜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引导彼得，更不知道自己也可以主动出击。当然，她也不知道彼得有点完全可以治好的小小生理障碍，就这样，彼得每和她亲昵一回，她就要难受好几天。更不幸的是，她完全相信了彼得的鬼话，相信他追逐宫廷中所有的女人，并从她们的身上获得了快感，而只对自己的妻子毫无兴趣。叶卡特琳娜由对大公的厌恶渐渐加深为憎恨了。

第四章 红杏出墙

1 在皇家猎场，叶卡特琳娜碰见一个英俊的男子

伊丽莎白女皇的宫廷的淫荡闻名于欧洲。女皇本人公开的固定情夫有九人。在她的带领下，宫廷上下，从道貌岸然大臣到卑微的奴仆，人人都沉溺在放荡的生活中。在欧洲别的宫廷里，风流浪漫还有其风雅的一方，而在沙俄宫廷中，却全是一番粗俗光景。贵妇们一个个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却大多数人目不识丁，毫无修养，她们津津乐道的是宫廷艳事，卖弄风骚和跳舞。她们对待从横眉冷眼，而对陪伴的男人媚态横生。在男人们中间，不论是禁卫军军官，还是政府文职官员，读书的风气不盛。他们最大的乐趣是酗酒、赌博和调情。

尽管生活放荡，但人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惶恐不安，担心伊丽莎白女皇一时心血来潮，又弄出一个新花样，把宫廷吵得鸡犬不宁。1748年初，女皇突然下令：宫廷中所有贵妇、宫女都必须剃成光头，然后每人戴一副“乱蓬蓬的假发”，直到新发长出为止。一天之内，宫廷里所有老幼妇女都满怀幽怨地牺牲了她们的一头秀发。女皇何以爱剃光头呢？原来，女皇扑在头发上的香粉去不掉，粘在一起，只好剃光了事。好出风头、嫉妒成性的伊丽莎白怎能容忍别的女人有满头秀发呢？

女人们都希望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又担忧女皇受不了。有位纳里希金夫人，举止高雅，光艳照人，使女皇十分恼火。终于有一天晚上，女皇手持事先准备好了的剪刀直冲过去，把这位夫人头顶上的发饰剪得稀烂，并刺破了她的头皮，弄得血流满面。男人们则朝思暮想有一副漂亮的脸蛋。若能被女皇看中，便可立即出人头地。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不过是乌克兰的一个乡巴佬，由于天生一副讨人喜欢的长相，加上能在床上把女皇服侍得舒舒服服，马上就获得伯爵头衔，并荣任犬猎队队长。

伊丽莎白女皇尽管自己荒淫无度，却对叶卡特琳娜的贞洁监视得很紧。她亲自任命自己的表妹玛利亚·谢美诺芙娜·乔戈洛科娃为叶卡特琳娜的“贵人”，实则为监视大公夫人的特使。这位贵人长得很漂亮，棕色的头发如波浪般鬈曲，白皙的皮肤和周正的五官很讨人喜欢。但她为人十分刻板，对别斯杜捷夫和女皇忠诚不贰。每天晚上10点，她都会准时将叶卡特琳娜一天的活动：会见了什么人，说了哪些不该说的话，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做好记录后呈给女皇。叶卡特琳娜非常恼火，感到自己一天到晚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隐私可言。但又无可奈何。过了不久，乔戈洛科娃夫人的丈夫乔戈洛科夫也从维也纳来到了莫斯科，接替列宾亲王担任了大公的监护人。他们生有两男四女，表面上恩恩爱爱，被女皇视为模范夫妻。女皇希望他们能成为大公夫妇的榜样，教导这对夫妻也像他们那样儿女成群。

然而，叶卡特琳娜对乔戈洛科夫的印象极坏。20年以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满头金发，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身体臃肿，思想迟钝，行动笨拙。他像癞蛤蟆那样令人讨厌，毫无吸引力。加上他妻子嫉妒心强，心肠狠毒对我们很不友好，我时刻提防着她。特别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在世界上除了自己和自己的优点外，一无所依的人来说，更是如

此。”叶卡特琳娜从不把对别人的厌恶情绪表露出来。她非常善于利用别人，包括她的敌人。很快，乔戈洛科夫夫妻便心甘情愿地由恶魔变成温顺的听话的猫。这对被女皇视为模范夫妻的男女，其实是一对风流鬼。乔戈洛科夫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就勾引女皇身边的一个侍女，并使她怀孕了。事情败露后，女皇雷霆大怒，要把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扫出门。乔戈洛科娃夫人虽然恨丈夫不争气，但是还是原谅了他，并替他到女皇面前求情。最后，他总算留在宫廷了。乔戈洛科娃夫人也并非贞烈之妇，她和大公身边的一个男仆涅蒙夫勾搭已久。有天晚上，他们正在风流快活的时候，被叶卡特琳娜撞见了。看到他们两个赤身露体的狼狈相，叶卡特琳娜十分疑惑而羞涩地走开了。乔戈洛科娃夫人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大公夫人的处罚，结果出乎她的意料，第二天叶卡特琳娜见了她，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乔戈洛科娃夫人感激不尽，态度来了个急转弯，对大公夫人毕恭毕敬了。

1752年，23岁的叶卡特琳娜依靠她的警觉和冷静，在抵御各种诱惑做了近8年的童贞夫人之后，终于投进第一个情人的怀抱。那是9月秋天的一个早上，叶卡特琳娜由于晚上彼得毫无结果的亲昵弄得浑身不舒服，便身着猎装，在乔戈洛科娃夫人的陪同下，骑马奔进了附近的皇家猎场。她并无心思打猎，只不过想借此宣泄旺盛的青春活力。她们坐在马背上在茂密的白桦林中溜达着。看着天上飘动着的轻柔的白云，听着微风与树叶的窃窃私语，叶卡特琳娜伤心地哭了。到俄国已经9年了，她无时无刻不在督促自己尽快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为此，她违背了父亲的旨意，改信仰东正教；也为了避免政敌说她怀念德国，即使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她也强忍悲痛，只在自己的房子里恸哭了一夜便保持着大公夫人的矜持。九年来，她何曾有过一天的快乐。女皇心血来潮时给予的赏赐与奖励，转眼间又被冷眼与斥责代替了。无能的丈夫除了带给她无尽的烦恼外，还喜欢幸灾乐祸地看她倒霉的样子，而她却不得不在人前装出温柔相爱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叶卡特琳娜神经病般地叫了一声。乔戈洛科娃夫人吓了一跳，连忙凑上去问道：“什么会这样？”叶卡特琳娜不愿别人看见自己伤心的样子，立即破涕为笑，指着天上的云说：“为什么云会是这个样子？”乔戈洛科娃夫人抬头看看阳光下飘浮不定的奇形怪状的白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只好跟在叶卡特琳娜后面冥思苦想。

她们溜达了一会儿就往回走了。突然，迎面来了两个骑马的男人，“是列夫·纳里希金。”乔戈洛科娃夫人指着右边那个身材单瘦，像女人一样秀美的男人说。其实，叶卡特琳娜也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著名的宫廷丑角。不过，她的眼睛却被丑角左边那个男人吸引了。他身材魁实，金色的鬃发特别柔和，脸上棱角分明，一双眼睛却迷迷蒙蒙，似乎带着满腹的忧伤，当乔戈洛科娃夫人忙着和纳里希金打招呼时，他们的眼睛却足足对视了五秒钟，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移开。纳里希金是个天生的热情人，他大概从叶卡特琳娜的眼神中发现了什么，连忙拉着身旁那位男子一起下马，向叶卡特琳娜鞠躬致意，并特地介绍自己的伙伴说“这位是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先生。他的父亲萨尔蒂柯夫大人和母亲格里津公主都在女皇陛下旁边效劳。萨尔蒂夫先生是个捕猎能手，他也住在宫

中。”叶卡特琳娜慌乱地点点头就走了。当她走到一个转弯处回头张望时，发现萨尔蒂柯夫也在回头看她。

叶卡特琳娜本为消愁排忧散步，不料遇上了一个迷人的男子，心绪又起波澜，一路上默不作声。乔戈洛科娃自从夫妻闹出丑闻后，一下子由监视大公夫人的密探变成了忠实的侍从。她见叶卡特琳娜闷闷不乐，也猜出了她的心事，便故意说道：“你大概不知道这个萨尔蒂柯夫的母亲的风流韵事吧。她呀，没有男人就不能活。经常偷偷地跑到兵营里去，同他们喝酒赌博，故意输得精光，然后就用自己的身体做筹码，据说女皇陛下的300名卫兵都成了她的情夫。天知道她的儿子是什么货色。”叶卡特琳娜眼神古怪地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乔戈洛科娃夫人的脸上却红了。她连忙表白：“夫人殿下，您确实够苦的啦。谁不知道大公殿下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但即使这样，您也要保持您的节操；即使宫廷中人人都在纵情声色，您也应该保持清白。因为您是大公夫人。”

“可是，我结婚已经八年了。”叶卡特琳娜像自言自语道，乔戈洛科娃夫人也不作声了，默默地跟着返回了宫廷。

2 萨尔蒂柯夫说：只要能得到大公夫人，去趟西伯利亚也值得

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对大公夫人也是一见钟情。这个花柳丛中爬出来的风流鬼可不像叶卡特琳娜有那么多顾忌。他14岁就学会了搂着姑娘睡觉；16岁就叫一个宫廷女仆怀上了孕；鬼混几年之后，两年前24岁的他和一个也是一见钟情的宫女玛特列娜·巴浦洛夫娜·巴尔克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儿子。但他的热情转瞬即逝，现在又在另觅新欢了。今天遇上了大公夫人，他确实感到震惊。在他的罗曼史上，虽然不乏乡野村姑的朴实，小家碧玉的清新，官家小姐的娇柔，但是，他还从没有遇上过像叶卡特琳娜这样气质高雅而又落落寡欢，青春妩媚而又端庄稳重的女性。他兴奋异常，当即就要纳里希金牵线搭桥。

纳里希金瞥了他一眼：“色迷心窍！我可不愿意陪你去西伯利亚旅行。”

“只要能够得到大公夫人，去趟西伯利亚也值得！”萨尔蒂柯夫的两眼放光，叶卡特琳娜的风度与美貌激起了他冒险的勇气。

萨尔蒂柯夫比切尔内绍夫兄弟幸运多了。首先是乔戈洛科娃夫人态度变得友好了，甚至积极参与此事。再者，萨尔蒂柯夫有个好朋友纳里希金。这个天生的丑角非常会恭维别人，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他也能把对方吹捧得不知身在何处，己为何人。乔戈洛科娃夫人的丈夫乔戈洛科夫爱哼两句诗，纳里希金马上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哎呀！老兄，你确实具有罕见的诗人天赋。如果莫里哀再世，恐怕也不敢在您面前写诗了。”然后，他便拿着他的诗稿，边用钢琴谱曲，边同作者一起演唱。他们一乐起来就没完没了。这个时候，萨尔蒂柯夫就溜进叶卡特琳娜的房子，同他朝思暮想的人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

碰巧这段时间大公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从他的出生地——德国的荷尔斯泰因调来了一批士兵，他便天天身着普鲁士军装训练这些士兵。所谓训练无非是列队操练，大概是操练木偶人惯了，大公特别渴求别人的

服从与崇拜。他以那个士兵动作不标准，或者神情不严肃，就会毫不留情地用皮带抽打，或者罚站数个小时。这些可怜的士兵只好一天到晚在彼得的监督下来回地走着整齐的步伐，差不多半个月就要穿烂一双皮鞋。

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在纳里希金的帮助下，天天下午都去“问候”乔戈洛科夫，然后顺便看看大公夫人。纳里希金继续玩弄他恭维人的把戏，每天下午都要准备一两个新题目让乔戈洛科夫写诗。乔戈洛科夫见他这么喜欢自己的诗，也就很高兴地接过新题目坐在靠近火炉的角落里埋头创作。他写一句，纳里希金就在钢琴上弹一句曲子，他们便一起吟唱，乐不可支。

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和叶卡特琳娜的进展却很不顺利。他们每天下午见面后总要天南海北，宫廷内外闲聊一气。不过，每次都是萨尔蒂柯夫聊得多，叶卡特琳娜只想做个好听者，她每次总是默不作声地睁大眼睛盯着萨尔蒂柯夫，眼光中充满了火辣辣的热情和深深的爱意。萨尔蒂柯夫是个高手，自然一见就懂。但每当他准备进入实质性接触时，叶卡特琳娜总是借故推辞。有一天，萨尔蒂柯夫大概实在按捺不住了，便一下跪在叶卡特琳娜跟前，哭道：

“夫人，您的美貌使我发狂，您的高贵使我敬畏；您的矜持却让我胆怯，我是爱您的，得不到您的爱，不如让我结束这毫无价值的生命。”

叶卡特琳娜为有如此挚爱自己的男人而心花怒放，多少年了，何曾有如此勇敢的男人向她直陈胸意；何曾有如此英俊男人对她大加赞美，叶卡特琳娜激动得热泪盈眶，径直扑过去把萨尔蒂柯夫紧紧搂在怀里。

但叶卡特琳娜立即意识到了这个举动的危险性，连忙把萨尔蒂柯夫推开，用很不自然的语调说：“走吧，你走吧。当初你对巴尔克小姐也是说的同样的话吧！”

“您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过去的错误耿耿于怀呢？为什么命运不安排我早点和您见面呢？既然是命运安排我现在才来到您的身边，那您为什么不接受我真诚的爱情呢？”萨尔蒂柯夫似乎很有道理地辩解道。

叶卡特琳娜其实巴不得自己快点被说服，就像当年自己被肖多斯基牧师说服改信仰东正教一样。不过，那一次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不得不俄罗斯化，这一次却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得到满足而渴望卑劣的念头占上风。听萨尔蒂柯夫这么一讲，她反而像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不知所措了，只好喃喃细语：“我可结了婚！”

萨尔蒂柯夫何等机敏，他立即明白了大公夫人这绵软无力的推脱之辞的后面是渴望，只是尚需等待时机。他立即接过夫人的话：“是的，您是珍贵的大公夫人。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痛苦的婚姻将会把您憋出病来。不如这样吧，天气趁好，我们明天到皇家猎场去打猎，怎么样？”这是个诱人的邀请，叶卡特琳娜怎么能够拒绝呢？

3 叶卡特琳娜终于完成了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少妇的旅程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叶卡特琳娜匆匆用过早餐就带着乔戈洛科娃夫人，骑着马直奔猎场而去。萨尔蒂柯夫和纳里希金早就在那里等候。暖洋洋的太阳从白桦林的树梢上投进千万缕光芒，开始发黄的树叶上挂着

晶亮的露珠，湿润而清新的空气令人兴奋。叶卡特琳娜和萨尔蒂柯夫在前面边走边搜寻，乔戈洛科娃夫人和纳里希金却在后面说说笑笑，不开心。

突然有只兔子窜到路边，抬头看看几位不速之客，然后转身钻进密林里。萨尔蒂柯夫忙叫纳里希金和乔戈洛科娃夫人从右面包抄，自己带着叶卡特琳娜从左面追赶。兔子没有赶着，叶卡特琳娜的手腕却被树枝刮了一下。萨尔蒂柯夫连忙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树枝刮的印痕，关切地问：“痛得厉害吗？”这时，叶卡特琳娜看到乔戈洛科娃夫人他们正从右前方缓缓走来，想把手缩回来：“快放手，他们过来了。”

萨尔蒂柯夫却抓得更紧了。他说：“快说爱我。”

“是的，是的，你快松手吧！”叶卡特琳娜看见他们越来越近了，只好应付道。

萨尔蒂柯夫得意地笑了，松开手，并往前走，叶卡特琳娜却反悔道：“不是的，不是的！”

“是的，是的！”萨尔蒂柯夫回过头笑着说。

纳里希金他们过来了，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只是很惋惜地说：“让狡猾的兔子给溜了。”萨尔蒂柯夫却自信地答道：“它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再找它就会自己跳出来的。”

他们在猎场丛林中钻了大半个上午，除萨尔蒂柯夫打了一只野鸡外，其他人都一无所获。不过，从他挂满笑意的脸上看得出，他们不虚此行。纳里希金和乔戈洛科娃夫人已是情意绵绵，彼此难分了。走到一个山冈上，他们借口走不动了，想坐下来休息。叶卡特琳娜早就恨不得要和萨尔蒂柯夫单独呆会儿，顺势答道：“那你们就坐在这里等候，我们到前面看看就回。”

萨尔蒂柯夫跟着大公夫人往前走，偌大的山林里，除了阳光，微风和偶尔惊起的鸟看不见一个人影。叶卡特琳娜骑着马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感到腰肢上有只手慢慢地伸过来了。她侧身一看：是萨尔蒂柯夫，他英俊的脸上泛着红光，眼睛有火一样的东西在蔓延。叶卡特琳娜心旌摇动，禁不住伸手抓住他的臂膀，两个人一起翻身下马，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萨尔蒂柯夫狂热地吻着，搂着，一双手颤抖着慢慢地解开了叶卡特琳娜外套的扣子，然后，一层层像剥笋那样直到剥出洁白柔软的胴体。叶卡特琳娜没有进一步的经验了，只好身不由己地听任萨尔蒂柯夫摆弄……不知过了多久，叶卡特琳娜仍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不想动弹，她还在回味刚才仙境般的奇妙感受。她从来没有想象过人的身体居然还有如此乐趣。

23岁，结婚8年的她终于完成了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少妇的旅程。这个旅程是如此漫长而短暂。

叶卡特琳娜慢慢坐起来，不慌不忙地整理好衣服，然后又扑进萨尔蒂柯夫的怀里，轻柔地说：“我爱你，永远爱你！”萨尔蒂柯夫闻言却微微一惊；我跟她不过是逢场作戏，她却动了真情，得赶快想个脱身的办法。

正当这时，纳里希金和乔戈洛科娃夫人过来了，他们大概等得不耐烦了。乔戈洛科娃夫人是个经验丰富的过来人，她一眼就看出了叶卡特琳娜有些异常，她的怀疑的目光在他们俩人身上搜来搜去，希望证实什

么。萨尔蒂柯夫也觉察到了她的怀疑，不过，他满不在乎地对她说：“盯什么呢？我们总不至于把猎获的兔子藏到怀里吧！”大家哈哈一笑，打道回府了。

回到房里，乔戈洛科娃夫人仍不放心地问：“夫人殿下，恕我直言，全宫廷的人都知道大公殿下在婚姻方面的无能，如果您有什么意外的话，那女皇面前就不好交待了。不如我向女皇谈谈。”

“谈什么？”叶卡特琳娜很敏感，虽然她对今天的行为并不后悔，甚至感到幸福，但她还没有勇气让女皇知道。

“我必须告诉女皇，为了帝国的利益，必须保证皇家后继有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取的。”乔戈洛科娃夫人一向笨拙的脑袋这次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智慧。

叶卡特琳娜没有吱声，她想要的是爱情，而不是扮演一个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她又只能在作为工具被使用时才能获得今天刚体会到的那种欲醉欲仙般的快感，才能名正言顺地追求爱情，她对目前这种被人管束的生活痛恨之至，但又只能无可奈何地忍耐。

4 结婚9年后，大公终于可以履行丈夫的职责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叶卡特琳娜的情欲如决口洪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仿佛要把失去的青春追回来似的，她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萨尔蒂柯夫的到来，然后便开始他们之间惟一的节目。乔戈洛科娃夫人总是站在门外给他们放哨。有一天叶卡特琳娜和萨尔蒂柯夫正在兴头上，大公突然从大厅走进来了。望风的乔戈洛科娃夫人吓得不知所措，待彼得走到跟前，才急中生智地说：“大公殿下，夫人听说您训练的荷尔斯泰因士兵很出色，她已去看望您和士兵了。”大公一听夫人对他训练士兵也感兴趣，立即转身就到士兵营里去了。等他一走，乔戈洛科娃夫人再也顾不上许多，立即把门叫开。叶卡特琳娜脸上还透着红晕，萨尔蒂柯夫则忙乱地扣着纽扣。听了乔戈洛科娃夫人的报告，他们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乔戈洛科娃夫人自作主张地向女皇提出了她的建议，不料，她的女皇表姐却斥责她无耻，说她是想把整个俄罗斯的丑都丢尽。乔戈洛科娃夫人十分惊诧，因为她很清楚女皇有众多的国际情夫像她倒是为俄国争得了面子。她只好悻悻而回。当天下午，谢尔盖·萨尔蒂科夫被女皇命令回乡休假一个月。

消息传来，叶卡特琳娜关上门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是萨尔蒂柯夫使她成为了真正的女人，教给了她人间最美妙的游戏。她正需要他，她离不开他。重又过了几天孤寂的日子，叶卡特琳娜不甘心任人宰割，她追求自己的快乐。这时，她想到了她的死敌枢密大臣别斯杜捷夫。他现在如日中天，是女皇身边最有权势的人。自己受尽了他的迫害，可目前无法把他推翻，那就只有利用他。派谁去同他谈呢？她想起了乔戈洛科夫先生，他目前正对自己大献殷勤，因为嫌他样子丑陋而委婉地拒绝了。他是别斯杜捷夫派来的密探，派他去向枢密大臣传达和好的消息，一定会有收获。

果然，别斯杜捷夫看到大公夫人主动伸来绿橄榄枝也大喜过望。他

早就发现大公夫人决非等闲之辈，年轻宫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她。过去他们因各自的立场不同而明争暗斗，现在她既然主动寻求和解，他又何不顺手留条后路呢？第二天，别斯杜捷夫就极其热情、极其友好地会见了大公夫人。他很明显地暗示夫人他对夫人和萨尔蒂柯夫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他将劝谕女皇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摒除某些道德方面的陈见。叶卡特琳娜暗暗庆幸自己策略正确，化险为夷。但她对别斯杜捷夫的暗示仍存戒心，未知其真实意图。

没过多久，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又回到了叶卡特琳娜的身边，这是别斯杜捷夫努力的结果。他找萨尔蒂柯夫谈了话，他说：“你对大公夫人的爱情我们十分清楚。在继续维护大公殿下的大公夫人的美德的前提下，您对夫人的纯洁爱情也是有益于帝国的事业的。”别斯杜捷夫同时也对乔戈洛科娃夫妻发出了同样的指令。可以说，从1753年初开始，叶卡特琳娜有了受人保护的“合法”的情夫。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萨尔蒂柯夫反而觉得索然无味了。他需要的是偷情的刺激，而非扮演种畜的角色。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只有大公才能救他。于是，在一个下午，萨尔蒂柯夫劝说大公勇敢地接受治疗，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但大公不屑一谈，坚决不肯做手术。萨尔蒂柯夫便吓唬他说：“女皇已经表示，如果您还不能让夫人怀孕的话，她将废黜您和夫人，并把你们关进地堡。”话音未落，彼得表示只要不是太痛苦的话，他愿意试试。萨尔蒂柯夫当即把早已请好的英国外科医生叫了进来，片刻之间完成了手术。

伊丽莎白女皇得到报告后非常高兴。但经验丰富的女皇既担心手术不十分成功，又担心毫无经验的彼得会把夫人弄得不痛快。所以，她命令乔戈洛科娃夫人到外面找一名擅长房事的温柔漂亮的女人，帮助彼得完成做男人的重要一课。乔戈洛科娃夫人果然不负重托，第五天就找到了一位伯爵的遗孀，她表示愿意帮助大公上好这一课。这天晚上，伯爵夫人三番五次地诱导大公边学边练，直到弄得大公筋疲力尽，昏昏沉沉地睡去。

结婚9年之后，彼得终于可以履行丈夫的职责了。在这个推迟了的新婚之夜，彼得像例行公事似的应付了事，叶卡特琳娜则像在做一套简单的体操，毫无快感可言。她更加想念萨尔蒂柯夫带给自己的那种惊心动魄、欲醉欲仙的奇妙感受。第二天，彼得根据别斯杜捷夫的建议，把一份证明叶卡特琳娜贞洁的证据亲手交给了伊丽莎白女皇。女皇尽管不很相信，但仍装作十分高兴的样子，与朝臣们一起祝贺大公的婚姻取得圆满成功。

在庆祝大公的人群中，只有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最真诚、最高兴，因为他认为从此便可摆脱种畜的角色了。他总是找借口少去叶卡特琳娜的住处，对这几个月前一见钟情的情人，他常表现得漫不经心。叶卡特琳娜看出了他的冷淡，只好委曲求全，常常不惜做出种种媚态以激起情人的欲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叶卡特琳娜在连续两次流产后，于1754年2月又怀孕了。萨尔蒂柯夫知道后欣喜异常，因为他的任务快要完成了。他总是以保护胎儿为由，尽量少与叶卡特琳娜接触，一有机会就到别的宫女那里寻欢作乐。叶卡特琳娜十分难过，加上身体不适，整天郁郁寡欢。

乔戈洛科夫因病去世了。别斯杜捷夫认为一个孀居的女人留在大公夫人身边不太适宜，便奏请女皇解除了乔戈洛科娃夫人监视大公夫人的职务。她的离去使叶卡特琳娜十分伤感。她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整整9年了。乔戈洛科娃夫人由可恶的敌人变成了可靠的朋友。在大公冷落她的时候，是她陪着她度过了无数个冷清的夜晚；在她与萨尔蒂柯夫偷情的时候，是她冒着风险维护她的名誉。现在，她最烦闷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乔戈洛科娃夫人不得不离开她回到乡下去。当她们互相告别的时候，俩人都泪流满面，依依不舍。

接替乔戈洛科娃夫人是当今的国家调查局局长、女皇的新情夫的叔叔亚历山大·朱瓦洛夫。大公夫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差点吓得昏厥过去。因为这个朱瓦洛夫犯有抽搐症，右脸从眼睛到下巴经常歪扭在一起。那天见面时，朱瓦洛夫的抽搐症又犯了，脑袋不断地往右边摆动，右脸强烈地抽搐着，说话又结结巴巴：“夫……夫人殿下，在……在……下奉……奉女皇的旨意，负责您……您的安全。”等他转身一走，叶卡特琳娜就在心里嘀咕：他们怎么派来这么一个面目可憎的家伙，要是将来我也生下这样一个孩子，女皇大概不会怪罪与我吧。

5 大公夫人生下一个儿子，但自己却被人忘在产床上吹着凉风

大公夫人的肚子日益丰隆，但她对于将为人母的事情很少放在心上，也从未考虑怎样做母亲。她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和萨尔蒂柯夫厮守在一起。一天不见，她就疑神疑鬼，不是担心女皇把他弄走了，就是怀疑他又在别处拈花惹草。对这个让她尝

1754年7月，宫廷从莫斯科迁回圣彼得堡。整个旅途要经过30天的颠簸。叶卡特琳娜忧心如焚，生怕女皇把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扔在莫斯科，不许同行；对腹中蠕动的胎儿，她倒是不怎么担心。也许女皇认为萨尔蒂柯夫“播种”有功，居然出人意料地允许他同行。但朱瓦洛夫太太夫妇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监视着大公夫人。萨尔蒂柯夫虽然随行在侧，但她也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到了圣彼得堡，朱瓦洛夫又把她安排在女皇卧室的隔壁，让她生活在女皇的眼皮底下。叶卡特琳娜的心都凉了，她知道与情人的幽会将变得十分艰难。

1754年9月20日晚上，叶卡特琳娜突然感到腹部疼痛难忍，侍从立即叫来了助产婆。大公、朱瓦洛夫伯爵和女皇也闻讯赶到。叶卡特琳娜撕心裂肺般叫喊着，大汗淋漓，一直折腾到午夜，才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女皇听说生了个男孩，大喜过望，亲自给他取了个名字：保罗·彼得罗维奇。婴儿由助产婆洗净后包上襁褓，由一名牧师行了代洗礼，然后直接送到了女皇的套间里。人们都随着女皇离开了，把她一个人忘在产床上吹着凉风。

叶卡特琳娜一身汗得透湿，稍带凉意的秋风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吹进来，她感到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请求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替我换一套衣服，把我抱到床上去，可她却不敢贸然行事；我想喝口水，她

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是叶卡特琳娜身边的俄罗斯仆人，对俄罗斯的风俗、宫廷生活及俄国的大家族了如指掌，叶卡特琳娜称她是“俄国的百科全书”。

也不敢做主，跑出去喊助产婆，但助产婆一直不见踪影。差不多天亮了，衣着华丽的朱瓦了欢乐滋味的人，她一直铭记在心，不能忘怀。即使她以后像换衣一样更换情人，也仍对萨尔蒂柯夫心存美好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谢尔盖·萨尔蒂柯夫英俊动人，不论在女皇的大宫廷中，还是在我们的宫廷里，他显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善于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宫廷中周旋。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到处钟情，遇事缺乏原则。不过，他这些缺点在当时并非完全暴露。”

彼得对妻子的大肚子没有半点自豪感，反而常常受气。他和妻子虽然也有过几回亲昵的举动，但他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所以他从没有将为人父的喜悦。连他的侍从们都取笑他是个“宽宏大量的好丈夫”，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女皇到乔戈洛科娃夫人都在编织这场骗局，他有苦难言，恼羞成怒。虽然他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虽然他有时也不乏狡诈，但在这个充满阴谋的宫廷里，他仍然缺乏足够的智力和胆魄，他总觉得处处受人捉弄，因此，他宁愿回到他的木偶兵世界中去，不愿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那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可以处罚任何一个他看不顺眼的木偶兵。有一回他还处死了一只老鼠。据说这只老鼠偷吃了一个用淀粉做的士兵，彼得便指挥侍从翻箱倒柜，足足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抓住老鼠。彼得坐在房子中间，俨然一副审判官的派头。他命令两个侍从把老鼠绑在一个临时做的“绞架”上，然后用刀子开膛破肚，处以极刑后悬挂示众三日。叶卡特琳娜对他的游戏感到不可思议，怀孕之后就基本上不参与他的游戏了。洛夫夫人总算来了。她非常惊讶地说：‘你怎么还躺在产床上，不要命了啊。’我倒真希望一死了之，在经受了艰难痛苦的折磨后，没有人安慰我，没有人把我移到近在咫尺的床上，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朱瓦洛夫夫人也出去了，大概是请助产婆去了。又过了半个小时，助产婆进来了，她说女皇忙着照料新生儿，一刻也不许她离开。在她的张罗下，我总算被抬到了床上。此后一整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我口渴难忍，饿得发慌，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大公借酒装疯，逢人便请喝酒，而女皇也只记得有个婴儿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叶卡特琳娜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静。对孩子的情况她不闻不问，她说不能让人怀疑她对女皇不放心；她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她说她好胜心太强，绝不肯承认自己的不幸。在她的心里，政治前途高于一切；个人的情感，哪怕是最初的母爱都可以压抑。当然，她有时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但她会想方设法为它披一件合理的外衣，就像通过拉拢别斯杜捷夫把萨尔蒂柯夫留在身边一样。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回忆录》。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第五章 情移波氏

1 叶卡特琳娜高傲地对昔日的情人说：“你尽管放心地走吧！”

卡特琳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儿子的诞生竟然意味着她痛苦的加深。她完全被人们遗忘了，整天都是一个人躺在房子里，除了朱瓦洛娃夫人和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每天都来看一下，再没有别的人来探望了。彼得不想来，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不愿来，女皇整天忙着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忘记了来。叶卡特琳娜躺在床上，幻想着她的情夫萨尔蒂柯夫会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深情地注视着她，温柔地说：“夫人，我爱你，永远爱你。”叶卡特琳娜幸福地伸出手，想拥抱亲爱的人，但是她的眼前空无一人。

叶卡特琳娜盼啊盼啊，产后的第18天，终于盼来了萨尔蒂柯夫的消息；就在这天早晨，他被女皇派往瑞典王国通报小保罗·彼得罗维奇诞生的喜讯去了。叶卡特琳娜的心一下子凉了，她明白，女皇要拆散他们了。但她不理解为什么萨尔蒂柯夫不来与她告别。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整天不说一句话，懒得起床，也不愿意见任何人。她干脆谎称脚痛，站不起来，闭门谢客。

1754年10月30日，即产后的第40天，根据俄罗斯风俗，女皇为叶卡特琳娜举行了安产感谢仪式。这天，女皇格外开恩，让她远远地看了孩子几眼。她这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内心十分激动。但是她没有流露出丝毫激动的神情，反而非常平静而恭顺地对女皇说：“陛下能亲自照看小保罗，这是他的荣幸。他肯定能按陛下的愿望健康的成长。”女皇听了满面含笑，第二天就敕令赏给叶卡特琳娜10万卢布和一些钻石首饰。

叶卡特琳娜无事可做，又一次陷入了极度孤独之中。为了排除忧愁，她一头埋进书本，拼命学习俄国文学和俄罗斯语言，但俄文图书少得可怜，俄国文学还处于幼稚的探索阶段。叶卡特琳娜虽然读了几本俄文书籍，但是很快就记不住一本书名了。从这些低水平的俄文书籍中，她获得的总体印象是：俄国是个荒蛮落后的国家，它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取得与其大国相称的地位。这个时期给她影响较深的还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位作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使她向往自由主义，反对专制制度。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习俗和思想》使她十分迷恋共和主义和人道主义。

叶卡特琳娜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就被搅乱了，因为1755年初，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了。叶卡特琳娜春情激荡，立即约他见面。然而，她在房子里一直焦急不安地等到凌晨4时许，仍不见情夫的踪影。第二天，他委托纳里希金带来口信说，昨晚他被共济会邀请参加一个宴会去了。叶卡特琳娜对他轻描淡写的谎言十分气愤，马上要纳里希金带给他一封言词激烈的信。

不到半个小时，萨尔蒂柯夫就赶来了。看着他仍然英俊的模样，想着他曾经带给自己的欢乐，叶卡特琳娜心头涌起一股柔情蜜意，满脸怒

火顿时烟消云散。她走过去想拥抱他，但他却一下子跪在她面前，眼睛里看不出往日的温情，只有一丝淡淡的忧愁和怜悯，他说：“夫人殿下，女皇陛下已委任我为常驻汉堡的公使，下个月就要启程了。您就忘掉我吧，只当我没有出现过。您不要老把自己关在房里，应该多参加社交活动，这样，您肯定会感到愉快一些。”说到这里，他见叶卡特琳娜脸上毫无表情，便站起来准备告辞：“夫人殿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告辞了。”

叶卡特琳娜一开始还有点转不过弯来，不敢相信自己日夜盼望的情夫竟能如此轻轻松松与自己诀别，她心慌意乱，痛苦万分。但她很清楚事情已无可挽回，眼前这个人对自己的热情已逝，去意已定。她决不能在他面前显示自己的软弱与悲伤，她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强烈的自尊心驱使她很镇静地扬起头，高傲地对着昔日的情人说：“你尽管放心地走吧，我会生活得很好。”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萨尔蒂柯夫。

2 情人的离去，带走了温顺而 恭让的叶卡特琳娜，催生了 野心勃勃而自信的大公夫人

萨尔蒂柯夫的薄情，给了叶卡特琳娜致命的一击。她整整一个星期神思恍惚，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说一句话。她眼前总是闪现着谢尔盖·萨尔蒂柯夫的英俊模样。无论如何，她不能立即忘却这位最先唤醒她沉睡的情欲的男人。无能的丈夫让她懵懵懂懂做了8年的处女夫人，她把8年来积压的爱全部奉献给萨尔蒂柯夫，但他却像个品酒大师，只尝一口就满足了，就要逃避她的浓烈和醇香。彼得和萨尔蒂柯夫几乎让她对感情彻底失望了。然而，她天生是个情种，虽然她不再相信感情，但她不能没有男人。她说：“我的不幸在于，如果没有爱情，哪怕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几天痛苦的日子里，她悟出了一个道理：要么做感情的奴隶，被负心的男人折磨得痛苦不堪；要么驾驭感情，让男人们跪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她决定彻底摆脱过去生活的阴影，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机会很快就来了。2月10日是大公的生日。尽管彼得的父亲称号令人怀疑，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有功于帝国，所以他也胆敢向女皇索要奖赏，不知疲倦地举行庆祝活动。在他的生日到来之际，他决定举行规模空前的盛大宴会，好好显示自己。2月10日晚，皇宫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当叶卡特琳娜和彼得同时从大厅的门口走进来时，喧闹的大厅立即静了下来，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大公身穿紫红色的法国式晚礼服，趾高气扬。他看见客人都盯着自己和叶卡特琳娜，便故意装出一副怪模样，并粗鲁地向地上吐了一大口痰。看得出来，彼得非常想显示自己，但他却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选择了恶作剧的方式，殊不知这正是在毁灭自己。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叶卡特琳娜。她身穿黑色的天鹅绒连衣裙，圆润的脖子上挂一串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她昂首挺胸，脚步稳健，目光炯炯有神，嘴角挂着自信的微笑。做了母亲以后，她的身材更加丰盈，更具魅力。无数的目光射向她，有的惊异，有的羡慕，有的赞叹，有的

嫉妒，当然也有敌视和贪婪。朱瓦洛夫的目光就充满了敌意，但当他与叶卡特琳娜锐利而冰冷的目光相遇时，他猛地感到不寒而栗，连忙低下眼皮，躲过她冷冷的一瞥。叶卡特琳娜异乎寻常的姿态引起了所有在场官员的注意，多年来，她总是以温顺和谦让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而现在，她却居高临下，蔑视众人，让那些曾经敌视、嘲笑过她的人突然感觉到她威严不可侵犯。

叶卡特琳娜16年以后还以十分得意的笔调叙述了自己在这次晚会上的表现：“我的身子挺得笔直，走路时昂首阔步，目光锐利而威严，神态与一个前呼后拥的叛党头子无异，而不是一个受侮辱受压迫的形象。亚历山大·朱瓦洛夫和他的同党看到我之后，显然惊慌失措，无所适从。”

如果叶卡特琳娜没有自我吹嘘的话，那么感情的挫折就更加促使她决心通过政治上的反叛来征服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负心的男人们。萨尔蒂柯夫的离去，同时也带走了温顺而谦让的叶卡特琳娜，催生了野心勃勃而自信的新的叶卡特琳娜。

对于叶卡特琳娜的变化，朱瓦洛夫夫妇感受最强烈，几乎难以忍受。他们想利用大公来打击叶卡特琳娜的气焰，便在大公面前挑唆说：“大公殿下，您难道不觉得夫人太傲慢了吗？我们倒是不在乎，但您是皇位继承人啊，是她的丈夫啊。在俄国，妻子是必须服从丈夫的，她怎么能那样趾高气扬呢？您应该拿出皇储殿下的威风才行。”

听了朱瓦洛夫夫妇的话，身有同感的彼得认为有必要教训妻子，使她懂得怎样尊重丈夫。有一天，女皇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舞会，走出房门，叶卡特琳娜又是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彼得瞥了她一眼，说：“你不能把头放低一点吗？”

“你要我像个奴隶弯着腰走路才高兴，是吗？”叶卡特琳娜立即回敬道。

彼得气得脸都发白了，把随身携带的长剑抽出了一半，恶狠狠地说：“我要教训教训你。”

“别开玩笑，快走吧。”叶卡特琳娜不把他当回事，脚不停，头不回，径直往前走。

彼得用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嘟哝了两句，把剑放回剑鞘，又继续往前走。

3 大公爱上了跛脚、斜视眼、麻子脸的伊丽莎白·沃伦佐娃，叶卡特琳娜大惑不解

彼得很清楚地知道，整个俄罗斯帝国几乎没有谁能真心尊重他。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应怎样获得俄罗斯人民的心。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他从未喜欢过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他曾经对妻子的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说：“我是普鲁士人，如果我进入普鲁士军队，我完全会以满腔热血为普鲁士国王效犬马之劳，或许我如今会成为统率三军的将军。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他们把我弄到这个该死的国家，让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我当这个该死的大公，真是让我烦透了。”

彼得仍然对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一往情深，他的骨子里仍是个不折不扣的普鲁士人。他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崇拜得五体投地，自称是他的“仆人”。他不顾叶卡特琳娜的劝阻，不顾俄国军官的反对，每天都要从圣彼得堡前往奥拉宁堡，视察安置在那里的荷尔斯泰因士兵。他几乎每小时检阅部队一次。傍晚返回圣彼得堡后，他又像检阅荷尔斯泰因士兵一样，神情严肃，身着普鲁士制服，检阅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床铺上的木偶兵、淀粉兵。侍从们也要跟在他身后装模作样地转来转去，检阅他的部队。

彼得任性而愚蠢的行为反而使叶卡特琳娜赢得了好名声。城府深不可测的叶卡特琳娜知道丈夫的行为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于是，每当丈夫去检阅荷尔斯泰因士兵时，她就要侍从故意在宫廷里大声喊道：

“大公殿下，夫人反对您检阅普鲁士军队，她说，您要检阅就检阅圣彼得堡的禁卫军吧。”

于是，宫廷内外都传诵着大公夫人的爱国精神，仿佛她是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而她的丈夫却是俄罗斯的叛逆。叶卡特琳娜的策略在民族精神很强的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彼得在视察荷尔斯泰因士兵和他的木偶兵之余，就是享受他手术成功后的成果。他同宫女之间那种浅尝辄止的牧歌式的爱情结束了。他拥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情妇。按照叶卡特琳娜的说法，他不仅邀请歌伎和舞女，还“把他从圣彼得堡带来的许多没有教养的良家妇女弄到房子里共进晚餐”。他对妻子毫无感情可言，可他的那些荒唐事从不瞒着她，有时甚至还请她出谋划策。他称她为“智多星夫人”。不管他生气也好，赌气也好，只要一遇到麻烦事，他就跑去找妻子出主意。有一次，他找叶卡特琳娜商量如何接待他倾慕已久的杰普洛娃夫人。叶卡特琳娜写道：“为了讨她喜欢，他在屋里到处摆上了枪、掷弹兵帽子、剑和武装带，以便使她有置身武库之感。我在一旁观看了片刻便离去了。”还有一次他闯进叶卡特琳娜的房间，把一封杰普洛娃夫人写给他的信放到她的面前，还高兴地叫嚷道：“你瞧，她居然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要我务必通读一遍，还要我火速回信。可我哪有闲工夫？我要训练军队，接着吃晚饭，接着去射击场，接着到剧院看戏。我早给她说了我没有工夫。如果她因此生我的气，那我就整整一个冬天不理她。”叶卡特琳娜听后说他言之有理，他便高高兴兴地走开了。

彼得与之鬼混的女人虽多，但他一生中真正动情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刚刚爱上的伊丽莎白·沃伦佐娃小姐。这是个脚微跛，眼睛斜视，塌鼻梁，脸上还有天花留下的斑斑点点的女人。在大公的眼里，她居然比自己娇美的妻子更有吸引力，叶卡特琳娜对彼得的嗜好大惑不解。她虽然出身名门，是副枢密大臣米歇尔·沃伦佐夫的侄女，但彼得决非是为了政治勇于牺牲爱情的阴谋家。她爱上沃伦佐娃惟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她合乎他的口味，不会让他产生自惭形秽的想法。与她丑陋的外貌相配的是她的粗野性情。她嗜酒如命，贪恋床铺，正好可以陪大公醉生梦

引自《波尼亚托夫斯基回忆录》。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死；她爱好唱歌，嘶哑的嗓音与大公在琴上的胡奏配合默契；她举止粗俗，动辄破口大骂，相形之中，大公的扮鬼脸，做丑相倒还略显文雅。因此，大公一见到她就像找到了知音。多年来，叶卡特琳娜以其聪明才智和优雅举止使彼得自愧不如，自卑自弃，以致对她疏远、冷落。如今沃伦佐娃来了，她使彼得产生了自信心，一种相见恨晚，天生一对的感觉在彼得的心里油然而生。

4 彼得笑着对妻子的情人说：

“你这个傻瓜，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要知道我从不吃醋。”

大公的冷落和谢尔盖·萨尔蒂柯夫的离去，使叶卡特琳娜过了一段短暂的隐居式的生活。但这段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755年秋天，英国同法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为了同俄国重新结盟，英国选派了善于交际的查里·汉布赖·威廉斯爵士作为新任大使来到了圣彼得堡。他虽然已经46岁，但仪表堂堂，举上文雅，见识广博，是社交场中的弄潮儿。一到圣彼得堡，威廉斯先生便千方百计接近伊丽莎白女皇，只要有女皇参加的舞会，他便使出浑身解数，企盼得到女皇的青睐，幻想着法国前任大使拉谢塔迪侯爵的艳遇在自己的身上再现。然而，他白白浪费了不少感情。伊丽莎白女皇对他的多情虽然心有所会，但从未有过亲昵的暗示；尤其是当威廉斯想和她谈两国结盟的事情时，她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借故躲开不见。威廉斯眼看就要有辱使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别人。

转向谁呢？未来的皇帝彼得大公似乎无足轻重，他从不过问政治，也没有谁听他的话，当今的俄罗斯帝国，除了女皇，能够呼风唤雨的就是别斯杜捷夫，但他是个狡猾的狐狸，捉摸不透。据说他与大公夫人已和解，并且在极力讨好她，那么就从小公夫人身上下手吧。威廉斯爵士不愧为老练的外交家，他很快就重新找到了突破口。但是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冷遇。他听说过叶卡特琳娜和美男子萨尔蒂柯夫、切尔内绍夫的风流韵事，便颇为自信地向大公夫人频频出击，殷勤地与她跳舞，殷勤地与她交谈。叶卡特琳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却没有表示更多的热情，而且往往同他交谈时，目光却盯着他身边的随员，年轻潇洒的波兰人斯塔尼斯劳斯·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威廉斯爵士终于明白了，46岁的他对大公夫人显然失去了吸引力。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只好让位于波尼亚托夫斯基。

此人年方24岁，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身材略显单薄，与英俊的萨尔蒂柯夫相比，他显然略逊一筹，但他的长处在于他的翩翩风度和高雅的谈吐。他出身于波兰名门望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通晓数国语言，思维敏捷，谈吐机敏而富有哲理；他还游遍欧洲，在巴黎，著名的乔富林夫人曾收他为“干儿子”，对他十分器重。叶卡特琳娜生平就仰慕法国风度，向往伏尔泰精神。她似乎从波尼亚托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和风度。沉寂多时的热情又在她身上迸发出来了。

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在巴黎上流社会受过熏陶，但毕竟是一个情场新兵，在大公夫人面前常常显得腼腆。加之他听说切尔内绍夫、萨

乔富林夫人（1699—1777），曾在巴黎举办沙龙，是当时许多著名哲学家的聚会中心。

尔蒂柯夫都是因为和大公夫人有染，所以被遣出了宫廷，他这个外国人如果再重蹈覆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心存胆怯，驻足不前。别斯杜捷夫知道叶卡特琳娜寂寞难耐，一心想讨好她，便怂恿纳里希金再牵一次红线，把波尼亚托夫斯基引至大公夫人的房间。

纳里希金本来就是酒色之徒，而且也是叶卡特琳娜的备用情夫。在遭受萨尔蒂柯夫冷落的日子，叶卡特琳娜总是隔三岔五地把纳里希金唤到床头，聊以解渴。所以，他对大公夫人的底细了如指掌。现在，既有别斯杜捷夫的怂恿，又有大公夫人的渴望，他自然乐意效劳。其实，波尼亚托夫斯基对叶卡特琳娜的美貌艳羡不已。在他的眼里，叶卡特琳娜“第一次分娩后，身体刚刚恢复过来，同那些美妇人一样，她情韵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肌肤白皙得让人目眩神摇，金色的头发，弯弯的长眉，希腊型的鼻子，十分性感的嘴唇似乎在招引人们的亲吻。圆润的手臂，纤细的腰肢，身材不高，步履轻盈而优雅，话语温柔，笑起来轻松愉快。”在纳里希金的引导下，波尼亚托夫斯基终于在一天晚上壮着胆子走进了叶卡特琳娜的卧室。

此时的叶卡特琳娜已经脱胎换骨了。初遇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时的那个单纯、幼稚和钟情的叶卡特琳娜已随萨尔蒂柯夫的远去而消失了。新生的叶卡特琳娜虽然依旧热烈、多情、纵欲，但增添许多冷静与矜持。她决心不再让自己迷失在男人的怀抱里，不再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男人的感情上。她决心像一名骑士驾驭烈马一样支配男人。她很自信地说：“在我的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想法，而不是妇人之见。人们可以从我身上发现，除了男人的思想与性格之外，我还具有一个娇媚女人的吸引力。”叶卡特琳娜决心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所有的男人一个个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年轻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就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这个寡廉鲜耻的女人的第一个试验品。

那天晚上，叶卡特琳娜故意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缎子睡裙，柔和的灯光下，她那美妙的胴体若隐若现，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香水的芬芳。波尼亚托夫斯基进来了，面对美人，情欲难禁，但毕竟有所顾忌，不知如何是好。叶卡特琳娜却镇静地微笑着，等待着，直到波尼亚托夫斯基试探着扑上来，热烈地拥抱她，亲吻她，叶卡特琳娜终于第一次支配着一个男人度过了疯狂的一夜。

尽管叶卡特琳娜分娩后一直和大公分居，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频繁出入仍然很不安全。于是，他们有时借着夜幕的掩护，乘坐马车来到郊外纳里希金的家中，在那里俨如夫妻般随心所欲做爱。冬天，波尼亚托夫斯基就乘坐雪橇在皇宫外等。有一天，他们差点弄出了人命。波尼亚托夫斯基对这次险情记忆很深，他说：“在我等她的时候，一名下级军官走过来，在我身边转了几圈后，盘问我几个问题。我头戴一顶大软帽，身披肥大的皮大衣。我佯装打瞌睡，就像一个恭候主人的仆人那样。当时，天气寒冷，我却觉得浑身发热。那个军官刚走，大公夫人就来了。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晚上，倒霉事接连不断。途中，我们的雪橇重重地撞在一块石头上，她被抛了下去，一动不动地趴在雪地上，我还

参见《波尼亚托夫斯基回忆录》。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以为她死了呢。幸亏她只是受了轻伤，我连忙把她扶上雪橇。由于出门时忘了带卧室的钥匙，回家后她只好站在门外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宫女偶然过来，给她开了房门。”有了这次惊险之后，他们一般就不再在晚上躲出去了，干脆冒险在紧靠大公卧室的叶卡特琳娜房间里寻欢作乐。

彼得对他们的勾当有所觉察。有一天清晨，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叶卡特琳娜处过完夜，刚刚溜出奥拉宁堡，就被大公派出的卫兵逮住抓了回来。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大清早一个人在皇宫外溜达。大便秘一本正经地问道：

“您是否来看望我妻子，或者在我妻子那儿过夜？”

“绝对不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大吃一惊，不知其用意，连忙否认。

“那么你便是外国派来的间谍。你是否想对俄国大公图谋不轨。你这个包藏祸心的家伙，我要把你关进监狱。”彼得高声叫嚷，似乎动了真气。

叶卡特琳娜听到大公房里吵吵闹闹，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要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去打听。正在这时，纳里希金跑来告诉她波尼亚托夫斯基被大公抓住了。正在审讯。叶卡特琳娜心里一惊，担心出丑闻，但又不好意思找丈夫说情，只好要纳里希金把丈夫的情妇沃伦佐娃请来。她很客气地对丈夫的情妇说：

“我知道您是我丈夫的好朋友，他很信任你。那个被抓的人也是我的波兰朋友，请您转告大公，不要为难他了。”

沃伦佐娃没有想到高傲的大公夫人请她出面调解，这不明摆着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夫人的认可吗？她异常兴奋，连忙要彼得放了波尼亚托夫斯基，并和彼得一起在房间里见了面，彼得一边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笑着说：“你这个傻瓜，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要知道我从不吃醋，早点告诉了我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接着，他走进妻子的卧室，把她拖了过来，四个人一块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从此以后，波尼亚托夫斯基常来奥拉宁堡，与大公夫妇及沃伦佐娃共进晚餐，然后，各带着情妇互相道别，叶卡特琳娜和情夫在一起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

引自《波尼亚托夫斯基回忆录》。

波尼亚托夫斯基当时是以波兰国王公使的身份居住圣彼得堡。

第六章 染指国事

1 在别斯杜捷夫的拉拢下，叶卡特琳娜走出了女皇为她设置的樊篱，对权力产生了勃勃野心

1756年以前的俄国，大公夫人是不敢过问国家大事的，她的职责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这一状况被叶卡特琳娜历史性地改变了。别斯杜捷夫也许是第一个看出叶卡特琳娜政治前途无比宽广的宫廷重臣，所以，1754年在萨尔蒂柯夫的问题上，就主动与她合作，助她一臂之力。威廉斯爵士则很可能是在政治上寻求大公夫人支持的第一个外国大使。当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大公夫人的合欢床上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个英国政客并没有忘记在物质上也给予慷慨资助。叶卡特琳娜本人挥霍无度，从不愿受金钱的约束，而且，她相信小恩小惠，赠送礼品是可以收买人心的。所以，从身边的仆人到宫廷的高官，她都广施恩惠，不断送礼，常常弄得债台高筑。现在，有人主动送钱上门，她正求之不得。仅1756年一年，她得到英国政府贷款至少有五万卢布，至于威廉斯赠送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她在给威廉斯的信中说：“您的慷慨使我感动，我很不好意思再向您开口。”

然而，叶卡特琳娜还来不及报答她的恩人，俄罗斯就撕毁了同英国的盟约，同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共同反对英国和普鲁士。威廉斯未能完成使命，被召回了英国。叶卡特琳娜并没有忘记威廉斯带给自己的种种好处，在他离去后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长信：

我决定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未能亲临贵处当面告别。它将把我最真诚的遗憾带给那个我引为挚友的人……为了以符合您那高尚情操的方式酬谢您，我在此把我的心愿奉告您：我将抓住任何机会使俄罗斯重新回到我认为最符合它真正利益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同英国结成亲密同盟，给予它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使它拥有它应有的压倒法国的优势，这样做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尤其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法国是英、俄的共同敌人，它的强大是俄国的耻辱。

这封信写得如此老练，既表白了私情又不会让反对派抓住任何把柄，因为它处处都在为俄罗斯的利益着想。由此不难看出，27岁的叶卡特琳娜在政治上是何等成熟。

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使叶卡特琳娜迈出了干预国家大事的第一步。当时，腓特烈二世亲率普鲁士军队开进了萨克森，接着势如破竹，横扫西里西亚，又在昂拉格城下大败奥地利军队。别斯杜捷夫作为法国利益的忠实代表，极力怂恿女皇出兵打击普鲁士。俄罗斯军队自彼得一世去世后，因政变迭起，政局不稳，军费匮乏，装备低劣，士兵们甚至没有鞋穿，没有枪使。上层军官怨声载道。现在，战争打起来了，军官都跃跃欲试，因为只有战争才能使统治者认识到军队的重要。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伊丽莎白女皇终于命令著名的大元帅，年迈的阿普拉西率军

1756年至1763年爆发了一场波及全欧洲战争。以英国、普鲁士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另一方。最后，普鲁士、英国取得了胜利。

出击。然而，作为军事家的阿普拉西深知普鲁士军队锐气正旺，而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十分有限，所以，他没有急于同普军交锋；而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但是，别斯杜捷夫却坐不住了。他请他的新朋友叶卡特琳娜利用她的影响力劝阿普拉西元帅采取行动。叶卡特琳娜似乎有些为难，威廉斯爵士的恩情未报，他带来的“礼物”波尼亚托夫斯基还在身边效劳，因此，她对英国及其盟友普鲁士非常同情，而别斯杜捷夫作为她政治上的盟友是一棵非常可靠的大树，她又不想拒绝他的要求。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她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还是给阿普拉西大元帅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写得十分巧妙，没有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大元帅又能明白她的意思。因为，她在信中只是转述了宫廷中的议论，并没有要求元帅怎么做，也就是没有对大元帅下命令。这样，又让任何人抓不住她的把柄。

别斯杜捷夫对这位盟友的表现非常满意，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亲自草拟了一份关于解决皇位继承权的秘密备忘录，并呈送给她过目。根据该备忘录，在女皇驾崩之后，彼得将被拥为帝，但他必须和叶卡特琳娜共同执政。当然，别斯杜捷夫没有忘记为自己保留一份最好的权力：禁卫军司令、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叶卡特琳娜见当朝炙于手热的枢密大臣如此信赖自己，当然心花怒放。但头脑一贯冷静的她，清醒地知道在女皇背后进行权力分配的设计是有巨大风险的，因此，她只是向设计者提出该方案难以实现。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说实话，在我看来，他的备忘录不过是满纸空言，是老头子为了进一步笼络我而抛出的诱饵。”

就这样，在威廉斯的诱导下，在别斯杜捷夫的拉拢下，这个本来就善于支配人的年轻女人，走出了女皇为她和老公设置的樊篱，对权力产生了勃勃野心。

2 淫荡的生活使伊丽莎白女皇未老先衰， 美酒和男人成了她维持生命的两味良药

1757年以后，伊丽莎白女皇对情欲的放纵与对迷信的虔诚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天，她常常站在神像前喃喃低语，一连数小时顶礼膜拜，不知是在祈求神灵的保佑，还是在忏悔内心的不安。她有时似乎犯有痴呆症，神思恍惚，认不清跟前的人，也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整个人处在麻木不仁的痴呆状态。神志清醒后又特别容易受惊，总担心有人要谋害她。这种无端的恐惧使她每天都要换一间房子睡觉，从不在同一间房子里连续过两夜。神经的紧张，生活的放荡，已使47岁的女皇未老先衰。她步履蹒跚，精神萎靡，看歌剧的时候常常边打盹边流着涎液。她完全依靠酗酒来提神，酒和男人成了她维持生命的两味良药。

据瑞典外文官约·卡斯特拉写道：“伊丽莎白的放荡行为与年龄成正比，她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情欲的兴趣与日俱增。她常常无节制地饮酒，酒后便淫心大发，甚至连别人替她宽衣解带都来不及。因此，她命令官

女替她做了无数套不用扣扣子的衣服，早晨穿的时候由宫女用针线稀疏地缝几针，以便晚上能用剪刀两三下就脱掉。宫女们替她脱光衣服后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根据女皇的需要，叫进一二个等候在外面的健壮男人，用他们的青春活力使女皇提起精神。”女皇晚年试用的年轻健壮的男人们中，只有一个人能使女皇满意，他就是伊凡·朱瓦洛夫。因此，他接替了拉祖莫夫斯基的职务。日夜陪伴在女皇身边。他比女皇年轻 22 岁，长着一张英俊的脸孔，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鼻梁挺拔，嘴唇性感。当过艺术学院院长。伊丽莎白对他言听计从，让他担任了国家调查局局长，也就是秘密警察头子。而他千方百计想把别斯杜捷夫推翻，以便取而代之。

伊丽莎白本来就厌恶政事，现在更是无暇顾及了。整个朝廷充满了流言和阴谋。叶卡特琳娜和别斯杜捷夫的暗中勾结，成了路人皆知的秘密。1757 年 8 月，阿普拉西元帅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命令俄军出击了。俄军先后在梅梅尔、格罗斯—耶报道夫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腓特烈军队。捷报传来，俄罗斯举国欢腾。法、奥等国也欣喜若狂，他们以为普鲁士的灭亡之日即将来临。然而，人们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阿普拉西元帅却下令俄军全线撤退。遭受重创的普鲁士军队士气低落，准备停战，忽闻俄军撤退，一时难以置信。具有战略眼光的腓特烈二世却看出俄军的后撤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惟一正确的战术。因为军用物资匮乏的俄军战线一拉长，后勤立即无法保障，不撤退就会被动挨打，甚至困死饿死。于是，他便率领普鲁士军队从容地收复失地，重新捡回了刚刚失去的胜利。这是别斯杜捷夫不愿意看到的。他连忙请求叶卡特琳娜再次给大元帅写信，劝他“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坚决停止撤退，继续打击普鲁士军队。叶卡特琳娜也真的给阿普拉西写了信。他们的行为立即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和反对派的攻击。

3 别斯杜捷夫被捕了，叶卡特琳娜镇静地问检查官道：
“公爵先生，是否发现了新的罪行，或者新的罪犯。”

阿普拉西大元帅的撤退，给了俄国人当头一棒。昏昏庸庸的伊丽莎白女皇听了身边一些大臣的指责，也怀疑大元帅对祖国的忠诚，便下令将他调回，软禁起来，并派人调查他撤军的原因。虽然调查的结果证明：俄国军队的撤退完全是因为后勤供应无法保障，枪支弹药缺乏，有的士兵甚至用弓箭作战，且粮食供应中断了数天，不撤也要饿死。但是，女皇的新宠朱瓦洛夫、副枢密大臣沃伦佐夫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要借此事件，扩大打击面，把自己的政敌一个个置于死地。他们露骨地指责别斯杜捷夫和叶卡特琳娜被英国和普鲁士收买了，专为英国和普鲁士服务，是他们指使阿普拉西撤退的。他们甚至说，别斯杜捷夫正在拉拢大夫人，准备趁女皇健康不佳篡夺皇位。法国大使德洛皮塔尔侯爵也添油加醋地支持他们的指责。

1758 年 2 月，别斯杜捷夫终于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叶卡特琳娜以前的俄语教师阿道都洛夫和她的好朋友叶拉金。不言而喻，女皇相信了沃伦佐夫等人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叶卡特琳娜预感到即将大祸临头。别斯杜捷夫草拟的关于皇位继承的文件足以使她关进监狱，还有写给阿

普拉西的信，女皇会怎么看呢？她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别斯杜捷夫案情的发展。

她又一次遭到了冷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她，惟恐受到牵连。没有人同她谈及此事，更没有人向她表示慰问。彼得一脸幸灾乐祸的神情，就像是他亲自打垮了敌人。他既不与妻子共进晚餐，也不同妻子一起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好像是告诉人们：他与妻子毫不相干划清了界线。波尼亚托夫斯基也处境危险，因为沃伦佐夫发现了 he 写给别斯杜捷夫的一封信，女皇正在考虑要求波兰国王把他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就假装染上了肺病，白天躲在自己的官邸中不出门，晚上再偷偷地溜进大公夫人的房间。叶卡特琳娜在此孤独的时刻，确实离不开他，但她毕竟是个有主见的女人，不想让别人抓住把柄，将自己的情人驱逐回去，于是，她便要求波尼亚托夫斯基暂时不要来她的房间。

帝国为了加速审讯别斯杜捷夫案件，成立了以朱瓦洛夫伯爵、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和布杜林元帅为首的强有力的专案班子。别斯杜捷夫被捕后的第三天晚上，叶卡特琳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为纳里希金的婚礼举行盛大的舞会。朱瓦洛夫等三人也应邀出席了舞会。舞曲一支接一支，叶卡特琳娜抑制住内心的不安，故作镇静，欢快地跳着、笑着，丝毫看不出她已危机四伏，倒像是巨大的胜利正在向她走来。不错，她平静的外表正掩盖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她不打算坐以待毙，而要主动出击。

午间休息时，她突然快步走到特鲁别茨科依身边，脸含微笑地问：

“公爵先生，您忙碌了几天，是否发现了新的罪犯？或者发现了新的罪行？”叶卡特琳娜目光炯炯，特鲁别茨科依不敢对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有犯罪嫌疑的女人居然会如此镇静地询问办案官员。他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如实地嗫嚅答道：

“夫人，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至今仍无新的发现。”

叶卡特琳娜这下真的镇静了，她更加自信地走到布杜林元帅的跟前，大胆地说道：

“也许我应该祝贺您有了新的发现。”布杜林一愣，立即明白了大公夫人的意思，立即摇摇头说：

“不，我们甚至还不清楚别斯杜捷夫究竟为什么被抓起来。”

叶卡特琳娜的火力侦察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她明白了有些人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女皇至少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定她的罪。第二天，荷尔斯泰因公使斯坦布凯又给她带来了好消息：别斯杜捷夫把那份关于解决皇位继承权的秘密文件“付之一炬”了，请大公夫人尽管放心。叶卡特琳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别斯杜捷夫这个老狐狸的机敏佩服得五体投地。

4 叶卡特琳娜又怀孕了，可她的丈夫 却公开声称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

别斯杜捷夫的案件依然在调查之中，女皇对叶卡特琳娜的冷淡仍旧未改，但叶卡特琳娜却在寂寞中又孕育了一条新的小生命，她再次怀孕了。她的腹部日益隆起，躁动的婴儿常常踢得她呕吐不已。她经常烦躁不安，却又无法发泄。人们的风言风语不时传入她的耳朵：有人断定孩

子的父亲是那个叫做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也有人认为大公可能是真正的父亲。叶卡特琳娜对此充耳不闻，她自己心中有数。

在这件关系到名誉问题的大事上，大公却表现得极为大度。有一天，他在和纳里希金、沃伦佐娃等共进晚餐时说：“你们看，我的妻子又怀孕了，但这不是我的功劳。天知道她这是和谁做的好事！我可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纳里希金听了觉得挺有趣，第二天就模仿彼得的神态语调，把原话告诉了叶卡特琳娜。

她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因为彼得如果将这话传了出去，在孩子出生后又不承认父子关系，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到时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将十分悲惨。她坐不住了，晚上就请丈夫共进晚餐。彼得如约而至，并且带着情妇沃伦佐娃，他以为这又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当他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叶卡特琳娜却突然发问了：

“你又要做父亲了，你不高兴吗？”看到她锐利的目光，彼得躲躲闪闪，不愿或者不敢回答。

“据说你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那好，今天，请你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说你从未上过我的床，说你跟这个孩子毫无关系。你发誓吧，我将要求亚历山大·朱瓦洛夫裁决。他可是帝国最高审判官。”叶卡特琳娜用熠熠发光的眼睛直盯着彼得威胁道。亚历山大·朱瓦洛夫就是女皇宠臣伊凡·朱瓦洛夫的叔叔，那个面部抽搐的秘密警察头子。

彼得心虚了，不敢发誓，因为他确实在陪伴沃伦佐娃的空隙光顾过妻子的床头，孩子究竟是谁的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但当着自己情妇的面被妻子问得哑口无言，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气呼呼地说：

“见你的鬼去吧！我不想再听到别人议论这件事了。”然后，带着沃伦佐娃起身走了。

以后，确实再也没有听到彼得谈论孩子父亲的事了。叶卡特琳娜凭着自己的勇敢和镇静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此时，她已意识到和丈夫的决裂在所难免，因为彼得已经把她抛下，带着情妇登上了他的命运之舟，但是等待彼得的命运之舟的将是灭顶之灾。她是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同彼得的命运绑在一起的。她在《回忆录》写道：“问题在于，或者将和他同归于尽，或者会因他断送前程，或者要在一场根据这位大公体力和智力可以预见到的灾祸来临之前把我自己、我儿子甚至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

第七章 以柔克刚

1 叶卡特琳娜在产房里用屏
风搭起一个暗室，天天在
里面接待她的情夫和好朋友

斯杜捷夫的案件毫无进展，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拖了下来。

叶卡特琳娜腹中的婴儿也急着要降临人世。1758年12月9日晚，她开始感到阵痛，连忙要女仆费拉奇斯拉沃娃夫人去通知大公和女皇。不一会儿，彼得过来了。他穿一身普鲁士军队制服，脚蹬带马刺的长靴，斜披肩带，腰佩长剑。走路时一摇一晃，眼睛猩红，嘴巴还打着饱嗝，一看就知道他又喝醉了。叶卡特琳娜忍着痛疼，对他说：

“这是生孩子，又不是打仗，干吗这身打扮？”

“我以一个勇敢的普鲁士军官的身份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将保护你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你正需要支援。”他说话时几乎站立不稳。

叶卡特琳娜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你喝多了。过一会儿女皇就要来，她见了会不高兴的，尤其是你这身外国军服。你先回去休息吧。”彼得对女皇一直十分畏惧，他连忙转身踉踉跄跄地出去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叶卡特琳娜痛苦地高声喊叫起来。在助产婆的努力下，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就在这时，女皇和已换服装的大公走进了产房。听到婴儿的哭声，女皇忙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助产婆说是女孩。伊丽莎白女皇立即高兴地喊了起来。

“看，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安娜就跑出来了。”

叶卡特琳娜原打算如果生个女婴，就取名叫伊丽莎白，以讨好女皇。不料女皇却先取了个名字，而且用的是她姐姐即大公母亲的名字。接下来，一切都是上一次的重复。女皇指挥人给婴儿行了洗礼后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孩子的母亲同上次一样被遗忘在产床上，无人照料。叶卡特琳娜这次只得到6万卢布的奖赏，比上次少了4万，大概女皇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有了上一次躺在床上吹穿堂风的教训，叶卡特琳娜借口受了风寒，要求女仆费拉奇斯拉沃娃夫人在床头拉起一道高高的屏风。屏风里头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可容纳3至4人的密室。这个密室给叶卡特琳娜的哺乳期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她的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她的好朋友纳里希金就常常躲在密室里陪她聊天，给她带来宫廷内外的奇闻与轶事。波尼亚托夫斯基来时总是戴一头金黄色的大假发套子，穿一身黑色礼服，卫兵不认识他，就拦住他问道：“你是谁？”他就做一个弹琴的动作，然后说：“大公的音乐师。”叶卡特琳娜每每见到他那滑稽的模样，总不免要开心地取笑一番。外人去探望她，都要问床头拉这道屏风挡什么，她便微笑着答道：“便桶。”有一次，纳里希金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密室里呆得肚子饿了，叶卡特琳娜连忙把仆人喊来，说自己的肚子饿极了，要她多送几盘好吃的上来。然后，她和她的朋友们共享佳肴。仆人再上来收拾空盘子的时候，对大公夫人如此惊人的食量十分惊讶。等她走后，

叶卡特琳娜和她的朋友们笑个不停。

2 叶卡特琳娜虚张声势，嚷着要回德国

1759年3月的一天，波尼亚托夫斯基给叶卡特琳娜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信的末尾邀请她去歌剧院看一部喜剧。他说：“您已差不多三个月没有露面了，有不少谣言说您被女皇软禁起来了。据说女皇今晚可能会去看喜剧，您如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见上女皇一面，则人们自然会恢复对您的信任与尊敬。”叶卡特琳娜确实动心了，便答应一定去。

她刻意修饰了一番正准备出门时，朱瓦洛夫跑来了，他抽搐着右脸对叶卡特琳娜说：“大公殿下希望您今晚不要出去，他已叫下人不准备马车了。”叶卡特琳娜立即火冒三丈，大声吼道：

“谁也别想阻止我！难道我观看一场有益的喜剧的自由都没有了吗？难道有谁想把我软禁起来吗？没有马车，那我就走着去！”她边说边往门外走去。

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的女官沃伦佐娃没有动身的意思。她立即明白了大公阻止她看戏的真实原因：他肯定是和沃伦佐娃有约会。如果她去歌剧院，就会把沃伦佐娃也带去，他们的约会也就泡汤了。但叶卡特琳娜不愿迁就彼得而就此罢休，她要借机扩大事端，向女皇一吐胸中烦闷。于是，她决定先返回房间给女皇写信。她后来回忆时说：“我开始用俄文向女皇写信，尽可能写得动情恳切。我首先真诚地感谢她在我来俄国后给予我的宠爱和恩赐。但遗憾的是我被陛下错爱了，因为，无论我怎样尽心尽责，也无法引起大公对我的爱情。相反，他对我只有怨恨。我一切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消遣都被禁止，我在宫中形同幽禁，孤苦伶仃。因此，我恳请陛下以她认为适合的方式把我送回德国老家。至于我的两个孩子，我相信他们在女皇陛下的照料下，远胜于我本人的抚养。我将无牵无挂地陪伴母亲了此余生，我将每天都祈祷上帝保佑您，保佑大公，保佑我的孩子，保佑俄罗斯帝国。我长期以来由于悲伤忧郁，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因此，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以求苟延性命。恳请陛下恩准。”她把信交给亚历山大·朱瓦洛夫，请他立即转呈女皇陛下，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套间。门外有一辆准备好了的马车在等候她。显然，在她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彼得和朱瓦洛夫已经让步了。

叶卡特琳娜真的想回德国吗？她德国的老家现在情形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1747年她的父亲与世长辞了。1757年，腓特烈二世派兵占领了采尔布斯特公园，因为有个法国军官在公园打死了前去抓他的普鲁士士兵，叶卡特琳娜的哥哥被迫逃往汉堡。她的母亲约翰娜则流亡巴黎，并且已改名叫奥尔登堡伯爵夫人。由于她喜欢干预政治和爱争风吃醋的秉性，在法国也弄得声名狼藉，经济拮据，生活困顿。法国驻俄国大使德洛皮塔尔在俄国副枢密大臣沃伦佐夫的唆使下，甚至要求本国政府驱逐约翰娜。法国当时以民主和开放著称于世，是“许多不幸的公爵们的避难所”。他们不想因此损害自己的形象，更不想和她的女儿、俄国大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

引自《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公夫人叶卡特琳娜结怨。所以，约翰娜得以留在巴黎过着寒酸的移民生活。自 1744 年踏上俄罗斯国土，叶卡特琳娜就把俄国当成自己真正的祖国，一心一意俄罗斯化。她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看得高于一切，对家乡的亲人，对故乡的山水，毫无留恋之情。现在，她能割舍 15 年来辛辛苦苦挣到的地位，返回人去楼空的穷僻的什切青吗？不，她一万个不愿意，她是在冒险。除此之外，她别无赌注。

也许是伊丽莎白女皇忙于自己的娱乐，也许是她对叶卡特琳娜的装腔作势不以为然，反正大公夫人的信送去之后，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

3 伊丽莎白女皇气势汹汹，兴师问罪；大公夫人痛哭流泪，以柔克刚

叶卡特琳娜满以为她那虚张声势的信会引起女皇的重不料，女皇依旧冷冷淡淡，毫无反应。宫廷中甚至谣传别斯杜捷夫已经出卖了大公夫人，说她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将会受到女皇严厉的惩罚，最轻也会逐回德国。叶卡特琳娜内心十分紧张，但她不是一头任人宰割的小绵羊，而是善于抓住时机的猎豹。她初到俄国时赢得女皇的同情和宫廷上下称赞的情境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她决心把这段历史重演一遍。

她先是以一个希腊东正教教徒的形象，天天前往教堂祈祷，想用她的虔诚感动那些对她怀有敌意的人。她坚持了两个多星期，但这一次没有效果。大公的朋友布洛克道夫反而到处散布谣言说，大公夫人是“正在流泪的毒蛇，决不可同情”。叶卡特琳娜忧心如焚，晚上常常失眠，弄得神经有点衰弱，人也憔悴了不少。她索性装病躺在床上，整天不出门。亚历山大·朱瓦洛夫连忙找来御医给她诊治。御医看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虚弱。叶卡特琳娜被他们弄得烦躁不已，尖叫着把他们轰了出去。

15 年前，当她重病在身时，她要求请来东正教神甫肖多斯基为她祷告，这件事使她誉满宫廷。现在她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过，她要的不是普通神甫，而是女皇的神甫杜比昂斯基。叶卡特琳娜知道女皇十分迷信，对神甫非常敬畏。她很巧妙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神甫，实际上是希望他能从中周旋。听了叶卡特琳娜如泣如诉的“忏悔”，聪明的神甫明白了大公夫人的意思。他走时说：“孩子，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的灵魂是洁净的。”并出主意说：“你继续恳请陛下送你回生育你的故土去吧，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但是，女皇不会让你离开你所热爱的新的祖国的。仁慈的上帝会保佑你的，孩子。”第二天，亚历山大·朱瓦洛夫就跑来对大公夫人说，陛下将在今晚接见她。显然，神甫又给叶卡特琳娜带来了一线光明。

1759 年 4 月 13 日晚上 9 点多钟的时候，叶卡特琳娜就梳妆完毕，紧张地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时候到来。她把与女皇见面的全部动作、表情都仔细地设想了一遍又一遍；把要说的话推敲了又推敲；把女皇可能要提的问题猜了再猜。在未见面之前，她就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她对自己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幸运和不幸运，如果你感到不幸运，那么，你就要奋起战胜它。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争取。”直到凌晨一点钟，亚历山大·朱瓦洛夫才过来通报大公夫人，说女皇正在等候她。

会见地点在女皇的化妆室。叶卡特琳娜一进去就发现自己错误地估

计了形势：这不是她和女皇俩人之间的谈心，她的丈夫和女皇的情夫伊凡·朱瓦洛夫早已等候在里面，她的监护人、秘密警察头子亚历山大·朱瓦洛夫也没有退场，他们洋洋得意地坐在进门的靠左边。显然，这将是一次审讯与申诉的艰难会见。

女皇在卧室里还没有出来。叶卡特琳娜打量着这间似乎变得陌生的房子，进门靠右边有一扇门，那是通向女皇卧室的；房子的正中靠墙，是一个大理石梳妆台，台面上有一个女皇盥洗用的金盆。突然，叶卡特琳娜的眼睛盯着金盆出神，那里面有一札信纸。信纸的样式她十分熟悉，莫非是她写给阿普拉西大元帅的信？是否还有其他的什么证据？进门时她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现在，她有点心虚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到最后无可挽回的地步，战斗还没有开始，她决不能先乱了方寸。她必须调整策略：以一个可怜的弱者形象哀求女皇，让女皇在精神上得到满足的同时忽略她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在这时，右边的门开了，伊丽莎白女皇出现了。

她目光威严地瞥了叶卡特琳娜一眼，然后扬起头径直走到梳妆台旁边的座椅上。亚历山大·朱瓦洛夫、伊凡·朱瓦洛夫和大公连忙起身致意。叶卡特琳娜立即跪在女皇脚下，喊了一声“陛下”，便泪雨纵横、泣不成声。痛哭了好一阵，然后才哽咽着把早已编好的话动情地倾吐出来。她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一句要咽半天，活像一个被大人欺侮的小孩子，希望回到父母的身边。多情善感、喜怒无常的伊丽莎白女皇很快也跟着抹眼泪、擦鼻涕，忘记了自己是个审判官，仿佛变成了一个充满同情心的观众。待叶卡特琳娜倾诉完了，她才关切地问：

“你父亲早已去世，你母亲流亡巴黎，什切青没有什么亲人的，回去后怎么生活。”

“唉，我母亲确实同我一样，非常热爱陛下和陛下的国家，因而受到了腓特烈国王的迫害。”叶卡特琳娜早就准备着女皇有此一问，故而对答如流，出语惊人，把自己的母亲都描绘成女皇的崇拜者和俄罗斯利益的牺牲者。女皇完全被她支配了，她伸手拉起一直跪在地上的叶卡特琳娜，用爱怜的口气对她说：

“我不会让你走的，要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当初你身染重病时，我为你流了多少泪。”

叶卡特琳娜感到胜利在望了，她用熠熠有神的目光盯着女皇。伊丽莎白为了避开她的目光，把头转向梳妆台。金盆里的一札信件很醒目地展现在她眼前，似乎在提醒审讯的主要内容尚未开始。她立即转过头来，狠狠地盯着叶卡特琳娜，厉声说：

“你竟敢干预国家大事！”

“请陛下再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叶卡特琳娜不慌不忙，装作不明白的样子。

“你竟敢干预阿普拉西大元帅的军事指挥！”

“我从未这样做过。”

“这是什么？你写给元帅的信件！你胆敢否认吗？”女皇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不否认，我错了，陛下。我不应该给他写信。但是，您看了这几封信，您就知道我并没有干预元帅的指挥。一封信只是向他谈了人们

对于战争的议论；一封信恭贺他喜得贵子，另一封信是新年问候。”叶卡特琳娜从容不迫，轻描淡写。

伊丽莎白女皇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只知享乐的女人，听她这么一解释，反倒觉得她是清白无辜的。但在面子上她不能输，女皇的威严还是要维持的。于是，她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训斥道：“作为大公夫人，你惟一的职责就是：引起并保持大公对你的爱情，保证皇室后继有人，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和母亲。别的事情，尤其是军国大事，你是绝对不能参与的。”

“是的，陛下，您的教诲我铭记在心，永世不忘。”叶卡特琳娜非常卑谦地答道。

一场对敌人的审讯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家庭成员间的恳谈会。叶卡特琳娜满心欢喜，伊丽莎白女皇也觉得没有必要再耽误时间了，准备起身结束会见。这时，彼得却跳了出来，指着自己的妻子高声喊道：

“不要相信她的谎话，舅母，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彼得一副爱告状无能的大男孩形象，伊丽莎白一看就皱眉头。

叶卡特琳娜立即反驳道：“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您的妻子呢？难道我做得不夠好吗？难道您非要把我赶走才高兴？”

彼得确实是想借此机会把叶卡特琳娜赶走，至少是打倒，以便让他的情妇沃伦佐娃取而代之。但被叶卡特琳娜这样一点破，他又觉得无话可说了，他根本就不是妻子的对手。

伊丽莎白不想听他们夫妻间的争吵，疲惫地挥挥手，要他们都出去，只把伊凡·朱瓦洛夫留了下来。

4 情人被驱逐，盟友遭流放，母亲客死他乡，叶卡特琳娜突然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和女皇的会见，叶卡特琳娜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使女皇相信了她与别斯杜捷夫一案没有联系。在这一事件中，年迈的阿普拉西大元帅因中风而死去，别斯杜捷夫也机智地保住了脑袋，只是被放逐到他自己的田庄。受牵连的叶卡特琳娜的俄语教师阿道都洛夫等人也受到类似的处罚。叶卡特琳娜虽然免遭处罚，但她的境况也相当不好。首先是她忠实的女仆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被调走了，接着，她的情夫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又被驱逐回波兰。叶卡特琳娜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沉重。来自大公的威胁也让她感到心寒。彼得和沃伦佐娃打得火热，常常带她出入公共场所，毫无顾忌，俨然合法夫妻一般。

叶卡特琳娜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切都说明伊丽莎白女皇对自己仍怀有很深的敌意。虽然多情的女皇一时被自己的眼泪所打动而失去了主张，但过后仍然会把她作为主要防范对象加以孤立。大公夫人没有猜错，伊丽莎白女皇越来越感到精力不济，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近来，她常常梦见大公夫人和大公变成两个面目狰狞的厉鬼，把她扔进一个无底深渊。她在睡梦中尖叫着惊醒后，老怀疑大公迫不及待地盼她死亡，而叶卡特琳娜也会趁机捣乱。因此，她加紧了对大公夫人的控制，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把她身边的忠实于她的人赶走，斩断她的爪牙，让她孤立无援。于是，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赶走了，弗拉奇斯拉沃娃夫人被赶走了，别斯

杜捷夫、阿道都洛夫等被放逐了，叶卡特琳娜确实感到了空前的孤独。1759年4月，她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小女儿安娜公主也夭折了。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叶卡特琳娜整日以泪洗面，人也消瘦了一圈。

但她不是那种逆来顺受、坐以待毙的女人，她又故伎重演，嚷着要回德国，说她无法忍受人们的迫害。她天天都到女皇的行宫，要求晋见女皇，弄得伊丽莎白女皇烦躁不安，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1759年5月23日晚，女皇单独会见了叶卡特琳娜。一见面，伊丽莎白就不耐烦地问道：

“你为什么又吵着要回德国？”

“陛下，您知道，大公并不爱我，他一直希望把我赶走。我在这里连自己的孩子也见不到，可怜的小安娜……嗯……嗯……”叶卡特琳娜说到这里，伤心地抽泣起来，女皇连忙掏出手帕跟着流泪。“她一出生我就没有见过面，今后永远也见不到了，嗯……嗯……”

“我也同你一样伤心，好了，让她纯洁的灵魂在天堂里得到安息吧。”伊丽莎白一边擦着泪眼一边安慰道。接着，她话锋一转：“你要如实告诉我，保罗和安娜真正的父亲是谁？”

叶卡特琳娜心中一惊，不知变化莫测的女皇究竟是什么意图，但她还是很快就镇静下来，貌似诚恳地答道：“陛下明察，由于大公的生活原因，在乔戈洛科娃夫人的安排下，我和萨尔蒂柯夫先生为了帝国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后来，大公也能履行丈夫职责了，保罗完全可能是大公的亲生子。”她不敢提及别斯杜捷夫对他们不道德行为的支持。

伊丽莎白点点头，说：“从保罗的长相来看，非常像大公，但愿他比大公聪明。那安娜呢？”

“嗯……嗯……陛下就不要再提可怜的小安娜吧，我还从没有见过她。”叶卡特琳娜巧妙地把伊丽莎白的嘴堵上了，谁还好意思老是提及那个可怜的小小亡灵呢？

“据说别斯杜捷夫和你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可有此事？”女皇的脸色突然由悲伤变得凶狠，一双圆睁的大眼睛盯得叶卡特琳娜头皮发麻。她立即把头低下，毕恭毕敬地答道。

“上帝可以作证，我对陛下是无限热爱和忠诚的。我自来俄国，别斯杜捷夫就一直反对我，他怎么会推心置腹地同我签什么秘密协议？如果有人这样对陛下说，那他是别有用心。”

伊丽莎白反倒无话可说，便转换话题：“没有联系就好。至于孩子，你以后每周都可去看望一次。”说到这里，她停顿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叶卡特琳娜一眼，继续说：“你确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如果我的外甥有你一半的才智就好了。”女皇又显得十分疲倦了，叶卡特琳娜见目的已经达到，就主动告辞。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回德国的事了。不久，她母亲在法国病逝，她与故国亲人的联系就此彻底割断了。虽然她的母亲没有给她带来过什么欢乐与帮助，但毕竟是她比较放心的朋友和谈话人。现在，她甚至比初来俄国时更感到孤独。但孤独对于她来说并非坏事，每一次孤独中她总会好运当头，每一次孤独中她都能奋起攀上新的台阶。这一回呢？她又会在孤独中创造什么奇迹呢？

第八章 韬光养晦

1 彼得引狼入室，给叶卡特琳娜带来了奥尔洛夫五兄弟

1758年8月25日，俄普发生了著名的祖尔多夫战役，在这一战役中，双方都死伤了十几万人，普鲁士国王的军事参谋施韦林伯爵也被俄国俘虏。1759年春天，这位战俘却作为一名高贵的客人来到了彼得堡。宫廷的达官贵人们不像军官们那样对他充满了敌意，相反，他们盛情地款待这位来自敌国的客人。彼得对他的到来更是欣喜若狂，接二连三地宴请他，并充满激情地对他说：“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误会，您永远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和朋友。我和您一样，愿意为国王陛下效劳。”彼得依然对普鲁士一往情深，为了表示他的敬意，他安排两名军官充当施韦林的警卫。其中有个叫格里戈利·奥尔洛夫的军官，曾在祖尔多夫战役中三次负伤，是个拼命三郎式的战斗英雄，他是来彼得堡休养的，却被彼得安排当了他手下俘虏的警卫。一个偶然的机使投入了叶卡特琳娜的怀抱，帮助她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格里戈利出身于一个普通地方行政长官家庭，共有五兄弟，老大伊凡，他排行老二，接下来是阿列克谢、费多尔和弗拉基米尔，全部在禁卫军服役，都是下级军官，人称“五虎”。格里戈利虽然智力平庸，学识有限，更无风度可言，但他却仪表堂堂，身材修长，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打架斗殴、赌博酗酒、追求女人，他无所不作，胆大妄为。有一次他喝酒身上没有带钱，当店主向他讨账时，他居然抽出马刀，一下割掉了那人的耳朵。他在情场的功夫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他的上司彼得·朱瓦洛夫是女皇的情夫伊凡·朱瓦洛夫的堂弟，彼得·朱瓦洛夫的情妇叶列娜·库拉金公爵夫人是彼得堡有名的美女，格里戈利居然无视自己上司的权势，明目张胆地引诱库拉金，并最终把她争夺过来。彼得·朱瓦洛夫气得暴跳如雷，正打算寻找机会置格里戈利于死地的时候，却突然患病身亡。男人们虽然都指责格里戈利的行为，却又羡慕他的运气；女人们则对他的冒险精神充满了激情。孤寂中的叶卡特琳娜也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狂妄之徒。

1760年2月10日，彼得把施韦林伯爵作为贵宾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格里戈利自然也来了，叶卡特琳娜礼节性地坐到了大公的身旁。女皇因健康原因没有出席。彼得便肆无忌惮地穿一身普鲁士军服，他甚至也让施韦林伯爵换上了一套普鲁士军装，他神气活现地端起酒杯，说：

“伟大的普鲁士王国的施韦林伯爵的到来，使我感到万分荣幸。来，首先为天才的普鲁士国王干杯！”

叶卡特琳娜觉得这不是久留之地，彼得完全是瞎胡闹，前方俄普正打得不可开交，普鲁士军队在腓特烈二世的率领下，骁勇善战，俄奥联军死伤惨重，俄国大公却在为敌人大唱赞歌。叶卡特琳娜心里不是滋味，虽然她出身于普鲁士，但现在她全部的感情都属于俄国了。同时，她也发现了另一个人面有怒色。那便是坐在施韦林伯爵身旁的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其实，他们一见面就引起了彼得的注意。格里戈利魁梧的身材和英俊的相貌，再加上关于他的风流韵事，立即引起了叶卡特琳娜种种美好的遐思。格里戈利同时也对她成熟的风韵和娇美的容颜，产生了一

股难以遏止的欲望。他们灼热的目光不时碰撞在一起，然后又依依不舍地移开。当叶卡特琳娜看到格里戈利对大公的话露出不满的神情时，她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个美男子是上帝送给她的礼物，他的作用将远远不止于床上。当他的目光再次飘过来时，她意味深长地给了一个眼神，然后找个借口起身告辞了。彼得立即要沃伦佐娃上来填补了空缺。

当天晚上，胆大包天的格里戈利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叶卡特琳娜的卧室，他们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搭档，省略了多余的客套和过渡，直接进入到了实质性的交流阶段，一阵疯狂之后，他们又互诉爱慕之情。叶卡特琳娜甚至还提到了他的四位兄弟，说她对他们的英名耳闻已久，称赞他们兄弟是真正的俄罗斯军人，是民族的英雄。格里戈利听得心花怒放，第二天就把大公夫人的话告诉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又添油加醋地传给了禁卫军的所有官兵。于是，军营中到处都在传颂着大公夫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奥尔洛夫兄弟更是公开声称愿为大公夫人赴汤蹈火。

这样，叶卡特琳娜委身于这个粗鲁的酒色之徒还是合算的，她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又赢得了下级军官的支持，当年伊丽莎白不就在禁卫军普列奥布拉仁斯步兵团的护送下登上女皇宝座的吗？谁知道叶卡特琳娜是否准备沿着她的老路再现历史那惊人的一幕呢？

2 帕尼和格里戈利互相隐瞒，竟献殷勤，叶卡特琳娜感到非常惬意

1760年，伊丽莎白女皇召回了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尼基塔帕尼先生，任命他为小大公保罗的老师。熟知宫廷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颇有来历。10年前，刚刚29岁的帕尼，雄姿英发，学识渊博，是当时枢密大臣别斯托捷夫的得意门生，也受伊丽莎白女皇的青睐。老谋深算的枢密大臣打算把他安排到女皇情夫的宝座上去。有一次，机会来了，女皇的情夫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外出未归，别斯托捷夫立即精心策划，在女皇沐浴的时间要帕尼送一份文件过去。帕尼本是情场好手，追起女人来很有章法，但这一次当他站在女皇的浴室门口时却有些犹豫了，也许是头一天晚上的纵欲过度，他感到十分疲倦，情绪不高，便在浴室外的一把木沙发上躺下来休息，等候女皇出来。不料，他一躺下就睡着了，直到女皇沐浴完毕，他还在门外做着美梦。伊丽莎白看见他睡觉的样子尽管很动心，但对他居然在自己的浴室门外酣然入睡不肯原谅。第二天，他就得到了女皇的旨意，被派往哥本哈根任大使，后来又到了斯德哥尔摩。

帕尼重返彼得堡时，一想起要会见女皇就怦然心动，他甚至还幻想着重新爬上女皇的龙床。但当他真的见到女皇时，却又灰心丧气，女皇的容颜今非昔比，动人的风韵荡然无存，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个笨拙臃肿的老太婆。10年的光景怎么就把一个少妇的丰姿冲刷得一干二净？帕尼简直有些目不忍睹。其实，帕尼也只是自作多情而已，伊丽莎白召他回来，并非想重续前缘。现在她身边的伊凡·朱瓦洛夫不到30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侍奉起来尽心尽意，不知疲倦，她还不想让别人取代他。女皇看重的是帕尼的政治才干。

帕尼在思想上十分同情奥地利和法国，对普鲁士深怀敌意。所以大公彼得对普鲁士的狂热崇拜令他吃惊，也使他非常反感。他的目光自然转向了老成持重、风韵撩人的大公夫人。叶卡特琳娜也在关注着他。别

斯杜捷夫的被捕使她如断一臂，无人替她在女皇面前周旋，无人同她谈论政治，无人替她出谋划策。现在，精明能干的帕尼来到了彼得堡的政治漩涡中心，这不是天赐其人么？看到他对自己频送秋波，叶卡特琳娜心中暗喜，多一个帮手不是坏事。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接触会谈。叶卡特琳娜每周一次探望保罗的日子，是他们难得的交谈良机。利用这个机会，叶卡特琳娜往往告诉他下一回幽会的时间。然后，帕尼在约定的时间里迫不及待地赶到大公夫人的房间里。他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政治，是女皇死后的局势及叶卡特琳娜所面临的危险。当然，忙里偷闲，享受云雨之欢也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格里戈利发现大公夫人身边多了一个关系亲密的英俊男人后，很不愉快，居然抱怨大公夫人感情不专一。见有人为自己吃醋，叶卡特琳娜心里乐不可支，便哄着格里戈利说：“帕尼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政治家，我同他主要是谈政治，同你则不同了。”然后主动和他亲热一下。格里戈利也就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叶卡特琳娜发现在格里戈利和帕尼之间踩钢丝，让他们互相隐瞒，竟献殷勤，把他们都弄得神魂颠倒，是件十分惬意的事。

3 大公情妇的妹妹成了叶卡特琳娜的狂热崇拜者

大公的情妇沃伦佐娃越来越神气了。因为彼得在床头上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过。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解除同叶卡特琳娜的婚约，罢黜她的私生子保罗的大公地位，立即和她正式完婚。她不免有些飘飘然，自由出入大公的套间，对叶卡特琳娜虚假的尊重也没有了，仿佛她已是个可怜的弃妇，而自己则已是凤冠在头。她的伯父，副枢密大臣米歇尔·沃伦佐夫也对时局充满信心，毫不怀疑女皇去世后，俄国的天下将掌握在沃伦佐夫家族的手中。1761年夏天，他高兴地邀请他的侄女、大公情妇的妹妹、已成为公爵夫人的叶卡特琳娜·达什科娃到他的别墅过夏天。

达什科娃时年17岁，刚在莫斯科同达什科夫公爵度完蜜月。她接到伯父的邀请信后很快就来到了彼得堡，沃伦佐夫伯爵的别墅坐落在彼得霍府和奥拉宁堡之间的一个村庄里。女皇就住在奥拉宁堡。达什科娃闲得无聊的时候就叫人套上马车，前往奥拉宁堡，到大公的住处找姐姐说说话。但她很快就发现，姐姐粗俗无知，对书本毫无兴趣；而姐姐的情夫彼得更是令人作呕，她后来写道：“大公性格乖僻，举止猥琐，智力有限，不学无术，对俄国充满厌恶之情，对普鲁士崇拜之至，很难想象，如果他当了皇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在对姐姐和姐姐的情人失望之余，突然发现了气质高雅的大公夫人，有一天，她来到大公的住处，发现大公和姐姐都不在，有个仆人告诉她，他们到兵营检阅普鲁士军队去了。她正准备返回伯父家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外出归来的叶卡特琳娜。她们两年前曾见过一面，那时达什科娃是个只会说法语的15岁的孩子，但几乎读遍了彼得堡所有的法语书籍，叶卡特琳娜对她的好学很惊讶。那天，她们一见面

彼得霍府即彼得宫。

引自《达什科娃公主回忆录》。

就认出了对方。叶卡特琳娜高兴地把她邀到自己的房间里，俩人海阔天空，从哲学到文学，从科学到社会，神聊了整整一天。彼此都惊奇地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精神恋人。

从此以后，达什科娃便对自己的姐姐和彼得不屑一顾，完全被叶卡特琳娜迷住了。叶卡特琳娜每次去彼得霍府看望保罗返回时，总要到沃伦佐夫家的别墅去，同达什科娃消磨一天剩余的时光。渐渐地，叶卡特琳娜发现这位女友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特别热情，充满幻想，在她的头脑中塞满了零零碎碎的西方文明，特别是法国文明，她时刻梦想着把这种文明移植过来，以教化野蛮的俄罗斯。特别令叶卡特琳娜兴奋的是，这个 17 岁的公爵夫人身上，具有一种巨大的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正是大公爵夫人日后孤注一掷所需要的。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到来，使得叶卡特琳娜的生活更加充实，她总是在享受格里戈利的热烈疯狂之后，再到帕尼那里去体会温柔宁静，然后再同达什科娃分享智慧和知识的乐趣。这段时光一直持续到彼得登基。

4 伊丽莎白魂归西天，大公夫妇紧张地等待宣布女皇遗嘱

1761 年 12 月，伊丽莎白女皇恍恍惚惚感到死神已经临近。尽管她刚过 50，但荒淫的生活，没有节制的暴饮暴食已使她精力耗尽。无论她心爱的情夫伊凡·朱瓦洛夫怎样尽职尽责地爱抚，她也是心如死水，体似烂泥，没有情欲，没有感觉。她知道，既然年轻的男人也不能使她焕发精神，那她就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寻欢作乐了——假如那个世界也是人世的翻版的话。

伊凡·朱瓦洛夫更是忧心忡忡，他用青春从女皇那里交换到的一切特权和特殊荣耀都将随女皇的去世而消失，但他不甘心既得的一切那么快就冰消雪化，谁能保护他呢？大公彼得不会要个情夫，他登基将意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已到尽头，大公夫人呢？自己虽然曾经对她不很友好，但他现在处境不妙，需要帮助，她也许不会拒绝自己的帮助，或许还能摇身一变，又成为大公夫人的情人，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于是，他便不断给她暗示，甚至报告女皇的病情。叶卡特琳娜当然不傻，在此关键时刻，投靠她的人越多，她就越有取胜的把握。因此，她也不时给女皇的情夫回以媚笑，让他看到一点希望。

随着女皇病情的加重，宫廷上下人心惶惶，究竟是大公彼得继位，还是小大公保罗称帝？叶卡特琳娜摄政，还是会导演一场政变呢？谁也不清楚。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布霍德依男爵寄回国内的信是这样描述的：“一想到人民对大公的憎恨和他的种种倒行逆施，我就觉得女皇去世后将会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但俄国人那种胆小懦弱的样子又告诉我：恐惧和奴性又占了上风，就像伊丽莎白夺取皇位时一样。”的确，彼得大帝用马鞭驯服的俄罗斯臣民，从来就不管谁应该当皇帝，谁不该当皇帝；只要谁戴上了皇冠谁就是皇帝，他们就向谁顶礼膜拜。最关心谁当皇帝，用尽阴谋诡计把对自己有利的人推上皇位的，是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们。

彼得的拥护者们已经制定了计划，这主要是沃伦佐夫家族的人们的

设想。他们的计划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女皇不要在最后的时刻废除彼得的皇位继承权；彼得登基后立即与普鲁士和解；然后揭露保罗为私生子，剥夺其大公的地位；与叶卡特琳娜解除婚约，同沃伦佐娃正式完婚。这个计划不仅给叶卡特琳娜觉察到了，沃伦佐娃的妹妹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也知道了。这个家族的叛逆者为女友叶卡特琳娜的处境非常担忧。12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当她获知女皇的病情相当危险时，急忙跑到大公夫人的住处，奉劝她采取断然措施。叶卡特琳娜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说：“我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亲爱的公主，我一直都在承受命运给我安排的一切，我将继续勇敢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城府高深莫测的叶卡特琳娜也许对这个达什科娃的忠诚抱有怀疑，因为她毕竟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的亲人。

其实，叶卡特琳娜的心里早有打算。还记得那个带给大公夫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英国大使威廉斯吗？1756年他离开俄国后，叶卡特琳娜给他写过一封吐露夺权计划的信。她详细写道：“一经获悉女皇驾崩的消息，我将立即守护在儿子身边，同时派一名非常可靠的心腹赶快通知拥护我的五位禁卫军军官，要他们每人带50个士兵来见我……与此同时，我还将通知别斯杜捷夫枢密大臣，阿普拉西大元帅和利埃翁速来见我。然后，我将进入亡者的灵堂，召见禁卫军队长，向他摊牌，命令他向我宣誓效忠。然后，我将派人把朱瓦洛夫家族及其他一些危险分子监视起来。”“对我来说，不当女皇，毋宁死。”

当然，五年以后，物是人非，别斯杜捷夫被逐回乡下，阿普拉西已魂归西天，伊凡·朱瓦洛夫已经改变立场；禁卫军中增添了奥尔洛夫兄弟五个亲信，宫中也来了一个知己的帕尼先生。但是，敌对的沃伦佐夫家族和彼得的危险性也更大。在此关键时刻，有谁会相信不甘人下的叶卡特琳娜会突然没有野心。听天由命呢？

其实，她并非不想放手一搏，只是心里有苦难言。因为她和格里戈利欢乐的结晶使她的身体变了形，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她很懊悔，觉得这个小家伙来得不是时候。彼得正在找借口要休掉她，他倘发现了这个关系到名誉问题的丑事，岂不正中下怀？所以，她只好整天穿一件肥大的长袍，遮掩日益丰隆的肚子，闭门谢客，高挂免战牌。年轻的达什科娃公爵夫人怎么知道大公夫人的苦衷呢？

1762年1月5日，即俄历1761年12月25日下午4点，枢密官员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依从女皇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神色紧张，用颤抖的声音向众人宣布：“女皇陛下嘱咐诸位长寿。”这是俄罗斯人用以宣布噩耗的惯用语。紧接着，宫中响起了一片伤心的痛哭声，但是，彼得和叶卡特琳娜却不敢放声大哭，他们正竖起耳朵，紧张地等待特鲁别茨科依宣布女皇的遗嘱。

第九章 孤注一掷

1 彼得三世顺利登基，但拥有无上权力和自由的他却拂逆民意，自掘坟墓

据伊丽莎白的遗嘱，彼得三世在她去世的当天就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达官贵人们立即向他跪拜，吻他的手，谄媚地向他祝贺。彼得从未体会过这么多人向他顶礼膜拜的乐趣，看到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看到人们的脸上挤出来的笑容，尤其是看到叶卡特琳娜也向他跪拜，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像充气的气球，不禁飘飘然。这个他在感情上从未接受的国家，却把他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全俄罗斯的人都向他效忠，他却极其蔑视这个民族，厌恶他们生活的土地，嘲笑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在瞬间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和自由，但他却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何统治这个给他权力的国家。他从登基之日起，甚至从踏上俄罗斯这块土地开始，就在挖掘自己的坟墓。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正在对普鲁士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俄军立即停止进攻；命令俄军立即撤离已占领的普鲁士地区。与此同时，他还致信腓特烈二世，低声下气地对他表示崇高敬意；并撇开盟国，单方面与普鲁士讲和。前线浴血奋战的军官们气得大骂新沙皇是叛徒。

然而，新沙皇觉得还没有充分表达自己对普鲁士及腓特烈二世的敬意，他还要在俄罗斯发疯似的大搞普鲁士化。他先是解散了拥有巨大特权和荣誉的禁卫军。这支部队曾把伊丽莎白送上沙皇的宝座，伊丽莎白曾和他们一起同桌喝酒。现在，彼得三世却将他们解散，用德国的荷尔斯泰因军团取而代之，并任命荷尔斯泰因的乔治亲王为俄军总司令兼禁卫军骑兵司令。习惯于服从的俄军对此敢怒不敢言。他们只在心里祈祷新沙皇不要侮辱他们了。但是，更大的侮辱又接踵而至。彼得居然下令俄军一律改用普鲁士军队制服，并在军队中普遍推行普鲁士军纪。俄罗斯军队是俄国中最有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们对沙皇的做法怒火中烧，故意在操练时抵制普鲁士军事规范。彼得气得暴跳如雷，便强迫他们一遍接一遍无休止地操练下去，直到训练得像他的木偶兵一样才满意。

彼得的所作所为使得向来听话的俄国军人普遍不满，而且，这股情绪不断蔓延，不断浓烈。但彼得却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正坐在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他的荒唐行为仍在继续，据法国大使布雷德依侯爵的记载：“沙皇的戒指上镶嵌着腓特烈二世的头像，他经常在公众面前狂热地吻着它。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枚普鲁士黑鹰勋章。他对普鲁士国王的崇拜已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程度。有一次宴会，大厅中央悬挂着腓特烈二世的画像。沙皇居然捧着酒杯在像前效忠道：‘国王，我的主人，我愿意率领我的整个帝国为您效力，请您不要推辞，能够为您效劳是我的荣耀。’”

在伊丽莎白女皇治丧期间，彼得三世的表现更令人失望。他无视俄国人对一位死去国君的悲伤感情，肆意亵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习俗，不肯守灵，取笑神甫，甚至大搞宴会和演出。波兰作家卡·瓦利舍夫斯基无法理解彼得的行为，只好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他说：“下葬那天，

彼得在灵柩后边装腔作势，放肆到了极点。那些尾随其后手拖他丧服拖裙的达官显宦们看到，他不时地想跑着挣开他们，于是不得不松开手。黑色拖裙在他身后随风飘舞，他感到很有趣。然后他停下来，等那些老态龙钟的廷臣们追上来以后，他又踏步不前，使先后有序的队列乱了套。在举行葬礼时，他几次狂笑，吐舌头，还大声讲话，打断神甫的祈祷。好像他只会别出心裁，搞一些引起臣民憎恶的恶作剧。是惟我独尊的思想迷住了他的心窍呢，还是不吉祥的魔力迷住了他，就如同万丈深渊对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的吸引力一样呢？是的，某种注定的命运促使他一天天走近那个最终吞掉他的万丈深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使他逐渐把自己毁掉。”

自 1448 年俄国东正教会宣布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独立以来，一直拥有强大的权力和财力，对俄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彼得一世的改革，也只是把教会置于皇帝领导之下，隶属国家机构，教会的优越地位和特权没有变。彼得三世虽然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但骨子里依旧是个路德教信徒。他把东正教奉行的七件圣事（即圣礼、坚信礼、忏悔、圣餐、终傅、授职权和婚配）看成是愚昧的迷信活动，自己从不去做。他说不清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鼓舞下，还是出于对东正教的厌恶，竟然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这是前所未有的冒犯教会的举动。主教们愤怒了，神甫们愤怒了，连受教会剥削压迫的农奴也指责沙皇是异教徒。

彼得在失去了军心之后又失去了民心。

他像过去处罚老鼠和玩木偶兵一样，现在又把整个国家当作玩具，随心所欲地进行破坏。卡·瓦利舍夫斯基分析说：“他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儿童身上就常常有这种毁坏身边一切的本能，因为彼得好动成性，这种破坏的本能就具有特别危险的性质。他喜欢大笔一挥就能颠倒整个国家制度，喜欢在周围看见被这种急剧的改变吓坏了的脸色。他现在的淘气表现就是如此。……他是认真地在那里玩乐。”但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玩乐在给自己挖掘坟墓呢？”

2 叶卡特琳娜逆来顺受，偷偷地生下了一个儿子

叶卡特琳娜虽然在五年前就制定了夺权计划，但当伊丽莎白女皇咽气后，特鲁别茨科依枢密员宣布彼得继位时，她立即意识到大势已去。善于把握形势的她也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样子，对彼得百依百顺，而对女皇的去世也悲痛欲绝。

在女皇治丧期间，她每天都穿一身黑色丧服前往教堂，跪在女皇的灵前，一连数小时哭泣和祈祷。她画十字和下跪的姿势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妇女。与彼得的怪诞行为相反，她伤心的神态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好感。法国公使布雷德依男爵根据自己的观察写道：“皇后赢得了人心，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经常去教堂为已故的女皇做各种仪式，根据东正教教规，这些仪式不仅繁琐，而且充满迷信色彩，她分明对此持嘲讽态度，但神职人员和百姓却认为她情真意切，因而对她感激不尽。她以非凡的记忆力准确地观察并记住了各种节日。封斋日、守斋日，总之，大凡彼得皇帝掉以轻心的，她都认真对待，而在这个国度里，这些

都是极为重要的民俗。”

彼得对叶卡特琳娜的表演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良苦用心。倒是他的支持者沃伦佐夫家族的人，尤其是普鲁士特使施韦林伯爵和戈尔兹男爵看到了叶卡特琳娜对他的威胁，劝他趁早除掉她。彼得虽然乖僻，狂妄，却缺少杀人的勇气；他虽然喜欢虐待人，却不喜欢杀人。他和叶卡特琳娜共同生活了18年，似乎根本不了解她的性格。他不断地侮辱她，威胁她，却不知道这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女人会孤注一掷，把自己赶下皇位。

也许是叶卡特琳娜的忍让顺从欺骗了他，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762年2月10日，即公历2月21日，彼得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命令妻子把圣叶卡特琳娜勋章交给宫廷女官、自己的情妇沃伦佐娃。这种勋章通常只有皇后或者皇室成员才能获得。新皇帝想把情妇立为皇后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许多参加宴会的延臣和外国使节都向叶卡特琳娜投去同情的目光，以为她会痛哭流泪提出抗议。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叶卡特琳娜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屈辱。

1762年4月初，新建的冬宫竣工，彼得把伊丽莎白·沃伦佐娃安置在自己套间的隔壁，而把叶卡特琳娜安置在另一头的尽处。遭到冷落的叶卡特琳娜对这安排求之不得。因为，她和格里戈利·奥尔洛夫怀上的胎儿在蠕动，她需要一个僻静的环境把孩子生下来。目前，这才是她面临的重大危险。彼得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这个秘密，叶卡特琳娜随时都可能被休掉。

随着分娩期的日益临近，叶卡特琳娜的内心也日益焦虑不安。到时自己痛苦的叫喊声。孩子落地时的啼哭声，毫无疑问会向人们宣告这个秘密，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对他十分忠诚的侍从施库林看出了她的心思，便对她说：“皇后陛下，我有一个主意，可以保证你分娩时，皇帝陛下和她的亲信们都离开宫殿。”皇后兴奋地看着他，鼓励他说出来。他接着说：“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城郊有一幢木房子。您知道，皇帝陛下最爱看火灾。到时我去把房子点燃，冲天的火光肯定会吸引皇帝陛下。但愿上帝保佑您将在晚上分娩。”

皇后高兴地拉着侍从的手，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非常信赖地对他说：“施库林，我的朋友，谢谢你了，你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请你记住：点燃房子后，你要立即回到这里，然后将我的孩子秘密送出宫外，寄养在可靠的人家。”看到皇后如此信任自己，施库林激动得不能言语，只是庄重地点点头。

1762年4月22日晚，叶卡特琳娜感到腹部剧痛。施库林立即飞快地跑出去把自己的房子点燃，不一会儿，火势就蔓延开来，火光冲天。叶卡特琳娜的一个女仆看见火光后，便遵照主人的吩咐，立即大声叫喊起来。彼得和沃伦佐娃正准备就寝，闻声赶紧重新穿好衣服，跑到城郊看热闹。许多朝臣看见皇帝去了现场，也紧随其后跟着去了。就在皇帝和他的宠臣们忙着指挥救火的时候，叶卡特琳娜顺利地产下了一个胖胖的儿子。当时只有一个女仆在身边帮忙，她把孩子洗净后包好，送到叶卡特琳娜眼前，让她匆匆看了一眼，旋即就让施库林用海狸皮褥子裹着送

到一个亲戚家里去了。这个私生子就是后来的鲍布林斯基伯爵。这个家族也成了俄罗斯的豪门望族。

3 彼得对叶卡特琳娜大声喊道：“傻瓜”，并下令将她关到苏里塞尔堡要塞

叶卡特琳娜产后身体迅速得到恢复，心情的放松使她容光焕发。法国驻彼得堡的另一名外交官吕里叶尔对皇后的风采赞不绝口：“她雍容华贵，丰采奕奕，举止优雅，俨然一派女皇的风度。她额头宽广，嘴唇红艳，皓齿整齐。褐色明眸中闪烁着略带蔚蓝色的熠熠光芒。在她傲慢的表情里，时时现出欲讨人欢喜和诱惑人的可爱神色。”当帕尼恭维她像阳光一样灿烂动人时，她意味深长地说：

“您可知道做一个美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美丽动人的女皇依然不敌丑陋粗俗的沃伦佐娃，彼得完全被她的情妇支配了。没有人理解彼得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又丑又蠢的女人。德国人谢列尔说沃伦佐娃：“生性狠毒，毫无教养。她说话像个兵油子粗鲁。斜眼睛，浑身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说话时唾沫横飞。”她生气的时候还会给沙皇两个耳光。沙皇为了讨好她，命令枢密大臣米歇尔·沃伦佐夫草拟了一份贬谪叶卡特琳娜册封沃伦佐娃为皇后的密诏。

1762年6月21日，为庆祝俄普和约的签订，彼得举行了一个有各国使节参加的400人的盛大宴会。像往常一样，叶卡特琳娜没有坐在彼得的身边，而是坐在同桌的另一边。每次举行宴会，彼得总是先要为皇室的健康干杯，然后为腓特烈二世的健康干杯。这次当彼得和其他人都站起来为皇室干杯的时候，叶卡特琳娜却没有动。彼得就叫站在他身后的侍从武官古多维奇去问她为什么不站起来祝酒。她回答说：“我怎么好意思为自己干杯呢？”彼得听了勃然大怒，对古多维奇说：“去，告诉她，说她是个大傻瓜。”他怕古多维奇不说实话，就站起来指着叶卡特琳娜说：“傻瓜！”在寂静的大厅里，这两个字就如两记响亮的鞭子，抽得叶卡特琳娜头昏目眩。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狂怒的彼得和眼睛里闪着泪花的叶卡特琳娜。彼得接着狠狠地说，他的两个叔叔，荷尔斯泰因亲王才是皇室。四天之后，他又下令将叶卡特琳娜关进苏里塞尔堡要塞。他的叔叔、荷尔斯泰因的乔治亲王担心这种过激行为会引起军队和部分贵族的不满，恳求他撤回成命。叶卡特琳娜这才幸免于难。

法国公使布雷德依很敏锐地指出：“我深信不疑，她对皇帝的无理行径和沃伦佐娃小姐的跋扈傲慢已经忍无可忍了。根据她勇敢和冒险的性格，我敢肯定她迟早要铤而走险。我认识她的不少朋友，他们都是一些热情而不畏风险的人，他们会为皇后心甘情愿地牺牲一切。”

他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叶卡特琳娜的朋友们确实已在暗中活动。最积极的首推达什科娃公爵夫人，这个19岁的女孩子十分热忱而勇敢。当时帕尼对彼得三世的统治十分不满，但他拥护的是另一个人，即他的学生保罗大公。为了争取帕尼支持叶卡特琳娜，达什科娃公主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爱情，因为帕尼正在追求她。她虽然谈不上漂亮，个子

矮小，鼻子扁平，嘴唇肥厚，嘴巴很大，但她十分丰满而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对于四十来岁的帕尼来说，还是颇具诱惑力的。他俩主要在宫廷和上层军官中间活动。他们的冒险精神鼓舞了叶卡特琳娜的斗志。

与此同时，叶卡特琳娜十分重视奥尔洛夫兄弟的反应。伊丽莎白女皇上台的历史她记忆犹新。1762年3月，在她的干预下，格里戈利担任了炮兵部队的军需官。他利用手中的钱财，在禁卫军大肆为皇后收买党羽，很快就网罗了百余名官兵。伊斯马依洛夫斯基团的军官罗斯拉列夫和拉孙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的副团长缅奇科夫等发誓只效忠于皇后陛下。此外，哥萨克首领、科学院院长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等也拥护叶卡特琳娜。

叶卡特琳娜和她的朋友们虽有政变的决心，但也只是在碰运气，进行盲目的冒险活动。他们的人数很少，力量十分有限，也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与步骤，究竟什么时候起事，怎样起事，一概茫然不知。加上叶卡特琳娜十分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在彼得及其情妇面前备受屈辱，逆来顺受，没有人相信她会领导政变，没有人相信她能够夺取政权。即使极有洞察力的法国公使布雷德依男爵也不相信她能成功——尽管他估计皇后可能会铤而走险。因此，当叶卡特琳娜找他借6万卢布时，他居然躲开了。倒是英国一个商人慷慨地资助了她10万卢布。

4 一名禁卫军上尉被捕，格里戈利决定铤而走险

1762年6月24日，彼得离开圣彼得堡到奥拉宁堡避暑，而把叶卡特琳娜一个人留在圣彼得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对这个头脑简单的盟友非常担心，因为俄国的局势并不稳定，阴谋分子的活动正在进行，这位老弟却几个月了也不举行加冕仪式。根据俄国的传统，不举行仪式，就意味着没有获得教会的承认，俄国人就可能不尊重这样的君王。更何况这位新沙皇先是把俄国军队在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拱手送给了普鲁士，接着又没收教会的财产，在国内已是大失人心。若有风吹草动，他这皇位岂不岌岌可危？腓特烈二世的特使戈尔兹男爵和施韦林伯爵，费尽了口舌也未能说服彼得三世，不过，彼得还是同意对叶卡特琳娜采取预防措施，把她从彼得堡赶到彼得霍府去住。因为彼得霍府和奥拉宁堡毗邻，都在芬兰湾上，而奥拉宁堡是由彼得和沃伦佐娃手下控制的。如果叶卡特琳娜真的有什么举动，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叶卡特琳娜和她的朋友们都看出了彼得的用意。帕尼坚决反对皇后离开彼得堡，他说：

“这是一个阴谋，您离开了彼得堡，也就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必须坚决抵制这样的安排。”

“您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比您更了解这位普鲁士的崇拜者。如果我服从他的命令，乖乖地去到彼得霍府，他就会觉得我是顺从他的，他就会感到高兴而对我放松警惕；如果我坚持要呆在彼得堡，那他就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对我采取疯狂的行动。”说到这里，她用充满了信任的目光盯着帕尼，继续说：“我打算一个人去彼得霍府，保罗就留在这里，有你在他的身边，我非常放心。”

6月30日，叶卡特琳娜抵达彼得霍府。她没有住在宫殿里面，而是

选了一个邻海的偏僻小阁楼“逍遥津”作为下榻处。在这里可以避免彼得得的耳目。但是，她刚刚住了一个星期，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7月8日，格里戈利·奥尔洛夫收买的一个禁卫军上尉帕塞克被捕了。他晚上喝醉了酒，居然当着众人说，沙皇是普鲁士的代理人，他马上就要被赶下台了。结果被宫廷的秘密警察听见，立即被带走了。而他几乎知道格里戈利一伙人的全部阴谋。格里戈利听到消息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帕塞克经不住严刑逼供，出卖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五兄弟，还有皇后，达什科娃、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等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流放西伯利亚。情况紧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格里戈利立即召集他的几位兄弟，说明情况，决心立即动手。但是，他最小的弟弟费尔多·奥尔洛夫却跳起来反对：

“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几个人造反不是送死吗？皇后还在彼得霍府，她不参加就不会有人拥护的。”

弟弟的话提醒了他，他当机立断，叫弟弟费尔多马上去通知皇后的忠实拥护者、科学院院长、哥萨克首领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他说：“你就告诉他，革命已经发生了。”然后，他又要另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连夜赶到彼得霍府，通知叶卡特琳娜，同样告诉她革命发生了，一定要把她接到兵营来。

费尔多深夜赶到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家里。拉祖莫夫斯基闻讯后高兴得跳起来拥抱费尔多。他说：“皇后就盼望这一天了。走，找陶贝特去。”陶贝特是他手下的印刷厂厂长。他们把睡梦中的陶贝特叫醒，要他赶紧找几个工人来印刷废黜彼得三世和宣布叶卡特琳娜二世登基的宣言。原来，叶卡特琳娜早就授意他做准备了。陶贝特吓呆了，战战兢兢地说：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现在不印的话，你我都得掉脑袋。”拉祖莫夫斯基恶狠狠地说。陶贝特只得带着费尔多去找工人。拉祖莫夫斯基则坐下来起草宣言。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则于7月9日凌晨5时赶到彼得霍府。为了不惊动其他人，他把马车停在外面，然后蹑手蹑脚地闪了进去。皇后的住处他显然非常熟悉。他径直来到皇后的卧室门外，小声地把皇后叫醒。叶卡特琳娜穿着睡衣把门打开了。阿列克谢一进门就说：

“快起床吧，陛下，革命已经发生，宣布您登基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叶卡特琳娜镇静地问。

“帕塞克上尉已经被捕。您必须马上走。”

叶卡特琳娜立即明白了一切。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她十分麻利地穿好衣服。这时，忠实的仆人施库林和侍女夏尔戈洛茨卡娅也过来了。他们一起跟着阿列克谢爬上了马车，向彼得堡仓皇逃去。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皇后的法国理发师米歇尔，他每天早晨都要准时来给皇后梳妆。他们让他也上了车。

叶卡特琳娜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内心十分激动，屈辱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幸福和自由已经来临。她丝毫没有胆怯和担心失败。

马车刚刚驶出几里路，就慢慢停了下来。叶卡特琳娜从车窗里伸出

头，问赶车的阿列克谢在干什么。他指着喘息的马匹说：“马累了。”大家都匆匆忙忙，谁也没想到应该预备几匹马。正当这时，一个农夫赶着马车唱着歌过来了。阿列克谢连忙跳下车拦住他，要求换他的马，并掏出两个金卢布塞到他的手里。农夫欢天喜地同意了。叶卡特琳娜感到冥冥之中如有神助，她相信幸运之神正在向她招手致意。

第十章 血溅皇冠

1 禁卫军官兵高呼着“叶卡特琳娜，我的小母亲”，把她送上了女皇的宝座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赶着马车一路狂奔，很快，彼得堡教堂的轮廓就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在离彼得堡大约五俄里的地方，他们遇见了正在那里迎候的格里戈利·奥尔洛夫等人。一见到叶卡特琳娜，格里戈利狂喜不已，他向皇后禀告：“陛下，拥护您的革命已经发生了，登基的准备已经就绪。兵营的官兵们正在盼望着您。我们先去兵营吧。”早晨七点多钟，他们来到了伊斯马依诺夫斯基团的兵营前。顿时，兵营里鼓角齐鸣，事先已被许诺有酒喝的士兵们情绪激昂，他们跟着格里戈利扯着嗓子高呼：

“我们的小母亲叶卡特琳娜万岁！”

看着立在马镫上的英俊而狂热的情夫，叶卡特琳娜激动不已，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花。格里戈利看见了皇后喜悦的神色，更是兴奋不已。他命令两名士兵去请神甫。很快他们便扭着一名神甫的胳膊，把他带来了。神甫早就对彼得十分反感，所以，格里戈利要他主持仪式，宣布女皇登位，他立即照办。他高举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带领所有官兵向女皇下跪，然后，他站起宣布叶卡特琳娜皇后陛下为全俄罗斯惟一的、绝对的女皇，并以全体士兵的名义向她宣誓效忠。

仪式完毕后，队伍浩浩荡荡向谢苗诺夫斯基团兵营挺进。神甫挥动着十字架在前面开路。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兄弟、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和一群军官骑着战马走在前面，他们中间是乘坐敞篷四轮马车的女皇，跟在后面的是兴高采烈的士兵。他们边跑边喊：“乌拉，叶卡特琳娜，我们的小母亲！”在一片欢腾中，谢苗诺夫斯基兵团同伊斯马依诺夫斯基兵团汇合了。汇合的人流继续高呼着“叶卡特琳娜，我们的小母亲！”“我们的小母亲叶卡特琳娜万岁！”涌向别的兵营，所到之处，官兵们纷纷加入政变队伍。

但是，在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前，他们碰到了麻烦。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兵团团长沃依埃依科夫少校和沃伦佐娃的胞兄西蒙·沃伦佐夫上尉号召全国官兵恪守效忠沙皇的诺言坚决反对政变。这个团装备精良，指挥员配备齐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他们在喀山大教堂前和政变部队相遇了。格里戈利和拉祖莫夫斯基企图劝他们效忠女皇，但西蒙·沃伦佐夫和沃依埃依科夫少校拒绝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的士兵都持枪在手，子弹已经上膛。政变部队虽然人数占绝对优势，但他们队形不整，官兵分散，大多数人还是赤手空拳。战斗如果真的打响了，政变部队将会不堪一击，叶卡特琳娜的美梦也将成为泡影。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幸运之神再一次青睐了叶卡特琳娜。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的副团长缅奇科夫突然大喊一声：“女皇万岁！”队伍立即骚动起来，士兵们跟着高喊这个口号，收起了枪，跑到政变部队一边，跪在叶卡特琳娜的车前，请求宽恕。沃依埃依科夫和西蒙·沃

伦佐夫见大势已去，便折断了自己的佩剑，随即被关押起来。叶卡特琳娜不久就赦免了他们，但不许在军队任职，被派往伦敦任大使，在那里过着“体面的流放生活”。

这天上午，喀山大教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群，人们不断高喊着：“叶卡特琳娜，我们的小母亲！”“女皇万岁！”叶卡特琳娜在奥尔洛夫兄弟和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护卫下，慢慢走进了教堂。看到匍匐在脚下的臣民们，她心潮起伏，感慨万千。18年来，为了成为一个俄罗斯人，她花费了多少心血，忍受了多少屈辱。今天，她18年的执着虔诚终于得到了纯朴善良的俄罗斯人民的回报。她这个血管里没有半滴俄罗斯血液的德国人成为了全俄罗斯的小母亲。她能不激动万分？

大主教诺夫哥罗德和所有高级神职人员都已在教堂恭候。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都服从世俗的皇帝，但皇帝登基必须有主教主持的祝福仪式。现在，大主教诺夫哥罗德就是给予叶卡特琳娜以女皇的礼遇，并为她祝福。他也为那个没有到场的皇室继承人：大公保罗·彼得诺维奇祝了福。

简短的祝福仪式完毕后，叶卡特琳娜在禁卫军官兵的护送下，满面春风地回到了曾经使她备受屈辱的冬宫。见风使舵的外国使节，趋炎附势的达官贵人，朴实善良的城市平民，都争先恐后地涌向冬宫，向新的沙皇祝贺。整整一个上午，叶卡特琳娜不分贵贱一概予以接见。一律给以微笑，俨然仁慈的国母。而在冬宫外面，西利里·拉祖莫夫斯基指挥禁卫军铺天盖地散发着赶印出来的宣言。宣言完全是以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口气写着：

朕叶卡特琳娜二世诏谕等：

凡我俄罗斯国家忠诚臣民已见近日事情发展使国家濒于存亡危境。我希腊东正教教会亦已遭大难，临于险地，因有人企图以异端邪说取代我古老东正教义。其次，同我国不共戴天之仇敌（指腓特烈二世）讲和，实有损于我俄罗斯祖国多次浴血奋战所树之赫赫国威，使我国已完全受制于人；见我社稷协和所赖以存续之内部秩序亦尽遭摧伤。朕有鉴于此，惟有上体天意，俯顺我忠良臣民意愿，统摄至尊大权，践登帝位。仰尔等忠顺臣民一体庄严宣誓效忠。

彼得堡城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大家都认为叶卡特琳娜是毋庸置疑的皇帝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只有两个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是女皇的政治高参帕尼，另一个就是叶卡特琳娜本人。大约中午的时候，帕尼带着保罗来见女皇了。叶卡特琳娜对这个8岁的儿子并无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厌恶，因为他对自己是个威胁，即使要废黜彼得的话，保罗才是合法的继承人。不过，她现在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帕尼捅出了她的心

2 叶卡特琳娜身着戎装，骑着战马率领狂热的禁卫军与丈夫决战

帕尼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看出了叶卡特琳娜面临的危机，他冷静

地分析道：

“陛下，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那个人（指彼得）也许会作出强烈反应，还有军队的态度不明朗。现在支持您的只是四个禁卫军团和彼得堡的群众。”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下来，看看叶卡特琳娜。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表情严肃，但依然非常冷静。她点点头，用信任的目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当务之急，应立即派一个可靠的有威信的人去喀琅施塔得港说服海军。同时，应立即封锁彼得堡城，以防反对分子通风报信。然后，要尽快找到那个人，要他下诏退位。”

叶卡特琳娜完全听从了帕尼的意见。她命令海军上将塔雷辛立即启程，前往喀琅施塔得军港。她要帕尼起草了一份诏书，交给塔雷辛。他说：“朕委派您为特使速往喀琅施塔得宣布朕已登基，海军必须效忠于朕。俄罗斯人民能否得到幸福，就寄希望于您了。”塔雷辛上将受宠若惊，当即出发了。

然后，她下令封锁通往奥拉宁堡的道路，并命令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兄弟集合部队，准备进军奥拉宁堡。她自己则换上了一套刚借来的崭新的军服。她善于讨人喜欢，她知道士兵喜欢她身着戎装。她从容地走出皇宫，跨上一匹雪白的纯种马，拔出佩剑，但她发现剑柄上没有穗子。这时，站岗的禁卫军中一名下级军官飞快地跑到她跟前，把自己剑柄上的穗子解下来给她系上。她发现来人是个英俊少年，不禁朝他嫣然一笑。这个少年便是以后影响她半辈子的格里戈利·波将金。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也身着军装和她并肩跃马而行。当她们来到整装列队待发的禁卫军官兵面前时，队伍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他们不断地高呼着一句口号：“叶卡特琳娜，我们的小母亲！”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这些粗犷的声音抛到云霄之外，叶卡特琳娜就像恋爱时那样幸福地战栗。这正是她需求的：有一个民族作为她的臣民，而且总是那样热烈和顺从。

检阅完部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但叶卡特琳娜不想贻误战机，她果断地命令部队连夜进发。此时，彼得正在干什么呢？

彼得原计划7月9日到彼得霍府，第二天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他的命名日：7月10日的圣—彼得和圣—保罗节。这天上午，他在沃伦佐娃、穆尼什将军（他在西伯利亚流放了23年，彼得上台后把他召回来了）、普鲁士特使戈尔茨男爵和18名宫女的陪驾下，一行二十多辆马车浩浩荡荡，慢慢悠悠地驶向彼得霍府。下午二点多钟他们到达时，“逍遥津”已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吓呆了的仆役在那里，谁也不知皇后到哪里去了。彼得气急败坏地到处搜寻，仍一无所获，他扬言要处死这里所有的仆役和卫兵。

这时，枢密大臣米歇尔·沃伦佐夫驾着马车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是在禁卫军封锁城门之前从彼得堡逃出来的。他慌慌张张告诉沙皇，叶卡特琳娜在彼得堡篡位了，禁卫军都拥护她。彼得闻讯，顿时如丧考妣，失声痛哭起来。他尽管脾气古怪、平庸无能，但对权力的欲望非同寻常。现在他那可恶的“傻瓜”妻子把他的权力抢去了，他怎不伤心？但除了

眼泪之外，他却一筹莫展。倒是雄才大略的穆尼什将军临乱不惊，他说：

“陛下，您才是惟一合法的皇帝，对叛乱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您应该亲自统率军队攻打彼得堡。如果我们从水陆两路进攻，叛乱分子是抵抗不了多久的。您现在应立即命令荷尔斯泰因部队向彼得堡进军，同时，您应亲自前往喀琅施塔得，指挥舰队从水上进攻。”

如果彼得真的按穆尼什将军的计划去做的话，俄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彼得却畏缩不前。也许在过去和叶卡特琳娜相处的日子里形成的自己不如她的自卑心理至今仍在起作用。既然自己的才智比不上她，争权夺利肯定也不是她的对手，跟她说说好话也许她还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原谅自己。她一直不是很宽厚、很温柔吗？于是，他命令米歇尔·沃伦佐夫前去和叶卡特琳娜谈判，看看能否分享权利。战斗尚未开始，他便准备缴械投降了。

穆尼什将军也许是为了报答彼得的知遇之恩，不甘心他的恩人就那么窝窝囊囊被人赶下台。他满怀信心地苦劝皇帝亲自去喀琅施塔得。彼得没有什么好主意，只是听从穆尼什的安排。夜幕已经降临。彼得和他的侍从们分乘一只小快艇和一只木船，忧心忡忡地启航了。当他们抵达喀琅施塔得时，那里早已戒备森严。船还没有靠岸，墙上就响起了哨兵威严的喝问声：

“谁？”

“皇帝驾到。”穆尼什将军苍老的声音回答。

“没有皇帝了！只有女皇，快走开。”

显然，塔利辛将军已抢在前面为女皇立了大功。穆尼什将军还想劝彼得亲自喊话，并强行登陆，但他早已吓得钻进了船舱。他的军事才能仅仅限于指挥木偶兵打仗。穆尼什将军无可奈何，只好下令返航。船到奥拉宁堡后，老将军还想说服皇帝直接去波美拉尼亚，那里有俄军准备征讨丹麦的主力部队，他们肯定会听从皇帝的指挥，叛乱部队将不堪一击。但是，彼得已经毫无斗志，他心烦脑胀，筋疲力尽，只想躺下来休息，静候沃伦佐娃带来佳音。

3 彼得三世宣布逊位，他哀求女皇不要把他和他的情妇分开

7月10日凌晨5时，沃伦佐夫与叶卡特琳娜见面了。此时的皇后一身戎装，显得既英俊又妩媚，既刚毅又纤柔，只是优雅的举止里又平添了许多威严，真正是粉面含春威不露。枢密大臣尚未开口就先有几分怯意。他刚说明来意，叶卡特琳娜就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谈判不是晚了点吗？他的才智能为数百万俄罗斯生灵带来幸福吗？他必须逊位。我保证他逊位后的生活一如既往。”

枢密大臣米歇尔·沃伦佐夫知道彼得大势已去，他的使命难以完成，他自己的命运也全掌握在眼前这个女人的手里。只要能做官，谁当皇帝都一样。他立即跪在女皇的脚下，向她宣誓效忠。叶卡特琳娜看着跪在脚下的昔日的仇人，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感。她宽恕了他，并许诺让他继续担任枢密大臣。沃伦佐夫喜出望外，他马上根据女皇的旨意草拟了一

份要彼得签字的逊位书，然后又作为女皇的使者返回奥拉宁堡了。

天亮时，禁卫军已经把奥拉宁堡团团包围，荷尔斯泰因士兵未放一枪便缴了械。彼得已被监视起来。米歇尔·沃伦佐夫带着格里戈利·奥尔洛夫等几位禁卫军军官到了彼得的卧室，送给他逊位宣言，要他签字。他战战兢兢地接过逊位书，只见上面写道：

朕在短期专擅俄罗斯帝国朝政时，深感才力绵薄，难胜重负……故几经深思后，特向全俄罗斯臣民自愿庄严宣布，朕将永生永世放弃统治俄罗斯帝国之权力。

彼得眼前一片模糊，眼泪又出来了。他别无选择，只好边哭边在逊位书上签了名。叶卡特琳娜接到格里戈利送来的逊位书后，愉快地返回到彼得霍府。彼得和他的情妇伊丽莎白·沃伦佐娃也被一起带到了彼得霍府。当他们被关进一个套间的时候，突然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哭闹，要求见女皇陛下，恳求女皇的宽恕。负责看守的禁卫军官只好向叶卡特琳娜通报了情况。叶卡特琳娜不想见他们，便派帕尼前去看望。

帕尼一进门，彼得和沃伦佐娃便双双跪在他面前，嚎啕大哭。一天前他还是不可一世的皇帝和傲慢讨厌的准皇后，现在却如此狼狈可怜。帕尼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他们请求这位女皇的使者不要把他们分开，请求女皇原谅他们的过错。帕尼敷衍说一定转告女皇，女皇会考虑他们的请求的。但是，当天他们就被分开了。彼得被送往离彼得霍府 30 俄里左右的罗普霞宫，伊丽莎白·沃伦佐娃则被送到了远隔千里的莫斯科。就这样，彼得就像被打发上床睡觉的孩子一样，轻易地被叶卡特琳娜赶下了台。

叶卡特琳娜也在当天回到了彼得堡。狂热的军民围着皇宫久久不散，他们每个人都想亲眼目睹女皇的丰姿。特别是参加政变的伊斯马洛夫斯基团的士兵，他们一天没有看见女皇了。到了晚上还提出要见女皇一面，以证实她未遭暗杀或绑架。两天没有合眼的叶卡特琳娜本已上床休息了，也只好起床穿好军装，让士兵们看后放心。以后，她在给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的处境是，禁卫军里的一个最低级的士兵看到我后，心里也会说：‘瞧！这就是我亲手创造的事业！’”

由此可见，叶卡特琳娜善于讨人喜欢的威力是何等强大。上台之后，她又大肆奖赏政变有功之臣。还在当大公夫人的时候，她就知道小恩小惠颇能俘获人心。现在，整个帝国的钱都由她支配了，她显得特别慷慨大方。到 11 月份，她赏赐的钱就达 80 万卢布，合 400 万法郎，还有不计其数的土地和农奴。

叶卡特琳娜似乎就这样兵不血刃，顺顺当地争取了皇位。但是，7 月 18 日，罗普霞宫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血案。

4 彼得三世命丧罗普霞宫，叶卡特琳娜宣称死于痔疮

彼得三世虽然被废黜并被关押起来，虽然他才智平庸，品性恶劣，但他毕竟是彼得大帝的后裔，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在彼得堡这个喜欢玩弄阴谋，到处布满陷阱的野蛮的宫廷里，谁能保证没有人造反呢？谁能

保证彼得不会东山再起呢？叶卡特琳娜一想起罗普霞宫的那个人，就寝食不安。为了巩固皇位，她上台后一个礼拜之内连发两份文告，表明自己将不辜负俄罗斯人的期望。

7月18日晚，巴略金斯基公爵闯进了她的会客室。他刚从罗普霞宫赶回，交给女皇一封阿列克谢·奥尔洛夫的信。从颤抖、潦草的笔迹可以看出写信人当时惊慌激动的心情。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小母亲，宽厚仁慈的女皇陛下！从何讲起呢？刚才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您也许和您忠实的仆人一样，不大相信事情是真的。但我向上帝发誓，我向您说的是实话。尊敬的小母亲，我不准备活了，尽管我也弄不清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如果得不到您的宽恕，我们就只有去死。女皇陛下，那个人已经不在人间了。没有谁希望出现这样的结局，因为我们怎敢对过去的皇帝不敬呢？但是，不幸还是发生了。在进餐时，他同费道尔亲王发生了口角，俩人都动起手来，当我们赶过来把他们分开时，他已经不幸与世长辞了。我们都是罪人，可怜我们吧，陛下。我们心如死灰，等待您的惩处或宽恕。我们冒犯了您，当入地狱，万劫不复。”

叶卡特琳娜一下子惊呆了。前天，她宴请奥尔洛夫兄弟及其他几位禁卫军军官时，曾以忧虑的语气谈到了她那位不幸的丈夫，并说不知应该如何处置。她的情夫立即暗示应该让他永远不再出现，叶卡特琳娜未置可否。她知道杀掉彼得是巩固统治最简便最可靠的办法，但她却会因此背上杀夫弑君的千古恶名。当然，如果朋友们背着她干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她的罪恶会大大减轻。因此，她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指示。出乎预料的是阿列克谢等人竟然这么快就下手了。一方面她为有如此死心塌地替她效劳的朋友暗自高兴，另一方面她又为如何结束这场血淋淋的悲剧而伤神。

这时，她的政治高参帕尼来了，他也知道发生了彼得被杀的事件。他诚恳地对叶卡特琳娜说：

“陛下，对于这一不幸事件，宫中已有种种议论，必须尽快做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他确实亡于意外殴斗事件，那就应该严惩不法之徒，以免有人借此攻击陛下，如果他是因健康原因不幸病故，那也要告示臣民百姓。”

帕尼实际上非常委婉地建议女皇杀人灭口，用朋友的鲜血掩盖自己的罪恶。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争权夺利常用的勾当。不过，大胆的叶卡特琳娜没有采用这一传统的卑鄙手法，她冒着被人指骂的风险，选择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方式，坚持彼得病逝的说法，没有追究任何人的罪行，保护了她的朋友们。第二天，即7月19日，她发表了上台的第三个文告：

朕惊悉前沙皇彼得三世痔疮宿疾突发，腹绞痛难忍，虽经医生百般救治，仍不幸于昨夜魂归天国。朕谕将其遗体运回涅夫斯基修道院安葬。朕谨以女皇及帝国之名义，谕尔等忠顺臣民捐弃前嫌，赴修道院向其遗体告别，祈祷上帝使其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并视此次意外不幸为上帝旨意，盖由上帝正以其神圣意愿操纵国家命运。

除了政变的积极参与者达什科娃公主竭力为叶卡特琳娜辩解，称彼得的死是暴卒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彼得死于痔疮。法国大使馆的总务主任贝朗热在寄回国内的报告中公开宣称：彼得死于毒酒，他的遗体脸是黑色，手是黑色的，所以被戴上手套。凡是按当地习惯吻了死者嘴唇的人，自己的嘴唇也中毒肿了。布雷德依伯爵则这样评价女皇：“她的准则是：宁肯不完美，也要利索，决不犹犹豫豫，优柔寡断。”

彼得的死，为叶卡特琳娜的皇位奠定了一块牢固的基石。

第十一章 初试锋芒

1 有人断言：女皇的统治也会像她的丈夫彼得皇帝一样，在世界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对于叶卡特琳娜的政变，欧洲许多政治家外交家都认为这不过又是俄国宫廷不断政变的继续，因为自 1725 年彼得一世死后，到这次叶卡特琳娜政变上台，37 年的时间里，这已经是爆发的第七次政变了。法国大使布雷德依男爵虽然一直很赏识叶卡特琳娜的才华，但他认为她只是个“勇敢的冒险家”，而仅有勇气是不会在波浪汹涌的俄国宫廷挺立多久的。一个叫佐尔姆斯的普鲁士人则肯定地预言不久又要发生一场革命，他说：“万事俱备，只缺一位热情的领头人……只要他无所顾忌，敢说敢干，率先反对女皇……可以肯定，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统治也会像她丈夫彼得皇帝一样，在世界历史上昙花一现。”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对叶卡特琳娜持十分谨慎甚至是反感的态度。他给他的大使发出了这样的指令：“在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在执行其计划不露声色，勇毅过人，这说明她是一位雄才大略，敢作敢为的公主。不过，她是外国人，对俄罗斯民族毫无感情……她需要一支永恒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帝位，她取得帝位，既不是靠臣民的敬爱，也不是由于对她父亲的感恩戴德……你已经知道，我在此再十分明确地重复一次，寡人对俄政策就是尽可能把她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只有让俄国宫廷四分五裂，她才无力顾及别的欧洲宫廷可能向她提出的某些方案。”

在国内，政变后不久军队中就出现了反叶卡特琳娜的倾向，有的军官甚至扬言，要解放伊凡六世，把他从监狱中放出来，把过去属于他的皇冠交还给他。伊凡就是那位出生才几个月就继承皇位，不到二岁就被政变的伊丽莎白女皇投入监狱的不幸的人。伊凡六世今年才 22 岁，却在阴森的牢房里生活了 21 年，除了冰冷黑暗的牢房四壁，他不知道还有辽阔的原野，温暖的阳光；除了荷枪带剑、神情冷漠的卫兵，他不知道人世间还有慈爱的父母，欢乐的人群和美丽的情人。他当过皇帝，却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到现在，他还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头脑空空荡荡，身体瘦骨嶙峋，是的，头戴皇冠就可以主宰所有匍匐在他脚下的臣民；当不了皇帝就连一个乞丐也不如。但是，在愚昧驯服的臣民眼里，他仍是真命天子，是一个有着俄罗斯血统的皇帝，如果真的有胆大妄为的人把他抬出来的话，德国公主叶卡特琳娜尽管才智过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但是，叶卡特琳娜一上台就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统治艺术让所有观察家们都大跌眼镜，让国内的政客们，无论是三朝元老，还是政变的有功之臣，都服服帖帖地替她效劳，成为彼得一世之后的俄国历史上又一个有巨大影响的沙皇。

2 叶卡特琳娜终于戴上用一斤黄金和二斤白银制成的皇冠

伊丽莎白去世后，彼得三世当了六个多月皇帝，也不举行加冕仪式。虽有战略家腓特烈二世的提醒，他依然我行我素，直到血溅罗普霞宫，也没有戴上那顶本属他的皇冠。怨谁呢？怨只怨他冥顽不化，把自己的血统看得过于高贵，而对于他统治的民族过于蔑视，把他们的各种仪式都当作愚昧的迷信而加以嘲笑践踏，所以对全俄罗斯最珍重的加冕仪式也不屑一顾。他的垮台与其说是叶卡特琳娜的阴谋所为，不如说是他自己的愚蠢所致。

叶卡特琳娜则不然，18年大公夫人的孤独生活，使她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了解这个充满野性民族的传统习俗。她比一个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更主动，更专心地学习俄罗斯的一切，他们的风俗习惯，甚至特定的举止神态。她得知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重仪式、重感情的民族，所以，每逢重大节日和仪式，她都极认真地以一个俄罗斯人的形象出现。在她皈依东正教的仪式上，到俄国才6个月的她，就能用俄语流畅地背诵东正教的教义，在伊丽莎白女皇的丧礼上，她画十字和跪下的姿态都能体现一个俄罗斯女人的气质。这样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学习的野心勃勃的女皇，自然对加冕仪式特别看重，尤其是这顶皇冠是从丈夫手中抢来的那就更应该用隆重的、热烈的仪式向淳朴的俄罗斯臣民证明，叶卡特琳娜戴上皇冠是天经地义的，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她决定于1762年9月22日在莫斯科举行加冕仪式。

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确实过于匆忙。为了制作新皇冠，她给了工匠一斤黄金和二斤白银，为了缝制一件皮大衣也用去了四千张鞣皮。还有各式各样的订单像雪片似的飞往彼得堡的时装店、珠宝店和皮鞋店。从宫廷的达官贵人到乡村的平民百姓，都知道女皇陛下要举行加冕仪式了，全国上下都沸沸扬扬。这可是俄国的头等大事，人们都在盼望这天的到来。

莫斯科离彼得堡有10多天的路程。9月1日，叶卡特琳娜撇开繁琐的政务，在格里戈利的陪同下，率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彼得堡，向莫斯科进发。在前四天，帕尼和御医克鲁泽护送身体欠佳的保罗提前启程了。叶卡特琳娜乘坐的是一辆八匹马拉的豪华大马车，车内宽敞舒适。格里戈利的四轮马车紧随其后。对于长途跋涉的人们来说，秋天的草原和森林远远失去了美丽与壮阔，它带给人的只是单调乏味。有时为了解闷，叶卡特琳娜便把侍从赶到格里戈利的车上，让英俊的格里戈利单独陪她。遗憾的是他除了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胆量外，不能给女皇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不过，能在情人怀里观赏野外的风光，领略在皇宫里难以想象的乐趣，倒也解除了不少疲乏。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小镇，叶卡特琳娜追上了先行的皇太子，女皇和太子坐在一辆马车上，缓缓地驶进了莫斯科城。早有准备的城市已经装饰一新，沿大街的房屋墙壁都披上了红地毯和花环。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在大街的两旁形成长长的人墙。人们欢呼着，祈祷着，为女皇和皇太子。狂热的人们似乎不知疲倦，庆祝活动持续了整整八天八夜，一直到加冕仪式的那一天。

9月22日终于来到，这是一个礼拜天。克里姆林宫外聚集着欢乐的人群，而在宫殿中心的圣母开天老教堂里，55名高级神职人员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尊贵和极有权势的公主、叶卡特琳娜二世贵妇、全

俄罗斯的女皇和专制君主”站在圈子的中央，这个年仅 33 岁的女人抖掉鼯皮大衣，穿上大红御袍，从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手托的金盘子里捧起沉甸甸的皇冠戴到了头上。另一名高级神甫奉上象征着皇权的节杖和金球，叶卡特琳娜左手拿起节杖，右手托起金球，在场的人全都跪了下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代表上帝旨意的俄罗斯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教堂里响起了唱诗班庄严的歌声。诺夫哥罗德大主教为她敷上了圣油。她同时也是俄罗斯东正教名正言顺的至高无上的教长了。但她仍在教堂里面对祭坛虔诚地做着弥撒。叶卡特琳娜心里十分清楚，跪在她面前的和跪在教堂外面的黑压压的人群其实比她更虔诚，但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是她头上金光闪闪的皇冠。

3 我不准备惩罚任何人，哪怕他曾经是危险的敌人

可以毫不夸张说，1762 年 7 月 9 日以前，叶卡特琳娜完全是受打击、压抑的对象，她的生活十分孤独，内心非常寂寞。她举目无亲，连丈夫都侮辱她。但她天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她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她的抗争并非张牙舞爪、咄咄逼人，而是极力去讨人喜欢。1778 年她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人们也许从中可以发现她某些思维的轨迹。她写道：

这里安葬着叶卡特琳娜二世。她于 1729 年 4 月 21 日出生于什切青。为了同彼得三世结婚，她于 1744 年来到俄国。14 岁时，她拟定了取悦于自己丈夫、伊丽莎白和俄国人民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没有放过任何机会。18 年忧郁、孤独的生活，使她有可能阅读很多书籍。登上俄国皇位之后，她为国家谋求福利，并且力图给自己的臣民以幸福、自由和财富。她轻易地宽恕别人，对任何人都不怀恨在心。她生性宽厚，不苛求于人，性格快活，有着共和政体拥护者的胸怀和一颗善良的心，她有许多朋友。

她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她喜欢社交和艺术。

暂且不管叶卡特琳娜是否有自夸的嫌疑，从她登位后对前朝的几个权臣的态度，可以看出她的宽厚，哪怕是自己的仇敌。米歇尔·沃伦佐夫是伊丽莎白女皇当政时的枢密大臣。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不知在伊丽莎白的身旁说了叶卡特琳娜多少坏话，使她吃尽了苦头，特别是后来，他极力怂恿彼得废黜叶卡特琳娜，和自己的侄女沃伦佐娃成亲，差点让她在修道院了此余生。但是，当政变发生时，他又很快地倒向叶卡特琳娜，向她宣誓效忠。对于这么一个凶恶易变的异己分子，即使杀了他，恐怕也无人叫屈。然而，叶卡特琳娜却宽恕了他，更出人意料的是居然仍让他担任枢密大臣这一要职。还有穆尼什元帅，伊丽莎白把他流放西伯利亚，彼得三世把他召回重用。当叶卡特琳娜政变时，他临乱不慌，建议彼得率军反抗，险些使叶卡特琳娜攻败垂成。叶卡特琳娜也同样原谅了他。

相比之下，如何安抚参与政变的有功之臣，倒是头痛的事。好在叶

卡特琳娜出手大方，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兄弟一下子由低级军官成了暴发户和女皇身边的红人。帕尼主管外交院，虽然和女皇政见不尽一致，但也能忠于职守。令叶卡特琳娜伤神的是她那位狂热、容易激动的女友达什科娃公主。这个爱出风头的19岁的公爵夫人看到女皇对格里戈利亲昵信任的样子后，非常失望。她自以为是女皇最信赖的朋友，却发现格里戈利居然可以躺在女皇的卧室里随随便便拆阅大臣的奏章。她觉得自己受了欺骗，觉得女皇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她认为自己是政变的主要功臣。出于虚荣心，她为了显示自己仍是女皇最可靠的朋友，是当朝重要的决策人物，经常在大臣和外国人面前散布一些小道消息和内部秘密。叶卡特琳娜虽然十分恼火，但还是非常克制地赐予达什科娃公主宫廷贵妇衔，并委任他的丈夫为宫廷侍从。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不准备惩罚任何人，哪怕他曾经是危险的敌人。惩罚人只能招来怨恨，与其树敌，不如多拉拢些朋友，我决不树一个敌，要让所有人都感到我是宽厚仁慈的君主。”

不管她以后是否能够做到，但她在上台之初确实在笼络人心方面十分成功。

4 女皇想立情夫为波兰国王，他却说：
“你送给我王冠，就以为我会幸福吗？”

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被伊丽莎白女皇赶回波兰后，对叶卡特琳娜的思念之情日甚一日。当他获悉伊丽莎白女皇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当即给梦中的情人写去一封充满柔情蜜意的信，表示要回到她的身边。这个痴情的美男子万万没有想到叶卡特琳娜的龙床上有了一个更加英俊疯狂的格里戈利·奥尔洛夫，他更没有想到叶卡特琳娜把一顶王冠送到他面前。他的情人回了这样一封信：

“我恳求你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来彼得堡，因为在目前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你来这里是很危险的。刚刚发生的支持我的革命简直是一个奇迹；它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全体一致归顺我的形势下发生的。目前，我公务缠身，恐怕难再给你写一封引起招致灾祸的情书。我此生别无他求，惟愿尽我所能为你和你的家庭效力，并尊重你和你的家庭。……我将立即为你派去凯谢林伯爵作为驻波兰大使，以便在奥古斯特三世驾崩后立你为波兰国王。”

岂料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风流贵子，对王冠毫不动心。他不顾叶卡特琳娜的劝阻，一封封情书仍然向她飞去。在一封情书中他甚至直呼叶卡特琳娜童年时的法国名字——索菲亚。他写道：

“您送给我王冠，就以为我会幸福吗？不，这既剥夺了我对昔日幸福情景的回忆，也阻止了我要重新找回它的愿望。一个人在一生中是不会像我爱你那样爱两次的，可是，你给我留下了什么？是空虚，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填补的心灵深处的可怕的无聊。啊，我真不知别人有何感受，我觉得对我来说，权欲如果不是心安理得和心情舒畅来支付，就是愚蠢的东西。……我生活中的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向上苍要您……天哪，

使您登上宝座的不是我，这难道是我的过错？难道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像我那样真心实意地爱您？……啊，索菲亚，你折磨得我太苦了。”

帕尼对女皇和她的前任情夫书来信往十分担忧，他向女皇进言说：

“如果您想同波尼亚托夫斯基先生结婚，那是十分危险的。首先是整个欧洲反对这样干，他们不会看着波兰被您用婚姻的方式独自吞并。另外，国内也将出现可怕的局面，热爱您的人们会因此失望，眷恋您的人会失去理智，反对您的人会趁机闹事。您的婚姻大事也是国家大事。因此，请您务必慎重考虑。”

“您说得对。我身边的这些人是不会同意我与这个波兰人结婚的，我也从未想过要与他成亲，只是他对我的爱似乎使他失去了理智。您要通知凯谢林，要他尽快使波尼亚托夫斯基结婚，同谁都行。要让外国使节知道，这是俄国女皇的意思。”叶卡特琳娜推心置腹地说。波尼亚托夫斯基拒绝从命，坚守他对昔日情人的思念和忠诚，后来终身未娶。

1763年10月，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病逝，叶卡特琳娜十分关注波兰局势。根据173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的柏林条约，波兰国王必须由他们共同商定，奥古斯特三世就是在俄军刺刀的护送下登上王位的。现在，叶卡特琳娜想独自把情夫扶上波兰王位，普鲁士、奥地利会同意吗？法国将作何反应？她心中没底。但她决心要在自己上台后的第一次国际事务中赢得胜利。于是她命令鲁米扬则夫元帅统率10万俄军在波兰边境集结，另外还准备了5万战略部队。在进行军事恫吓的同时，她又拉拢普王腓特烈二世，于1764年4月签订秘密协议，第四条规定：“盟国有义务不允许改变波兰宪法，采取包括武力的各种措施，以预先防止和消灭有这种趋向的意见。”腓特烈二世在得到叶卡特琳娜尽量不发动对邻国新的战争的保证后，也默许她在波兰议会上收买人心。

法国和奥地利政府被集结起来的俄国大军吓住了，只好听任叶卡特琳娜在波兰事务上横加干涉。1764年10月，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在情妇的支持下终于登上了波兰国王的宝座。同时也开始了他和他所统治的国家任人宰割的一生。叶卡特琳娜取得了她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一个巨大胜利。那些老牌帝国的君主们，面对突然冒出来的强悍女皇不知所措；但他们已经辛酸地感觉到：这个通过极不正常的方式登上皇位的女人，肯定会对欧洲事务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

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

王荣堂、姜德冒主编《世界近代史》。

转引自王荣堂、姜德冒主编《世界近代史》。

第十二章 誉满欧洲

1 狄德罗感动得泪眼朦胧；啊！
叶卡特琳娜，您的统治在巴黎
真比在圣彼得堡还强有力

17 世纪的俄国无疑是欧洲的一个强大帝国，但同时在欧洲人心目中也是一个荒蛮、不开化的代名词。然而，谁也没有预见到，叶卡特琳娜，一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有谋害亲夫嫌疑的全俄罗斯专制君主，在执政 19 年后，居然在她并不喜欢的巴黎掀起了一股叶卡特琳娜热。俄罗斯女皇和来自俄罗斯的一切事物，都受到巴黎狂热的追求和崇拜。叶卡特琳娜给小孙子亚历山大一世设计的童装成为巴黎最时髦的童装；以俄罗斯历史为题材的戏剧，如伏尔泰的《斯基泰人》多拉的《彼得大帝》、拉阿尔普的《缅甸科夫》……，演出场场爆满；“俄罗斯旅店”、“北方咖啡馆”遍布巴黎；以“俄罗斯女皇”命名的店铺随处可见；俄国元帅谢尔盖·鲁米扬则夫居然成为凡尔赛上流女士们的偶像……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叶卡特琳娜的“吹鼓手”和“宣传窗”。他们的成果也是叶卡特琳娜始料不及的。

叶卡特琳娜从小热爱读书，热爱写作，深知舆论的巨大力量。登基后的第九天，正是政务繁忙的时候，她居然有心思邀请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狄德罗到圣彼得堡出版他的百科全书，因为此书在法国禁止继续出版。狄德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对女沙皇的登基方式十分反感。但是叶卡特琳娜对知识界的友好态度还是赢得了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好感，他立即给女皇带去了一首赞美诗：

啊！上帝！还给我吧，
您何必夺我视听，
因为我也即刻同行！
啊！叶卡特琳娜！
能目睹您的丰功盛世，
聆听您的谆谆教诲；
那是何等幸福！受人爱戴，又为人君上，
惟有您擅此雄才！
……
您的睿智，
使圣贤也惊诧感慨，
圣贤识得您后，
也甘把下风拜。

公元前黑海北岸的一个游牧民族，此意指俄罗斯人。

法国作家。

法国评论家。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的《叶卡特琳娜二世》。

叶卡·特琳娜捧着伏尔泰的诗，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头上的皇冠血迹未干，国内外指骂她的人为数不少，此时她确实太需要赞美了。她立即给伏尔泰回了一封谦虚而热情的信，恭敬地称他为自己最好的老师。从此，他们便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通讯往来。伏尔泰也成为最真诚的歌功颂德者。以后，叶卡特琳娜的每一个举动甚至一封书信，都能在巴黎——这个当时国际的文化政治中心听到由伏尔泰定调的一片颂歌。

1764 年春天，俄罗斯天花病流行，举国惶惶不安。叶卡特琳娜决心从英国引进牛痘疫苗接种的科学防疫技术。但俄罗斯从大臣到百姓对此心存疑虑，担心英国人的骗术。叶卡特琳娜为了用实际行动教育人民，第一个勇敢地伸出了自己的胳膊，让英国医生给她接种了牛痘。她的情人格里戈利·奥尔洛夫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和生死与共的决心，跟着也接种了牛痘。八天以后，大臣们看到女皇安然无恙，就都做了接种手术。此举一下子使叶卡特琳娜成了科学与勇敢的化身。消息传到巴黎，伏尔泰立即唱起了赞歌：

“啊！夫人，英明的陛下给我们法国的那些纨绔子弟，给我们索邦神学院的那些圣哲，给我们医学院的那些神医们上了多好的一课！接种牛痘时使用的器具甚至比一个修女行洗足礼时使用的还小。小皇子效仿了您的榜样。奥尔洛夫伯爵自己种了牛痘以后，就到雪地里去打猎了。如果古罗马统帅西庇阿那个时代就有这种奇怪的天花病，我想他也会使用这种方法的。”

1768 年 2 月，波兰贵族集团为了反对俄国干涉，在巴尔城组织了一个武装同盟。叶卡特琳娜借口维护宗教平等和思想自由，派兵摧毁了这个同盟。伏尔泰又在巴黎摇旗呐喊：

“俄罗斯女皇做出了在如今世界绝无仅有的表率。她派遣了 4 万名俄罗斯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去鼓吹宽容精神……她之所以让军队出动……是为了教育人民互相忍让。”

1775 年，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失败后，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叶卡特琳娜处死后五马分尸。伏尔泰居然为她辩护说：“如果绞架可以使伟大的叶卡特琳娜摆脱敌人，那么绞架也是好的。”

俄国发动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期间，听到俄军获胜的消息后，伏尔泰一如既往地鼓掌欢呼：

“夫人，陛下的军队杀死了土耳其人，因而又给了我一次生命。陛下 9 月 22 日的来函使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喊着：真主！叶卡特琳娜！……我们赞颂您，叶卡特琳娜！我们承认您这位伟大的女皇！……霍辛城已被攻克，奥斯曼军队已全线崩溃。我真高兴得手舞足蹈，如醉如痴。”

让叶卡特琳娜在知识界声名远播的是这样一件事：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由于在法国出版受阻，生活极其困难，打算变卖自己的藏书，议价 15000 银币。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指使俄国驻法国大使戈里津亲王与他当面洽谈，表示愿意以 16000 银币的价格买下他要出售的全部藏

巴黎大学前身。

卡·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

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

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

书，并主动提出只要狄德罗还健在，这批书就不离开他的房间。她说：“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酷的。”而且，每年另外给这位作家 10000 银币的津贴。为了避免支付中出现拖欠，她提前 50 年全部付完这笔钱。这位对叶卡特琳娜本无好感的大学者感动得热泪朦胧，情不自禁地感恩戴德，他在信中写道：

“尊贵的公主，我匍匐在您面前，我向您伸出双手；我有满腹话要向您诉说；但我心情紧张，心思紊乱，千头万绪，简直像孩子一样动了感情，多少情怀郁积心头，无法表达……啊，叶卡特琳娜！您的统治在巴黎真比在圣彼得堡还强有力！”

伏尔泰在给叶卡特琳娜的信中写道：“狄德罗、达兰贝尔 和我三人都向您谨掬一瓣心香。50 年前难道有人预见得到，斯基泰人有朝一日在巴黎会以如此高贵的方式奖励被我们大家轻视的德行、科学和哲学吗？”

与叶卡特琳娜以朋友相称，经常保持通讯联系的法国作家格里姆也写道：“30 年来的辛劳未曾给狄德罗带来丝毫报酬。但俄罗斯女皇却乐意在此时替法国还清了债。”

应该知道，作为大思想家、大学者，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他们的著作在欧洲拥有数百万读者，他们传出去的声音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力。叶卡特琳娜给他们的信，通常是自己的思想随感，政治见解。而那些学者们却在俄国以外的国际政治论坛上把女沙皇的思想、功德传播开来。叶卡特琳娜不费多少力气，便可获得舆论界的广泛赞扬。毫不夸张地说，叶卡特琳娜当时在欧洲获得的荣誉，一半应归功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伏尔泰。

2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非常漂亮的，但我是讨人喜欢的，这是我的力量所在

叶卡特琳娜曾十分自信地说过：“说实话，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非常漂亮的，但我是讨人喜欢的。因此，我想，这是我的力量所在。”她确实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童年时代，她没有得到父母的宠爱；但她用自己的才智和勤奋获得了老师的青睐；15 岁时来到完全陌生的俄国后，几乎一直处于孤独和软禁之中，但她仍极力取悦于丈夫、伊丽莎白和俄罗斯人民，而且最终她得到了伊丽莎白和俄罗斯人民的好感。正是这种好感奠定了她夺取皇位的基础。

如果把政治撇开，叶卡特琳娜确实是一个很女人气的女人，宽容、善良、爱奉承、多情善感，尤其是对她的仆人和情人，对为她服务的人更是这样。波兰作家卡·瓦利舍夫斯基在《俄国女皇》一书中津津乐道地引用了这样几个故事：

叶卡特琳娜生活极有规律，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有时仆人起迟了，没有把壁炉生燃，她就自己动手生炉子。有一次，她刚点燃柴火，就听见烟囱里传来拼命的叫骂声。她赶紧将火熄灭。这时从壁炉里爬出一个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之一。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回忆录》。

黑咕隆咚的扫烟囱工人。叶卡特琳娜连忙向他赔礼道歉。小烟囱工发现是女皇亲自生壁炉，并向他赔礼时，感动得哭了。

“有一天晚上，叶卡特琳娜在自己的套间里写了封信想叫人送走，但她按了好长时间的铃子，也不见有人进来。她便跑到前厅去看，发现几个侍从正围在一起打牌。她把其中的一个叫了起来，低声告诉他把信送走，然后自己坐下来替他打完了这一局牌。

她有时候慷慨得近乎奢侈，有时候却又节省得近乎吝啬。在给格里姆的信中，她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侍从们每天给我预备两支新笔，我总是很高兴地用它们写作。但当两支笔都用坏了的时候，我只好把笔转过来转过去将就着用，不好意思再要新的了。”

如果说讨得仆人们的喜欢，只需宽容和善良就够了，那么，要赢得大臣们的喜欢，让他们死心塌地地竭尽全力为自己效劳，则需要更高级的才能。叶卡特琳娜确实具有驾驭人们心理的高超才能。“她集外交官的狡猾、心理学家的洞察力和美女的诱惑力于一身。她有时把某些情人当作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有时却把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当作情人。在她不可能获得任何东西的地方，她就会变成喀耳刻。当她看见命令、威胁和惩罚无济于事的时候，她就会谄媚和曲意奉承。当她拿士兵去送死并请求他们为她去夺取胜利的时候，她就会对他们表示出一种令人感动的关怀和猫一样的温顺媚态。”话虽尖刻了点，但确实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叶卡特琳娜用人的政治手腕。从她利用情人的力量夺取皇位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出了这个特点。

对于为她尽力效劳过的人，哪怕他失败了，她也不会抛弃他。纳萨马·齐根公爵是她从英国请来的海军上将。此人徒有虚名，在1790年6月对瑞典的战争中，使俄国海军遭到了历史上第一次惨败，一个分舰队全军覆没。在一片要求惩办他的呼声中，叶卡特琳娜却主动地写信安慰他：

“……我真诚地同情您的痛苦，并且感到十分悲伤，因为它甚至损害了您的健康。啊，我的上帝，人的一生中谁没有过重大的失败呢？难道最伟大的统帅就没有经历过不幸的战斗吗？……对您为我所作的效劳，我会给予高度的评价，所以在您所说的身心都感到痛苦的时刻，我不能不对您给予支持。”“您是按照我批准的计划和我的命令办事的，它们出自最高权力机关，不应受到任何批评，因为我只要活着，我就不能忍受在公务方面我所命令和赞成要做的事会受到任何人的责备。……您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您是正确的。”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对失败者来说，宽容胜过一切。

叶卡特琳娜善于讨得人们的欢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用她自己话来说就是：“大声夸奖，小声斥责。”有一天，宫廷一个值班侍从迟到了，恰好被女皇碰见。她便走过去，同他亲切地谈起了他刚去了不久的父亲。她用满怀深情的口气追忆说：“他真是个大好人！在我身边工作了30年，总是那样忠于职守，总是那么认认真真。一看见你我就想起了他。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那该多好啊！”旁边人都认为女皇

希腊神话中的女巫。

卡·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

对这个年轻人特别关怀，因而很羡慕他。但他自己却深感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上班迟到了。

3 人应当快乐地生活，只有乐观的情绪才能帮助我们克一切，承受一切

叶卡特琳娜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悲天悯人。也许她有时会因某件事情伤心落泪，但转眼间就会雨过天晴，爽朗的笑声又会重新回到她的生活。她在给好朋友的信中写道：“人应当快乐地生活，只有乐观的情绪才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承受一切。”她和比较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为一个平淡的玩笑或者一件平凡的小事大笑不已。但她开玩笑有一个原则：绝对禁止低级下流的玩笑，尽管她的生活十分放荡。她的快乐情绪在政务活动中也时时体现出来。即使在接见外宾或者和大臣们商议工作，她也总能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融洽。她不喜欢装腔作势，说些言不由衷、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极端讨厌官方礼仪的繁文缛节。英国大使罗伯特——这个来自绅士之乡的外交官，一到彼得堡，就对叶卡特琳娜简朴的欢迎仪式和她主持的御前会议的随和融洽的气氛钦佩不已。他说：“在那里，到处充满了和谐愉快的气氛，仿佛置身于一个和睦的天堂。”

不过，有时盲目的乐观在她的身上体现为狂妄。1788年7月，瑞典士兵已经打到彼得堡城下了，首都街道上到处都弥漫着炮火的硝烟，叶卡特琳娜却镇静地对大臣们开玩笑说：“嗯，你们猜，我闻到什么了？庆祝胜利的火药味。”为了奚落她的对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她亲自写了一部滑稽歌剧《可怜的武夫》，并安排在皇家歌剧院演出。她把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古斯塔夫三世丑化成一个高不满三尺的侏儒形象，盔甲长齐腹部，马靴高齐腰际，被一个跛脚的俄军小要塞司令用拐杖打得狼狈逃窜。当叶卡特琳娜看到被邀请来观看歌剧的外国使节们都露出不自然的神色时，开心地大笑起来。

乐观，在她的身上有时也体现为一种必胜的信念。1770年，鲁米扬则夫元帅率16000名俄军与15万土耳其士兵在卡古尔河对阵。这位著名的统帅对处于绝对劣势的俄军十分担忧，因为土耳其属世界一流的强国。他把情况报告给了女皇。叶卡特琳娜却回信说：“鲁米扬则夫元帅的军队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军队。他是从来不计算敌人的数量的。土耳其人算什么，在英雄的俄罗斯人面前，他们不过是一群拿着武器的畜生，您还犹豫什么？胜利在向您招手。”鲁米扬则夫元帅果真率领俄军越过了卡古尔河，把15万土耳其士兵打得溃不成军。

与乐观情绪同在的是叶卡特琳娜无与伦比的充沛精力和勤勉谨慎的工作态度。1762年7月，她在政变后的几天里，有三个晚上没有睡觉，四天吃了两顿饭，年轻健壮的格里戈利·奥尔洛夫早就支持不住了，她却依然精神抖擞，晚上居然还有闲情逸致给从前的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写情书。穆尼什元帅说，女皇每昼夜要工作15个小时。御用诗人杰尔查文称女皇是“永远站在岗位上的哨兵”。1794年，也就是她当了32年沙

叶卡特琳娜 1776年8月给别里凯夫人的信。

皇之后，在给格里姆的信中说：

“您可以随便打搅我，在这方面无需客气，人们都来打搅我，我已习以为常，毫不在乎的。处于我这样的地位，当您想写作的时候，别人却要您阅读；当您想阅读的时候，别人却要您说话；当您想哭的时候，您却必须笑。多少事情，总要交织在一起，使您不得安宁。您也许没有时间去思考，但您却必须不停地工作，而不知身心疲倦为何物。您的身体是健康，还是病弱，这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您必须永远做好工作准备。”

由此可见，叶卡特琳娜对当沙皇的辛苦是深有体会的。

叶卡特琳娜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但她能十分理智地把工作与消遣相结合。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干活同不干活相结合”。她的生活安排得极有规律，星期日：主持御前会议；星期一、星期三：看法国和俄国的喜剧；星期四：看法国歌剧或悲剧；星期五：参加宫廷化装舞会；星期二、星期六：不作安排，主要与朋友和情人一起交谈、欣赏艺术、评论法国最新出版的书籍，朗读称赞她的文章。晚上一般睡得较早，清晨5点钟准时起床。她总是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和娱乐。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乐观的情绪、放荡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影响她谨慎地履行女皇的职责。谢尔盖·尔利津公爵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件事：有一份女皇签署的文件已经检查官将军、首席检官、首席秘书一直传到发行官手里。那天值班的发行官是个酒鬼，刚好喝得头脑发热，当他看到文件上有女皇签署的“照此办理”四个字时，提起笔随手在旁边写上一行字：“胡扯，不要照此办理”，然后躺下便睡，文件也未发出去。第二天，当检查官战战兢兢把文件呈给女皇时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惩罚这个酒鬼。而她却说：“我想这大概是上帝的旨意，也许我们的文件是错误的。”大家一检查，果然发现文件掉了字，刚好把意思弄反了。

1789年，在俄国发动对瑞典战争期间，波将金正在与土耳其士兵作战。俄瑞战争的全部领导工作都由她承担。她说：“我当时只有一个人，几乎没有助手，由于害怕无知和健忘而有所忽略，于是我就进行了谁也不认为我有能力进行的活动。我过问一切极其琐碎的事务，我甚至变成了一个军需官。有一次，前线来信要400辆马车和800匹马。我当天就亲自到皇村去找农民做工作，傍晚，农民自愿提供的马车和马就驶往前线了。”其实，她不仅当军需官，而且当教官。为了给新上任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契恰柯夫提神鼓励，从5月至7月间，她共给他写了30多封信，几乎每三天一封，信中具体的指导不多，但字里行间充满了信任与关怀。有的信是向这位新任海军上将嘘寒问暖；有的是询问他工作是否顺利，有何困难需要她解决；有几封信则像和老朋友谈心一样，时而诉说自己对战事的焦虑，时而又对上将和他的舰队充满了信心。她还把自己了解到的瑞典人的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及时告诉契恰柯夫，有时也提出自己对俄军布防的建议。女皇对国事的操劳给契恰柯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此终身未忘。

格里姆（1723—1807），亦译为格林，德国文学家。

叶卡特琳娜 1794年8月27日给格里姆的信。

叶卡特琳娜 1794年4月10日给格里姆的信。

4 仁慈的叶卡特琳娜有时也喜欢皮鞭和鲜血

叶卡特琳娜几乎一生都在高唱自由主义的赞歌，宣扬宽容与平等。她说：“自由乃万物之灵魂，如无自由，则万物皆为死物。我愿人人遵守法律，但不要做奴隶。”“我最痛恨没收罪犯的财产，因为世界上有谁可以去剥夺这些罪犯的孩子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财产呢？”“我厌恶一切暴力。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柔顺温和的方法比暴力要好得多。”确实，对于为她效力的人，她是温和的；但对于反对她的人，她却不惜拿起皮鞭和刀子。

1762年7月，刚夺取政权的叶卡特琳娜为了取得东正教的支持，下令废除彼得三世颁布的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的敕令。可是这年的冬天，她却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宣布把教会的财产永远交由国家管理。大主教阿爾賽·馬茨耶維奇指責女皇剝奪了“上帝的兒女們的財產”，並號召神職人員起來反對普魯士女人的統治，聲稱伊凡六世是正在受難的皇帝。葉卡特琳娜無法寬容了，下令將他押到莫斯科。面對女皇和法官，大主教毫無懼色，高聲怒罵。包括別斯杜捷夫在內的大臣們出於對主教的敬畏，請求女皇以寬大為懷。但葉卡特琳娜卻毫不手軟，指使審判庭把大主教貶到一個修道院去干挑水劈柴之類的粗活。四年之後，她仍記著這事，秘令把他監禁起來，直到1772年他在陰冷黑暗的牢房中悲慘地離開人世。

1764年7月，那個使葉卡特琳娜寢食不安的伊凡六世被殺死了。肇事者是一位叫巴西爾米羅維奇的青年軍官，他當時是蘇里塞爾堡要塞的看守。當他發現伊凡六世被關在要塞里時，就企圖將他救出，並恢復他的皇位。米羅維奇的想法得到了一個阿波倫·烏沙科夫的青年軍官的支持，他們還拉攏部分守衛士兵。但起事的頭一天烏沙科夫卻突然失蹤了。米羅維奇決定繼續干。當他率領士兵打開關押伊凡六世的牢房時，發現他已經被看守的軍官刺死了。因為他們曾得到了嚴厲的命令：有緊急情況就立即把犯人處死，決不能讓他逃走。伊凡六世的死距彼得三世血洒羅普霞宮僅兩年。人們對此議論紛紛，說這是個騙局，烏沙科夫是受人指使引誘米羅維奇這麼干的。說女皇兩年弄死了兩個皇帝，心腸何其毒也。葉卡特琳娜卻暗自高興，她的江山這下徹底鞏固了，那些不安分的人再也沒有可利用的旗幟了。不過，這次米羅維奇就沒有阿列克謝·奧爾洛夫幸運了，葉卡特琳娜要用這個傻瓜的血為自己洗清罪名。米羅維奇被砍頭後焚屍滅迹，以免幽靈再現。幾個追隨他的士兵被上千名健壯的禁衛軍輪流鞭打而死，他們淒厲痛苦的喊叫聲和血肉模糊的屍體，使人們對那個仁慈的小母親葉卡特琳娜不寒而栗。

她沒有想到的是，死亡的皇帝仍可復活。不過，復活的不是伊凡六世，而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1773年9月，哥薩克人聚居的烏拉爾南部有個叫美連·普加喬夫的農民，自稱是暗殺時神秘逃走的彼得三世皇帝。儘管他的身材相貌和彼得三世毫無相似之處，但是，深受賦稅之苦的農民，被迫害的基督教徒，受壓迫的工人，還有被掠奪了財產的巴什基爾人、古爾吉斯穆斯林等等，寧願相信有一個來解放他們的彼得三世復活了。假冒的彼得三世不斷發布詔書，提出“土地自由”的口號，宣布解放農奴，懲辦貴族。有幾份詔書傳到了葉卡特琳娜手中，有一份上面寫

道：全俄罗斯君主彼得·费多洛维奇大帝诏令：

我愿赡养我的全体忠实臣仆，犹如上帝赐给我的一样，任何人现在自愿成为我的臣民而听命于我，都可以得到我的宠眷……实际上我已经给了你们一样赏赐：耕地、渔场、森林、蜂房、海狸猪场和其它土地，以及种种自由。此外，我以上帝所赐的权力许诺，你们从今以后不再负任何重担。要说有谁看不到我的仁慈，那就是地主和世袭贵族，他们是违反法律和扰乱公共安宁的罪犯，是违抗我的旨意的恶徒，我要剥夺其生命，即处以极刑，把他们的住宅和全部财产拿来作奖赏。上述地主的田庄和财富，食物和酒，就是农民的生活之资，要是使他们快活，就是使你们痛苦和死亡。现在，为了你们大家，我宣布我自己也是失望者之一，我亲自走遍各地，为的是把造物主创立的仁慈赐给你们……谁收到我的仁慈诏令，应立即传示各城各地，由我的官员对多种人阐明我的仁慈，追忆往昔的太平生活。以上所述，现在和今后，对大家都是有效的。

君主大帝亲笔亲署：

全俄罗斯君主彼得三世大帝

1773年12月1日

还有一份诏书写道：“把所有从前受害的人从贵族和城市贪官——使农民和所有纳税人承受重负的法官——凶手中解放出来。我但愿你们灵魂得救，在世上安居乐业，我从贵族恶棍旅行的记载中可以体会到你们生活中有不少的灾难。而现在我在俄罗斯统治的势力日益兴盛，为此发布本诏令：原先地产和世袭领地上的贵族，那些违抗我统治的敌人和扰害帝国的乱党以及使农民破产的人应予以逮捕、处决、绞杀和其他各种方式的惩罚，以这些不虔信基督教的人所施加于你们的罪行还治其人之身。歼灭了敌人和贵族恶棍后，每个人都可以过太平日子，世世代代以至于无穷。”

穷人们纷纷响应，普加乔夫的队伍迅速扩大到50000人。他们攻城掠寨，所向披靡。尽管派去镇压的军队接连败北，甚至掉转枪口，叶卡特琳娜仍然十分镇静，她非常自信地说：“我们有上帝保佑，最终必将战胜它，因为在那群乞丐方面，既没有理由，没有规律，又缺乏韬略；他们不过是从四面八方汇集的强盗，为首闹事的是一个放肆无耻的招摇撞骗的人。毫无疑问，这帮家伙统统要上绞刑架。”尽管嘴上说得轻巧，她还是不得不尽快结束和土耳其的战争，派著名统帅苏沃洛夫率精锐部队开往伏尔加河流域，镇压农民暴动。由于哥萨克上层贵族的出卖，普加乔夫被捕并押往莫斯科，起义失败。普加乔夫被判处四马裂身，斩首后，再撕裂四肢。其他的暴动将领，有的被四马裂身，有的被绞死，有的被剥皮。处罚轻的也被割掉鼻子，然后送去服苦役。

暴雨骤风般的农民暴动平息下来了。它在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巴什基尔人等等所有伏尔加河流域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对于这场暴动，有人痛恨，有人恐惧，有人欢呼，有人惋惜，但所有的人都认为：它的爆发决不是因为女皇的仁慈，它的熄灭也不是。

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1773年1月20日给西韦斯的信。

第十三章 情天欲海

1 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带着亲王的荣誉，伤心地离开了女皇

叶卡特琳娜登上皇位后，对格里戈利一直恩爱有加。最初，她很想和他秘密结婚，但遭到了帕尼等许多臣僚的反对，只好作罢。为了安慰她的情夫，她授给他伯爵衔，并赐予他一枚印着女皇头像的徽章。徽章呈椭圆形，四周饰有钻石。他有权系在纽扣上。这是受到恩宠的信物，也是权势的象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卡特琳娜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光彩，成了一位呼风唤雨的大国君主。相形之下格里戈利·奥尔洛夫愈显渺小。他那贫乏的大脑，懒散骄逸的性格使得他在政治上无知无能，形同白痴。但他不甘心只做女皇闲暇时寻欢作乐的工具，他渴望在政治上思想上成为女皇的知己，企图成为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女皇得力的政治助手。他开始读书、学习哲学，还和卢梭书来信往，探讨哲学问题。甚至对艺术和农业技术也产生了兴趣。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缺乏做学问的天赋，求学的道路远比偷香窃玉艰难得多。他吃不了这份苦，又回到了荒唐放荡的生活。好在叶卡特琳娜虽然白天风风火火，叱咤风云，晚上一入绡罗帐，却也矜严尽消，柔情似水，使得性情轻薄的格里戈利备感快慰。

他们这样卿卿我我生活了 10 年，叶卡特琳娜由一个风流少妇变成了一个 42 岁半老徐娘。格里戈利才 30 出头，精力正旺。他常常瞒着女皇干些拈花惹草的勾当，无论是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他都来者不拒，但是，这样生活仍然无法满足他的冒险心和虚荣心。他总是央求女皇让他驰骋疆场，为帝国建功立业。女皇借口离不开他，只有他才能给她带来快乐和安全感，不让他指挥军队。格里戈利只好继续留在女皇身边。

1771 年，莫斯科的一场瘟疫给他带来了冒险机会。当时瘟疫来势甚猛，每天都要死七八百人，全城陷入了一片惊恐混乱状态，地方当局已无法控制局面。格里戈利·奥尔洛夫主动请缨，决心一显身手。这回女皇出人意料地痛痛快快地答应了。10 月 12 日，格里戈利精神抖擞地启程了。像冲出铁笼重获自由的雄狮，他到莫斯科后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和精力。他每天都要工作 15 个小时以上，率领医生到病房甚至市民家里分发药品，督促愚昧迷信的百姓接受治疗。每天还要亲自和士兵，医务人员到街道、房间清理数百具发臭的尸体，焚烧死者的衣物。整整三个月，他战胜了传染瘟疫的危险，稳定了社会秩序，控制住了瘟疫。当格里戈利意气扬扬地返回彼得堡时，叶卡特琳娜为他搭起了凯旋门，并亲自率廷臣到凯旋门迎接。

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原认为他的成功会博得女皇的敬重与热情，但他很快就发现女皇私下里对他已淡漠了许多，而且有个叫做维索茨基的禁卫军官与女皇的关系非比寻常。其实，格里戈利一走，维索茨基就出现在女皇的卧室了。这是个英俊健壮的小伙，才 22 岁。叶卡特琳娜是个能忍受一切艰难和打击而惟独不能缺少爱情的人。她的大臣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格里戈利走后不到一个星期，别斯杜捷夫就给她介绍了维索茨基。有人对女皇的行为很不满意，就猜测说：女皇派格里戈利去治瘟疫，大概是想让他去送死，因为她已经厌恶他了，想换口味。格里戈

利对有人胆敢和他竞争女皇的龙床十分气愤，扬言要杀死维索茨基。叶卡特琳娜知道情夫的暴烈，只好要维索茨基躲开了。

1772年春，第一次俄土战争双方都打得疲惫不堪，只好坐下来谈判。叶卡特琳娜任命格里戈利·奥尔洛夫为特使前往摩尔达维亚的福科夏尼城与土耳其谈判。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格里戈利不同意去。叶卡特琳娜轻轻地说：

“谈判比打仗更需要智慧和勇敢，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处理国家大事的人。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呢？”

格里戈利太希望掌握国家大权了，听女皇这一说，便又威风凛凛地出发了。但这一回他却让女皇失望了。他到福科夏尼城后，在土耳其人面前趾高气扬，装腔作势，毫无和谈诚意。他甚至凌驾于鲁米扬则夫将军之上，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一心只想率军袭击君士坦丁堡。叶卡特琳娜在证实他的荒唐行径之后，非常失望。她迫切需要一个在肉体 and 思想上都能使她满意的新的情人。她想起了多年前政变时那位把自己佩剑上的穗子解下来送给她的英俊少年波特金。他是多么机灵潇洒啊！这些年了，他的影子一直存放在叶卡特琳娜记忆的深处。如果他在跟前多好啊！可惜他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女皇可等不及了。

善于察颜观色的别斯杜捷夫很快就给女皇引荐了一位叫亚历山大·瓦西里契可夫的禁卫军军官。他年方28，出身名门贵族，眉清目秀，体格健壮，举止优雅，不过学识却十分有限，跟格里戈利差不多。叶卡特琳娜对男人的要求，也和身居高位的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一样，只要容貌举止满意就行。她见过瓦西里契可夫一面后，就请他共进晚餐，当晚就同床共枕了。小伙子的生龙活虎给她带来了新的欢乐，她便把他留在身边了。

远在摩尔达维亚的格里戈利得知他的位置正式被人取代后，怒不可遏。他把双方的谈判代表抛到一边，当即发疯似的昼夜兼程返回彼得堡。叶卡特琳娜获悉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复杂，既担心、气愤，又非常感动。担心的是怕这个疯狂的家伙会一怒之下杀掉他的新情夫，她让瓦西里契可夫藏到一个秘密的房间里，避避风头；气愤的是老情夫居然这样没出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但她一想到老情夫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自己的爱，便又感动不已。她一方面派尼基塔·帕尼劝他住到自己的别墅去，另一方面天天给他写信，安慰他，开导他，情意绵绵，体贴入微。同时还赐予他数千名农奴，不计其数的土地，银制的餐具，法国的家具，等等。1772年10月，她又颁布敕令，赐他亲王称号，准许周游列国。格里戈利知道他作为女皇情夫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他便自甘沉沦，整日不是酗酒赌博，就是同妓女鬼混。直到他43岁那年突然爱上他15岁的表妹叶卡特琳娜·季诺维也娃，他的放荡生活才稍稍收敛。天真鲜丽的季诺维也娃被他迷住了，居然同意嫁给他。但这件婚事遭到了俄国杜马的反对，因为俄国法令不允许近亲结婚。叶卡特琳娜女皇闻讯后出面调停，撤消了杜马的决议，并慷慨赠给新郎新娘不计其数的礼品。格里戈利也忘记了旧情人带给他的痛苦，携娇妻到国外度蜜月去了。

2 波将金离开炮火连天的战场 带着仆仆风尘，来到了宫廷

瓦西里契可夫虽然凭着俊美的长相和健壮的身体能解叶卡特琳娜一时之渴，但时间稍长，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内在的吸引力，叶卡特琳娜感到十分孤独。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渊博的学识和风趣的谈吐，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原始的野性和疯狂的冒险，都是令叶卡特琳娜着迷的地方，但瓦西里契可夫却只有一张小白脸。叶卡特琳娜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进行单纯的体操锻炼的感觉，没有激情，更缺乏体力活动之后的精神交流。她不能不思念那位风趣聪敏的波将金。

在她夺取皇位后不久，格里戈利·奥尔洛夫见她过于为国事操劳，便想找个人让她开心，波将金因特别善于模仿他人的神态语气而在禁卫军中颇有名气。格里戈利便把他介绍给女皇。女皇一见面就惊喜地发现他就是那位送剑穗子给她的英俊少年。波将金也像老友重逢，一见面就模仿女皇的神态语气，逗得女皇捧腹大笑，威严尽消。女皇立即对这个生气勃勃的聪明小伙刮目相看，任命他为宫中侍从。奥尔洛夫发现自己引狼入室，后悔不已。他仗着自家几兄弟政变有功，对女皇大发醋劲。叶卡特琳娜为了安慰情夫，只好忍痛割爱，把波将金作为外交信使派往斯德哥尔摩。后来又让他到军队指挥作战。

10年过去了，时间的河流没有冲淡她对波将金的记忆，反而带来了无穷的思念。1773年12月4日，她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正在锡利斯特拉城下鏖战的波将金写了一封表白爱情的信：

“中将先生，您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夺取锡利斯特拉城上，以至无暇浏览我写给您的那些信。虽然我难于断言您何日能攻陷该城，但我可以肯定，您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您对我个人炽热的激情，广而言之，也是为了您愿意效力的亲爱的祖国。但从我这方面看，我愿意把那些热情、勇敢、聪明和慎重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我请求您别枉费心机猜测这封信的意图。对此，我可以告诉您，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使您确信我对您的想法，因为我一直是您非常关怀的叶卡特琳娜。”

波将金接到女皇这封溢于言表的求爱信后，如有隔世之感；这么多年了，全俄罗斯的女皇真的还思念一个普通的禁卫军军官吗？在他的眼里，女皇是那样高大、美丽，那样睿智、风流，简直是智慧女神和美神的结合体。他自女皇政变的那天将佩剑的剑穗子送给她那一刻起，女皇就一直是他梦中的情人。政变成功后，当他看到格里戈利·奥尔洛夫占据着他心爱的人，内心十分忧伤。在担任宫廷侍从的日子里，他曾有过短暂的快乐。但这很快就给他带来了不幸，因为引起了奥尔洛夫兄弟的嫉妒。有一次打台球时，他与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发生了争执，结果被粗暴的阿列克谢打瞎了一只眼睛，成了丑陋的独眼龙。看着镜子里自己这副狰狞的模样和发胖的身躯，他不禁叹了口气；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女皇还看得上自己这副尊容吗？但不管如何，女皇轻柔的呼唤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魔力。他离开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带着仆仆风尘来到宫廷。

3 波将金先生！您究竟施了什么法术，搅得这颗心摇摇不能自持

波将金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彼得堡，但他得到的却是再一次失望。女皇身边的瓦里西契可夫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是那样年轻英俊，优雅潇洒，波将金不免自惭形秽。他心情沮丧，对女皇由爱慕而生怨恨，一气之下，跑到了修道院。叶卡特琳娜被他的一往情深打动了，在他跑到了修道院的当天，就派宫廷贵人希普泽伯爵夫人把他接到了宫廷。同时毫不犹豫地把小白脸瓦里西契可夫打发到了莫斯科。当然，叶卡特琳娜没有忘记他近两年的忠诚效劳。赏赐给他 10 万卢布、7000 农奴、大量的金银宝石和 20000 卢布的终身年俸，并在莫斯科拥有一座宫殿，不过，他从此也只能像笼中鸟一样生活，不得擅离离开。瓦里西契可夫也不无伤感地说：“我不过是一个被供养的女人。”

波将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女皇眼里他竟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在女皇看来，他剩下的一只眼睛闪闪发亮，散发着梦幻般智慧的光芒；饱经沧桑的脸堂过早地布满了皱纹，但依然显出善良和自信；略显臃肿的身躯仿佛积蓄了无穷无尽的原始力量。他使叶卡特琳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让她震惊，让她入迷，使她放荡无羁，如醉如痴。她简直像个毫无经验的初恋的少女，完全被这个独眼龙左右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只要他不在身边，无论是深夜，还是开御前会议的空隙，她都会给他写情书。那些情书只不过几行一挥而就的文字，一大堆失去理智的胡话，一串串甜甜蜜蜜的窃窃私语。她丰富的想象力为新的情夫创造发明了无数的近似疯狂的称呼：“我娇美的心上人”、“我亲爱的大姐”、“我可爱的玩偶”、“我心爱的宝贝”、“我的老虎”、“我的小鸚鵡”、“我的异教徒”、“我的小格里沙”、“我的金公鸡”、“我的丛林之狮”、“我的灰狼和鸟”、“我的纽扣”、“我的职业糖果”……她赞赏他，并把她的想法直裸裸地告诉他：“我的大理石美男子……我的心肝，没有哪一个国王像你那样可爱……世上无人堪与你媲美……”“世间有一个女人在爱着你，她有权利听到你的一句温存话。白痴鞑靼人、哥萨克人、异教徒、莫斯科人，见鬼！该死的！”“啊，波将金先生！你到底施了什么法术，搅得这颗心摇摇不能自持而以前这颗心算得上欧洲最优秀的中间的一个……多么可耻！何等的罪孽！叶卡特琳娜二世居然堕入情网不能自拔！我对自己说：你将会用你的痴情使他不再喜欢你了！”她有时还欲擒故纵，假装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已向我的全身，甚至最短小的头发下达了正式命令，要它们不要向你表示任何情爱。我把爱情关在我心里，上了十道锁，它们在里面感到窒息难熬，我担心总要爆发出来。”

波将金能够避免叶卡特琳娜前面数位情夫的命运，摆脱玩偶的地位，成功地驾驭自己的情人，除了他的智慧外，也许与他的年龄有关。要知道他是女皇一生无数情人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 35 岁时才成为女皇的情人。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识，再加上超群的智慧，在他的身上形成了一种非身材容颜能比拟的力量。叶卡特琳娜在他身上得到的不仅是感官上的快乐，更有精神上的慰藉，而这恰恰是那些二十来岁的浅薄公

子们无法做到的。所以，波将金不仅是女皇的情夫，也是女皇的政治助手，国事决策者。他很快就青云直上，炙手可热。他被任命为枢密院成员，军事委员会副主任、领大将军衔。宫廷大臣，外国使节都对他趋之若鹜。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授予他普鲁士黑鹰勋章；波兰国王、叶卡特琳娜的前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授予他白鹰勋章；丹麦授予他白像勋章；瑞典授予他圣六翼勋章；约瑟夫二世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亲王。真是显赫无比，如日中天。

波将金获得的殊荣也与他独特的个性魅力有关。法国特使塞居尔伯爵对他是这样描写的：“没有人像他那样意志刚强而又身体懒散。任何风险都不能使他畏缩，任何困难也不能让他退却。但所有的功名成就都给他带来了辛酸的失望……在他身上，一切都变得复杂了：事务、娱乐、脾气、随从……人们对他胁肩谄笑，他便郁郁寡欢；而有人对他亲昵随便，他却和蔼可亲。他许愿多，兑现少，对耳闻目睹之事终生不忘。他读书极少，但像他那样见多识广者却不多……他那变幻无常的脾气使他欲望、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特性……他的这种奇特的方面虽然常使女皇不快，却反而使她更感兴趣。”

激情哪怕像爆发的火山一样，也有沉寂下来的时候。波将金和叶卡特琳娜俩人的爱情之火两年之后便逐渐冷却下来。他们的目光都转向了更为新鲜的刺激，但他们彼此间并没有幻灭感，波将金仍是女皇的精神伴侣。波将金决计从女皇的身边抽身而退，但他又不想彻底退出在女皇心中的地位。富有想象力的波将金便充当起替女皇物色情夫的角色，通过控制情夫来控制女皇。这一策略确实取得了成功，保证了他对女皇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也和叶卡特琳娜一起成为历史上最为荒淫无耻的人。

4 波将金不断向女皇引荐新的面首，被引荐的人都要向他缴 10 万卢布的介绍费

波将金与叶卡特琳娜彼此间仿佛都很累了，都有些厌倦了。但在这短暂的三年里，他们秘密结了婚，过着夫妻生活。据格·乌达德发表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写给波将金的情书，这位女皇是这样称呼波将金的：“我最亲爱的伟丈夫”、“我心爱的丈夫”、“我最聪明、最温柔的丈夫”、“我的美男子爱人”、“我心爱的夫君……你可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妻子……永远忠诚于你的妻子”，等等，波将金深知秘密的婚姻是盖不住妻子的欲望之火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充当皮条客，不断为女皇输送新的货色，让她在肉体上享受着陌生的年轻男子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离不开自己。

1776 年 2 月，一个名叫彼得·扎瓦多夫斯基的 21 岁的年轻俊秀的小伙子，被波将金引荐给女皇。叶卡特琳娜对这位秘密丈夫的善解人意和慷慨大度十分感激。她把年轻人留下来试用一个晚上后，非常满意。波将金则像个精明的商人，把自己毗邻女皇的套间以 10 万卢布的代价转让给了扎瓦多夫斯基。不过，波将金并没有打算让他长住下去。他一方面

厚颜无耻地鼓励女皇要经常换口味，另一方面加紧物色新的人选。1776年6月，扎瓦多夫斯基在得到50000卢布，5000俸金和4000农奴之后，又让位给一个叫西蒙·佐里奇的美少年。他是波将金在轻骑兵部队中发现的。仅仅侍奉了女皇一个晚上，他就晋升为中校，并获得了1800个农奴的赏赐。不久，又被任命为轻骑兵部队监察官。为了酬谢波将金的引荐，他奉送了10万卢布的礼金。从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所有被引荐的人，都要向波将金缴纳10万卢布的介绍费，而那些被引荐的人却从此可以荣华富贵一辈子。佐里奇为叶卡特琳娜效劳不到一年，又被波将金赶走了。当然，他也得到了农奴和赏金。继位的是一个叫里姆斯基·科尔萨柯夫的美男子。

如果说，叶卡特琳娜在其一生交往亲密的男人中，对波将金及其以前的男人还有一些感情的因素，还可以称之为情人的话，那么，自扎瓦多夫斯基以后的男人，几乎都只是供她寻欢作乐的工具，而且仅仅是寻求感官刺激的工具。所以，严格地讲，这些男人与叶卡特琳娜的关系不能称作情人关系，他们只能算作叶卡特琳娜的面首。而面首的挑选是以极其厚颜无耻的方式进行的。波将金挑选一个年轻人后，先让叶卡特琳娜过目。她认可之后，再由宫廷医生进行仔细的体检，检查是否有各种暗疾；然后，宫廷贵妇希鲁泽伯爵夫人进行面试，主要了解其人的思想、吐谈和见识；最后一关是体力试验，仍由希鲁泽伯爵夫人亲身进行测试（后来改由普洛泰索娃小姐任“试身人”），然后把测试的结果详细面告女皇，由女皇最后定夺。合格的面首就住进与女皇卧室相通的毗邻套间，当晚就有人送来10万卢布的见面礼。财富和荣誉接着滚滚而来。

叶卡特琳娜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使外国的外交官也感到愤慨。英国新任大使詹姆士·霍华德·哈里斯写道：“她的宫廷渐渐变成了一个堕落和淫秽的场所……现在，别指望她能从这个泥淖中解脱出来；而且人到这样的年龄，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即使想改，也是为时已晚，所以别指望她能在政治品行和个人道德上有所改进。波将金亲王完全控制了她。他对她的弱点、癖好和欲望了如指掌，满足了她。”

5 伏尔泰对女皇的行径颇有微词，她却反驳说：我是忠诚的，我永远忠诚于美色

叶卡特琳娜一生拥有无数的情人和面首。有的像过客，来去匆匆；有的宛如夫君，与她厮守十几年，即使到了人老珠黄的迟暮之年，她的情欲依然火烧火燎。她最虔诚的崇拜者伏尔泰，也对她的行径颇有微词，劝她忠诚于爱情，叶卡特琳娜却气壮如牛地反驳说：“我是忠诚的，我永远忠诚于美色。”

1782年，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都对53岁的叶卡特琳娜的“美色”厌倦了，便瞒着她偷偷地和“试身人”布鲁泽伯爵夫人寻欢作乐。有一次他们正在一起被叶卡特琳娜撞个正着。对于面首的背叛，她虽然很伤心，但还是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赏赐之后，把他打发走了，接位的便是24岁、

指那些去供贵妇人玩弄的美男子。

引自卡·瓦利舍夫斯基《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朗斯科耶。

叶卡特琳娜和朗斯科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同一般。朗斯科耶从小就生活在宫廷，和叶卡特琳娜的非婚生子鲍希林斯基（与格里戈利·奥尔洛夫生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从小就聪明、彬彬有礼、性情温和，叶卡特琳娜是看着他长大的，对他倾注了强烈的母爱。在赶走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后，女皇对他恩爱有加。他们白天情同母子，晚上则是一对疯狂的情人。她鼓励儿子般的情人多读书，为他专门聘请了法国教师。1782年6月，她以十分欣喜的笔调在给德国作家格里姆的信中写道：“他在一个冬天开始‘贪吃’诗人和他们的诗，到又一个冬天又‘贪吃’一些历史学家。我们对小说已感到索然无味……无须钻研，我们就掌握了大量知识，我们只有同那些杰出的人、博学的人相处，才感到欣慰。此外，我们还参加营造房屋，栽花种树的活动，我们乐善好施，心情愉快，心诚相待，生活美满。”不难看出，女皇又沉浸在“新婚”后宁静生活的幸福之中。她对朗斯科耶的提拔和赏赐也是前所未有的：将军、侍从、重骑兵团团长、授予北极星勋章；赏赐的金钱、土地、钻石、农奴等，价值在700万卢布以上。他在女皇身边的地位甚至使波将金也受到威胁。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784年6月，朗斯科耶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喉咙里火辣火烧，浑身直打哆嗦，高烧不退。御医们诊断为白喉病，他们奉劝女皇不要接近他，以免传染。但叶卡特琳娜像焦急的母亲一样，对病中的情人关怀备至。她日夜守护在他身边，不吃不睡，眼含泪水，心如刀割。6月25日，26岁的朗斯科耶终于在无比钟爱他的女皇怀中合上了双眼。

朗斯科耶死后，叶卡特琳娜因过度悲伤病倒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第八天她才下床给好朋友格里姆写信：“八天前，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每当我想起这个无法换回的损失时就痛不欲生。我本来指望他成为我晚年的依靠。他勤奋好学，进步很快，继承了我的一切情趣。他是我一手培养的年轻人，他知恩必报，性情温顺，待人诚实，和我们同甘共苦，休戚相关。……从前，我的套间对我来说是何等舒适，而今却人去房空，只剩下我形影相吊，步履艰难……我泪水难止，既无睡意，又无食欲。阅读使我心烦，书写又无气力。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有生以来，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孤寂……”她在皇家花园建立了一座骨灰瓮，上面用法文刻着“献给我最亲密的朋友。”她还下令建立一个教堂，作为朗斯科耶全家的墓地。不过，朗斯科耶全家人并未领受皇恩，相反，他们对朗斯科耶的行径深感耻辱。这在叶卡特琳娜所有的情人和面首中，恐怕只此一家。

痛失情夫之后，叶卡特琳娜有一段时间心情十分沉重，她试图钻进书库，借此消除郁闷。她发疯似的研究起语言学来。但是，清心寡欲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波将金给她引荐了30岁的亚历山大·埃尔莫洛夫。叶卡特琳娜的情绪仍然提不起来，埃尔莫洛夫大概只能起到陪伴的作用，因为女皇习惯于有人侍夜。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面首，他居然与波将金的反对者们沆瀣一气，指控他的恩人滥用职权，结果很快就被波将金赶出了女皇的套间。当然，女皇的赏赐一如既往。

在叶卡特琳娜时代，为女皇选送和提供面首，实际上是一项政治斗争。波将金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和胜利者，他选送的人，女皇很少“退货”，所以，他的权势一直很巩固。埃尔莫洛夫失宠之后，波将金的政敌们捷足先登，给女皇送去了一个叫缅戈登的年轻人。但是，女皇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她已是 57 岁的老妇了，身体臃肿，牙齿也掉了好几颗，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需要的面首必须十分出色。还是波将金的眼力强，他在禁卫军中物色到了一位 26 岁的军官亚历山大·马莫洛夫。叶卡特琳娜十分中意，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这身军装里裹着这样一个人：他品质高尚，诚实善良；谈吐风雅，终日无忧无虑；他理解和处理问题时总能别出心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他掩饰对诗歌的爱好，仿佛那是什么罪过似的；他热爱音乐；他思维敏捷，对任何事物都能很快地理解；……他表里如一，中上身材，举止文雅；总之，他的内心充实机智，身材结实漂亮……”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这位“表里如一”的面首，三年后却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宫中女官，抛弃了老态龙钟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居然承受了这一打击，并且满怀酸楚地为她的面首作了证婚人。

1789 年，22 岁的禁卫军中尉军官普拉通·朱波夫成了叶卡特琳娜最后一个面首，也是惟一个不被波将金控制的面首。波将金过去挑选的面首，往往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因为这样的面首不会成为叶卡特琳娜精神上的朋友，更不会成为她政治上的助手，所以不会对他构成威胁。普拉通·朱波夫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勃勃野心和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伎俩。一方面，他对 60 岁的老太婆大献殷勤，弄得多情的女皇神魂颠倒。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波将金在女皇心中的分量，暂时不能反对他，因而不断给他写去献媚讨好的信。年迈的叶卡特琳娜也帮助朱波夫说好话。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说：“这个黑头发棕色皮肤的小伙子，心地善良，毫无恶意，对我忠贞不渝，为人谦逊，对我的感激无以复加。朋友，祝愿我们相亲相爱，幸福美满吧。”

波将金很快发现这个小伙子权势日隆，叶卡特琳娜沉迷于情欲而失去了鉴别力，完全被朱波夫控制了。他不甘心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抢去了女皇对他的信任，像初次从战场上来到叶卡特琳娜身边一样，他又从俄国和土耳其交战的前线返回宫廷。叶卡特琳娜对老情夫的到来给予了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显得兴高采烈。他带着新面首一起出席老情人的宴会，甚至和他同坐一席，把盏对饮，还时而不时地投以深情的目光和微笑。但波将金已经感觉到昔日的好时光难以再现，叶卡特琳娜对他的热情虽然出于真心，但她的爱情与信赖却全给了普拉通·朱波夫。自此，他的心情极坏，任疾病和毫无节制的生活折磨自己。1791 年 10 月，这位曾经声威显赫，为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打开了黑海通道，把俄国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的女皇前情夫与助手，在前往尼古拉也夫城的路上满怀幽怨地离开了人间。

普拉通·朱波夫的地位彻底巩固了。他陪伴迟暮之年的叶卡特琳娜直到 1796 年她寿终正寝。

俄国沙皇禁卫军的军服是红色的。

1786 年 12 月 17 日给格里姆的信。

叶卡特琳娜在荒淫的一生中，为了她的床第事业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富。据一个叫约·卡斯德拉的法国外交官的不完全统计，叶卡特琳娜赐给情夫和面首的财物大致如下：

奥尔洛夫五兄弟.....	1700000 卢布
维索茨基.....	300000 卢布
瓦西里契可夫.....	1110000 卢布
波将金.....	5000000 卢布
扎瓦多夫斯基.....	1380000 卢布
佐里奇.....	1420000 卢布
里姆斯基·科尔萨柯夫.....	920000 卢布
朗斯科耶.....	7260000 卢布
爱尔莫洛夫.....	550000 卢布
马莫洛夫.....	880000 卢布
朱波夫兄弟.....	3500000 卢布
她登基以来面首的日常花费.....	8500000 卢布
总计.....	92820000 卢布

折合 556900 万法郎。

第十四章 鲸吞蚕食

- 1 奥地利军队开进了波兰，叶卡特琳娜却说：既然他们先吃了，大家为什么不也吃点呢

176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死后，叶卡特琳娜把她的情夫，波兰贵族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扶上了波兰王位。波兰名义上是由议会领导的民主国家，议会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力和自由否决权，一个议员反对便可否定整个决议。而议会实际上控制在几个贵族大家族手中，他们争权夺利，有的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整个波兰看似民主，实则一盘散沙，混乱不堪。叶卡特琳娜对这样的邻国大加欢迎。1766年，俄国驻波兰大使列普宁要求波兰议会给予东正教徒、新教徒和波兰国教天主教徒相同的权利，结果遭到拒绝。列普宁便借口宗教平等问题，派30000俄军开进波兰。在俄国的压力下，议会只得承认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徒享有同等权利。1768年波俄又签订“保证条约”，由俄国保证波兰的宪法。波兰实际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

俄国的横蛮无理深深激怒了部分有民族气节的波兰贵族，他们在巴尔镇组织了武装同盟。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在俄军的攻击下很快土崩瓦解。1771年，奥地利首先对可怜的波兰下手了，用武力占领了两块波兰领土。叶卡特琳娜获悉后，没有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先探探普鲁士的口气。当她发现腓特烈二世也想混水摸鱼时，便笑着说：“既然他们先吃过了，大家为什么不也吃点呢？”

软弱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无可奈何，只好流着泪水，看着三个强盗于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瓜分自己祖国的秘密协议。他们竟声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在这个国家内部建立安定的秩序，并给予它一个更符合其邻国利益的政治生存权”。俄国占领了德维纳河，德普哥河与德涅伯河之间的大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和一部分拉脱维亚地区，面积92000平方公里，人口160万，得利最多。普、奥也掠去了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罗斯在波兰的行径早就引起了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强大的帝国法国的不满。但法国的政客们不想直接与俄国对抗，他们想找一个打手。恰好土耳其即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宿怨未解，他们为争夺里海北部要塞亚速夫多次发生战争，亚速海至今仍在俄国人手里。在法国人的挑动下，1768年土耳其苏丹要求俄国撤出波兰。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抗议一笑置之，她正巴不得土耳其人开战呢，这样的话，俄军就可以借机占领克里米亚，打开通向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门户，甚至占领东正教的诞生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苏丹果然沉不住气了，在一次小小的边境冲突之后，他下令把俄国大使监禁起来，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场双方都没有什么准备的战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称之为“瞎子对瘸子的战争”。俄国陆军缺乏训练，装备不齐，有的士兵手中拿着一杆不能射击的破枪，怀里仅有三颗子弹；海军情况更糟，叶卡特琳娜的宠臣阿利克谢·奥尔洛夫被临时任命为海军上将，而在这之前

他从未见过战舰，甚至没有见过水兵。而海军的训练情况也让人担心，奥尔洛夫说：“水兵们不知道必要技术要领，军官们不知道如何指挥，战舰毫无用处，刚开动就一只接一只搁浅了。看到这些情况，我的头皮都发麻。”

也许是叶卡特琳娜福星高照，也许是俄国士兵无所畏惧的尚武精神在起作用，要么就是奥斯曼帝国气数已尽。鲁米扬则夫元帅率领 16000 名装备低劣的俄军，居然打败了 15 万土耳其军队，控制了亚速海，夺取了战略要地塔甘罗格港。阿利克谢·奥尔洛夫也竟然率领那支“毫无用处”的舰队驶出波罗的海，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在爱琴海的车斯米湾的海战中，一举歼灭了土耳其的一支训练有素的优秀舰队。这场战争一打就是 6 年，直到 1774 年 7 月，土耳其屡战屡败，俄国也因普加乔夫起义弄得焦头烂额，双方才被迫坐下来签订《库楚克·凯纳吉和约》。俄国得到了亚速海沿岸的一些要塞、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大草原，获得了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通航权，把克里米亚汗国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并得到了 450 万卢布的赔款。1783 年 7 月，亲俄的克里米亚汗在波将金的支持下，同意克里米亚并入俄国版图，至此，俄国不仅控制了里海，而且控制了黑海。波将金也被女皇封为“塔沃利达亲王”。

2 叶卡特琳娜在克里米亚招摇过市；土耳其忍无可忍

塔沃利达亲王波将金在新兼并的克里米亚经营四年之后，为了展示自己的政绩，奏请叶卡特琳娜女皇来南方进行一次盛大的巡幸。他在信中说：“辽阔富饶的南方各州，比神话世界还要美丽。您的巡幸将如同在舞台布景中穿行。归顺的鞑靼人忠诚友好，您将会看到您的新臣民以他们虔诚的方式热情欢迎您。”叶卡特琳娜也确实想去看看她亲手为俄国攫取的彼得大帝梦寐以求的这块神奇的土地。于是，一切准备工作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1787 年 1 月，圣彼得堡还是冰天雪地的世界，叶卡特琳娜南巡的队伍在隆隆礼炮声中浩浩荡荡地启程了。陪同女皇巡幸的除了朝中大臣外，还有不少外国使节，其中有奥地利大使科贝策伯爵，英国大使菲兹·赫伯特爵士。法国大使塞居尔伯爵，叶卡特琳娜还邀请了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和他的侍从德利涅亲王在途中和她相会。女皇的巡幸队伍由 180 辆豪华雪橇组成，其中女皇和大臣们及外国使节乘坐的 16 辆豪华雪橇实际上是一个移动的小客房，每边开有三扇窗户，里面坐垫、沙发、地毯、火炉和桌子应有尽有。车厢很高，人可以站起来行走。每辆雪橇由八至十匹健壮的纯种马牵引。茫茫的雪地上燃起了无数的火堆，连绵不断，像路标一样为车队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巡幸队伍到达基辅后，足足休息了一个月，直到春天的到来。在这里，为约瑟夫二世打前站的德利涅亲王和女皇相会了。五年前德利涅亲王曾到达彼得堡，他的潇洒风趣给叶卡特琳娜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久别重逢，他们异常友好。德利涅亲王对女皇也称颂备至，在他的眼里，“与其说她（叶卡特琳娜）傻，不如说她美；她那威严的前额在经常流露出甜蜜微笑的双眼衬托下显得温和了，她的前额把她暴露无遗，无须拉瓦

特那样的研究，也可以像读一本通俗的小说一样从她的前额读到天才、公正、勇敢、深邃、温柔、平静和坚定；宽阔的前额显示出她有良好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人们仿佛看到她的大脑能容纳万物。……她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即使她在思考别的事情，也会装出一副凝神静听的样子。”

德利涅亲王和赛居尔伯爵是女皇最愿意与之交谈的两个朋友。

第聂伯河解冻了，波将金决定巡幸改走水路。整个队伍已达 3000 人，他们分乘 80 艘大船，顺流缓缓而下。波将金像个高明的舞台布景师，在船队停泊的地方，他总能让女皇及贵宾们看到一群群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高呼女皇陛下万岁；沿岸的房屋都装饰着美丽的花环和挂毯；辽阔的草原上不时驶出一队队训练有素的哥萨克骑兵。到处一片歌舞升平，人们安居乐业的景象。其实，有无数衣衫褴褛的人被驱赶得远远的，或者被告之只能呆在家里，不准出来；许多花环后面的房子破旧不堪，或者根本就是连夜赶建的只有三堵墙的假房子。看客们的心中有数，但叶卡特琳娜已习惯于奉承，即使她清楚有的东西是虚假的，她也认为波将金的心意是真诚的；外国使节则真假难辨，怀着羡慕与担忧的心情向各自的政府报告俄国的辽阔强盛。

行至卡涅夫时，叶卡特琳娜与分手 28 年的情夫、现任波兰国王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会面了。他是来向女皇告状的，状告俄国驻波兰大使列普宁亲王在波兰胡作非为，欺压人民。叶卡特琳娜带着现任情夫马莫诺夫亲切地听他诉说。但她感兴趣的不是前任情夫的苦衷，而是现任情夫佯装出来的嫉妒神情。她居然天真地相信这个 27 岁的小伙子会为 58 岁的老太婆产生嫉妒之心。波尼亚托夫斯基想多留一天，单独会见女皇——他惟一爱过的女人，但是，女皇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只好在心里诅咒这个没有心肝的女人，伤心地离开了。

他刚走，约瑟夫二世就上船了。看着沿岸俄国新开垦的处女地，他不无辛酸地写道：“无论是在德国或在法国，我们都不敢从事这里的人们所从事的事业。这里，人民的性命和劳力不值一文；这里，人们在沼泽地上修公路，建港口、要塞和宫殿；人们在沙漠里植树造林；国家不给劳动者分文，他们一无所有，却毫无怨言，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荒野……此外，叶卡特琳娜还随心所欲地花钱，而不会负债。因为她可以根据需要来铸造钱币。”

进入克里米亚后，叶卡特琳娜心血来潮，坚决不要俄罗斯军队护卫，坚持要当地部队护卫。这确实是个冒险的举动。克里米亚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妇女不戴面纱是不准出门的，他们并入俄国还不到四年，谁能担保没有激进分子对基督教徒，兼并他们国家的仇人——俄国女皇采取过激行为呢？然而，事实证明叶卡特琳娜的大胆是正确的。重信义的鞑靼骑兵很好地完成了保卫任务，甚至还在一次翻车事故中救了女皇。

巡幸到新建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波将金有意让贵宾们大吃一惊。在未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开出一支威风凛凛的舰队，边挥战斗序列展开，边鸣炮向人们致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一个新型港口，装

引自《德利涅亲王选集》。

参见亨利·瓦洛统《叶卡特琳娜二世》。

备起一支强大的舰队，外国使节们无不感到惊奇。塞居尔伯爵不失时机地恭维女皇说：“陛下，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建成，充分证明了彼得大帝在北方开创的事业，您在南方完成了。”

1787年7月，叶卡特琳娜回到了分别六个月的圣彼得堡。她还余兴未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密德却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他无法忍受沙皇在这块新兼并的土地上招摇过市，并组织军事演习。他认为这是俄国的公开挑衅。他号召土耳其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打一场反对强盗的圣战。

3 俄国南北受敌，叶卡特琳娜 却把黑海北岸抢了过来

战争的硝烟味越来越浓了。普鲁士、英国和法国早就对俄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惊恐不已。此时它们觉得又有好戏即将开幕了。便毫无顾忌地火上浇油，公开支持土耳其。1787年8月阿卜杜·哈密德苏丹向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布尔加科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归还克里米亚，布尔加科夫断然拒绝，于是他又像前任大使一样被关进了七塔城堡。战争开始了。

从来都乐观自信的叶卡特琳娜，这回却忧心忡忡。土耳其人来势甚猛，他们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卫士，士气高昂，又有英、普、法等国的支持。而俄军武库空虚，组织涣散，更危险的是统帅部意见分歧，鲁米扬则夫、苏沃洛夫、列普宁等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根本瞧不起面首出身的波将金，而他是对土耳其战争的最高统帅，陆军元帅兼海军元帅。尤其要命的是在土耳其人的猛烈攻击面前，他斗志全无，劝女皇议和，甚至想撤出克里米亚。

叶卡特琳娜对这个曾经令她心醉神迷的有着钢铁般意志天才情夫的胆怯行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愤怒。但她仍对他寄予厚望，不断写信给他，像母亲、像妻子、像情人、像师长，也像君王，激励他。她在信中写道：

为什么一开战就要从一个并未受到威胁的州里撤退出来呢？与其后撤，还不如进攻奥察科夫和宾杰尔，从而转守为攻，这总比你所说我们话不投机要好。要鼓足勇气！要鼓足勇气！我是把你引为知己，养子和学生，才写这话的。有时，你比我本人决心还大，但此时此刻我却比你勇敢，……我觉得你像一个五岁孩子一样缺乏耐心，而你现在肩负的重任却要求你有百折不挠的毅力。”“要树立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要有坚强的信念，要相信，只要有耐心，就必将战胜它。”“我亲爱的朋友，您可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无足轻重的人物，您属于国家也属于我个人。您务必要保重。

叶卡特琳娜的坚决态度打消了波将金撤退的念头。但他们仍只守不攻。1787年10月，苏沃洛夫击溃了土耳其人对金本堡要塞的进攻。波将金却不准他乘胜追击，气得他愤怒地质问道：“难道静坐观望可以拿下敌人的要塞吗？”1788年6月，波将金的海军重创了土耳其舰队，掌握了制海权，可以从海上直接炮击奥察科夫。此时他如果下令水陆两路进

攻，要塞将唾手可得。但是，他仍坚守阵地，不同意出击。直到 12 月，波将金才终于下达夺取奥察科夫的总攻令。双方士兵进行了残酷的巷战，最后，俄军大获全胜。6 万土耳其人和 2 万俄罗斯人的鲜血浸红了奥察科夫要塞。但流血并没有完结，叶卡特琳娜的目标是要拿下君士坦丁堡。

就在南方炮声轰隆的时候，北方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正悄悄逼近防卫空虚的圣彼得堡；另一支陆军部队已攻陷了尼斯洛特要塞，打开了通向圣彼得堡的大门。但是，瑞典国内有不少军官反对国王的行动。古斯塔夫三世只得返回国内，处置反对派。1790 年，瑞典国内稳定后，又重启战端。被叶卡特琳娜用滑稽剧形式讽刺了一番的古斯塔夫，在斯温克松德海域歼灭了纳萨乌海军上将的舰队，彼得堡的居民开始惊恐地逃亡了。古斯塔夫却同意议和。8 月 14 日，和约签订，俄国放弃对瑞典旧宪法的保证，承认瑞典政府。古斯塔夫因俄国承认他为瑞典的绝对国王而心满意足。叶卡特琳娜也高兴地说：

“我们已经从烂泥中拔出了一只脚；当我们拔出另一只脚时，就该唱颂歌。”

野心勃勃的叶卡特琳娜为何想从烂泥中抽脚呢？原来，西面的普鲁士已经把手伸到了波兰。1790 年初，女皇的老朋友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去世了。他的继承者莱奥波德对俄国没有好感，转而亲近普鲁士。现在，完全可以说俄国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盟友了。叶卡特琳娜虽然常常对俄国的强大盲目乐观，但她毕竟是一个很理智的现实主义者，她总能把俄国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俄国捞到最大的好处。1790 年 3 月，普鲁士和波兰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很明显，这是针对俄国的。但叶卡特琳娜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没有力量同时与土耳其、瑞典、普鲁士和波兰作战。这就是她为什么要从瑞典烂泥中抽脚的原因。

与此同对，俄军在土耳其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土耳其人不屈不挠，继续顽强抵抗。直到 1791 年初，列普宁将军率领 4 万俄军越过多瑙河，在马契纳歼灭土耳其近 12 万主力部队后，土耳其人才答应和谈。1792 年 1 月，俄土签订《雅西和约》。布格河与德斯特河之间的土地全部划归俄罗斯；克里米亚和奥察科夫并入俄国版图，承认《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有效。叶卡特琳娜虽然把俄国的疆土扩大到黑海北岸，但她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

4 不幸的波兰又被两次瓜分

叶卡特琳娜与北方的瑞典、南方的土耳其签订和约后，两只脚都抽出了烂泥，她可以平静地踱过波兰了。1791 年 5 月 3 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废除了“自由否决权”和“国王选举制”，实际上是废除了俄国保障的根本法。恩格斯认为《五·三宪法》将会使波兰变得强大，他说：“1791 年 5 月 3 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的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

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这决不是叶卡特琳娜和她的俄国愿意看到的，她宣称《五·三宪法》是法国革命精神的产物，她要坚决镇压这个“革命的七头蛇”。于是 10 万俄国军队开进了波兰，占领了华沙。

天真的波兰人根据 1790 年的共同防御条约，请求普鲁士出兵援助。不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由于在对比比利时和法国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反而要求从波兰得到补偿。1793 年 1 月，俄普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哀求叶卡特琳娜不要再肢解他的国家了。但他忘记了这是个“没有心肝的女人”。她看重俄国的利益远远胜于对前任情夫的感情。俄国这次分得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包括明斯克）、立陶宛的一部和第聂伯河以西的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共 25 万多平方公里。普鲁士也得到了 5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叶卡特琳娜不无自豪地说：她“扼杀了一场东欧革命”。

她也许低估了弱者的反抗精神。就在俄军的眼皮底下，波兰人秘密组织起来。他们在考斯丘什科将军的领导下，在克拉科夫发动大规模起义。俄国占领者没有想到这个软弱的任人宰割的民族居然会有如此粗暴的举动，他们仓皇之间只好放弃华沙。叶卡特琳娜闻讯非常气愤。她发誓要把这股“法国革命的瘟疫”消灭掉。于是能征惯战的苏沃洛夫元帅率领的俄国大军向波兰进发了。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趁火打劫，派军队进入了波兰。考斯丘什科的起义军虽然士气高昂，但毕竟是一些乌合之众，缺乏训练，没有武器。不少波兰贵族还倾向俄国。这样，数万名波兰起义者的鲜血，仅仅成就了考斯丘什科一个民族英雄，此外一无所成。苏沃洛夫占领华沙后，叶卡特琳娜干脆封他为波兰总督。她那位可怜的情夫、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就只好忍辱含垢沦为她的阶下囚，被赶出华沙，带到了华沙西南的格罗德诺城。从此结束了他屈辱的 30 年国王生涯。

但分赃的斗争远比战场上激烈。论功劳，当然是俄国杀人最多、出力最大，自然要得头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和奥地利国王莱奥波德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叶卡特琳娜暗自好笑，但还是以一个“欧洲仲裁大姐”的身份出面调停。最后于 1795 年 10 月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得到了立陶宛、库尔兰等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奥地利也占领了克拉科夫等地 4 万多平方公里。波兰不复存在了。

叶卡特琳娜越到晚年越是热衷于扩大俄国的版图。她在蚕食土耳其，瓜分波兰之后，把目光转向了东方。1796 年，她决定远征波斯。这个远征计划是她年轻的面首普拉通·朱波夫的天才设想。按照这个计划，由他的弟弟瓦列连·朱波夫率领 2 万大军穿越整个波斯，到达西藏，然后折回，从印度一直打到土耳其；苏沃洛夫元帅则率领另一支部队横扫整个巴尔干岛，然后占领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和瓦列连·朱波夫胜利会师。1796 年 2 月，瓦列连的部队出发了，但还没有到达波斯的边界就被一望无际的沙漠挡住了，他只好在巴库按兵不动。不久，叶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参见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近代史》。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之一。（1746 年出身于立陶宛没落贵族家庭。1794 年领导克拉科夫民族起义，同年底兵败被俘。1796 年于瑞士去世。）

特琳娜的去世结束了这场荒唐的远征。

第十五章 传位皇孙

1 大公保罗偏偏崇拜彼得三世
身上全部令人讨厌的东西

叶卡特琳娜从未尝到过做母亲的乐趣，伊丽莎白女皇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力。她的母爱一开始就被抑制了。不过，她本人也不是为了做母亲而生孩子的。保罗、安娜、鲍布林斯基都是她与情人寻欢作乐的产品，每一个孩子的诞生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和孤独。保罗和安娜一降临人世就被伊丽莎白女皇抢走了，叶卡特琳娜像生孩子的机器，没有权力哺乳、爱抚自己的孩子。登基前，她每周只能探望一次孩子。每次见面，保罗总是抬头看了看陌生的妈妈，没有什么亲热的言语和表情，就像见了一个普通的宫廷贵妇一样，安娜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她的模样在叶卡特琳娜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清。鲍布林斯基寄养在别人家里，她甚至不敢母子相认。也许正是这种畸形的母子生活，再加上一个乖僻的丈夫，使得她对“家庭”这个概念十分模糊。

她登基时，保罗已经长到8岁了，一切妨碍他们母子亲近的障碍被消除了，她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天伦之乐。但是，此时的叶卡特琳娜国事繁忙，她首先是要成为一位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其次才能尽一个母亲的职责，她希望保罗大公成为学识渊博而又温顺听话的孩子，为她请了十几位家庭教师。在工作的空隙，她每天都要去看他玩耍，检查他的功课。但是，保罗并没有向她期望的方向发展。他一天天长大，叶卡特琳娜却一天天失望。他越来越像彼得三世，鼓眼睛，厚嘴唇，塌鼻子，而且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叶卡特琳娜在心里叹了口气，十分不解，他的亲生父亲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可是个不可多见的美男子啊！

保罗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突然热衷起军事操练来，天天从早到晚训练部队，进行军事检阅，然后就是命令部队不停地射击、放炮，似乎只有这种自我虐待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才能消耗他过剩的精力，发泄他的不满。他并没有受过那位名誉父亲彼得三世多少教育和影响，为什么他却在重复彼得三世的一切呢？相貌相似，性格爱好也越来越相似，叶卡特琳娜很快就明白了，保罗是在刻意模仿彼得三世。有一天，她去大公的房间，无意中听见保罗在问：

“他们为什么说我不是我父亲生的呢？我父亲真的是女皇陛下害死的吗？”

“殿下，您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您不能相信这种事情，也不能去想这种事情。”叶卡特琳娜听得出，这是那位与保罗·鲍布林斯基一起生活在宫廷的美少年朗斯科耶的声音，她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若无其事地走进去，和蔼可亲地问他们近来看些什么书，讨论什么问题，保罗胆怯的神色中露出明显疑惑与敌意，不久，叶卡特琳娜就从朗斯科耶口中了解到保罗看过一本法国人吕里叶尔写的关于她政变经过的书。她在书中是一个谋害亲夫、篡夺皇位、荒淫无耻的形象，书中还十分露骨地说：大公保罗并非彼得三世的亲生骨肉，而是叶卡特琳娜和她的情夫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所生，彼得大帝的血统早就断绝了。保罗相信了书中所述，但坚决认为自己是彼得三世所生，并认为父亲是个伟大的沙皇，所

以处处效仿他，从神志到爱好，只要是彼得三世身上所具有的，他都要不不加任何选择地全部摹仿。

叶卡特琳娜彻底失望了，她不明白保罗为何这样缺乏鉴别力，偏偏继承了彼得三世身上全部令人讨厌的东西，既然彼得三世当不了沙皇，那么，他的崇拜者保罗也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这个想法在叶卡特琳娜心中越来越强烈，而且她还年轻，来日方长，她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理想培养俄罗斯未来的沙皇。

2 大公夫人痛苦地喊叫三天三夜后，终于连同腹中的婴儿一起离开了人世

1772年春天，俄国在南方和土耳其打打停停，叶卡特琳娜也松了口气。已经19岁的大公仿佛就是彼得三世的再版，一样的金鱼眼、一样的多疑胆怯、一样的酷爱军事训练。女皇看他横竖都不顺眼。也许只有爱情才能够挽救他，万一爱情也不能使他改变，那么有个皇孙也是好的，自己可以把他塑造成理想的继承人。叶卡特琳娜的想法很快变成了行动，她亲笔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写了一封信，非常恳切地要求国王再为俄罗斯大公牵一次红线。她认为俄罗斯这个喜怒无常、爱走极端的民族，很需要添加日耳曼民族的理智。她本人不就是腓特烈二世挑选的吗？

在普鲁士待字闺中的公主有的是，普王首先就想到了黑森·达姆斯塔特诸侯家的公主。诸侯有五位公主，两位大的已经出阁。三位小的各个天真可爱，俏丽动人，她们是17岁的威廉明妮，16岁的阿马丽亚和15岁的路易丝。腓特烈自己也不知挑哪位好，就打算把她们三个都送到莫斯科：“让女皇亲自挑选，诸侯夫人闻讯立即安排三位公主进行法语、舞技的礼仪的强化训练，同时定做了一批高级时装和首饰。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启程的通知了。

真是神奇的巧合，如同当年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索菲亚去莫斯科一样，三位公主也是在母亲的陪同下，先到柏林，让普鲁士国王看了“货色”。他同样赞美不已。然后，三位公主和她们的母亲一路风尘来到了莫斯科。28年前的索菲亚变成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如同当年的伊丽莎白女皇一样，为来自普鲁士的三位公主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看到三位天使般美丽娇羞的姑娘和她们标准的法国式屈膝礼，叶卡特琳娜心花怒放，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大公见到三位公主后欢天喜地，无拘无束似乎活泼多了。同当年彼得见到索菲亚的情形一模一样。威廉明妮端庄温柔，阿马丽亚秀丽妩媚，路易丝天真活泼，保罗哪一个也舍不得丢下。最后，他选中了威廉明妮。三位公主对保罗的印象实在不好，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俄国未来的皇帝竟是这样一个智力平庸，面目讨厌，性情乖僻的大男孩。与她们心目中的王子形象相差太远。叶卡特琳娜从她们的神情中看到了对保罗的失望，就像当年自己对彼得的失望一样，历史好像又回到了圆形跑道上的出发点。

叶卡特琳娜又步伊丽莎白的后尘，坚决要求威廉明妮改信仰东正教，她的父亲抵抗一阵后，只好向叶卡特琳娜做出让步，因为女儿和妻

子都站在女皇一边，向他列举了一系列必须改信仰东正教的理由。于是，威廉明妮皈依东正教，并改名为纳塔利娅。叶卡特琳娜高兴地笑了，不管干什么，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她。宗教障碍已经扫除，叶卡特琳娜决定筹办他们的结婚大事，时间定于1793年10月10日，威廉明妮的父亲黑森·达姆施塔特诸侯，对于女儿背叛自己的宗教气犹未消，坚决拒绝参加异教徒的婚礼。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给婚仪式如期举行，盛况空前。保罗从未见过如此轰轰烈烈的场面，兴奋不已，他特别喜欢看热闹，哪里放礼炮，燃焰火，他就带着新婚妻子和侍从往哪里钻。连续一个月的庆祝活动：宴会、舞会、郊游，弄得纳塔利娅精疲力竭。诸侯夫人则带着两个挑剩的公主，冒着凉爽的秋风回到了普鲁士。

短暂的欢乐很快就过去了，纳塔利娅远没有叶卡特琳娜当年的忍耐力，平庸、丑陋、乖僻的保罗让她伤心透了。她原认为做未来沙皇的夫人，是一种荣耀，是无比风光无比幸福的。她为自己的幸运暗自高兴，但她很快就明白了，幸福的爱情生活决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光环之上，而是建立在两个人相互爱恋的基础之上。保罗无法引起她的爱，大公夫人的荣耀无法满足她对爱的渴求，于是，大公夫人很快就弄出了丑闻，她爱上了大公的侍从、好朋友，英俊迷人的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投入了他的怀抱。叶卡特琳娜虽然自己频繁地更换着情夫，但对纳塔利娅的不守妇道十分气愤，她准备把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赶出宫廷，可是蒙在鼓里的保罗坚决反对。再说大公夫人怀孕了，究竟是谁的还不清楚。当然，这事无关紧要，大公夫人的孩子就是帝国的继承人。在此关键时刻，纳塔利娅是不能受到伤害的。叶卡特琳娜也只好不动声色，让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继续留在大公夫人身边。

1776年4月12日，纳塔利娅感到腹部疼痛，女皇亲自系上围裙，帮助接生。但是，大公夫人在痛苦地喊叫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连同腹中的胎儿一起离开了人世。

3 皇孙的诞生似乎唤醒了叶卡特琳娜迟来的母爱

保罗听到突如其来的噩耗后，伤心得神经都失常了，他发疯似的把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砸得一塌糊涂。他嘴里不断地呼喊着：“纳塔利娅！纳塔利娅！你没有死！一定是他们骗我的。”叶卡特琳娜却十分镇静，镇静得近乎冷酷无情。她理智而讲求实际，“既然大公夫人不能生下一个活婴儿，那就不必再想她了。死者长已矣。现在应该考虑活人。”她讨厌在灾难面前悲悲戚戚。纳塔利娅的遗体还停在教堂，叶卡特琳娜就给腓特烈二世去信了，请他为俄国第三次充当月下老人。普鲁士国王很快就选中了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亚公主，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保罗仍沉浸在丧妻的悲哀之中，时而嚎啕大哭，时而悻悻叫喊，甚至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母亲。为了帮助他尽快恢复理智，早日与索菲亚·多罗特亚公主会晤，叶卡特琳娜决定捅穿纳塔利娅的秘密，这对死者虽然不恭，但对活者却十分必要，当着儿子的面打开纳塔利娅的抽屉，从里面翻出了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写给大公夫人的一封封炽热的情书。保罗读着情书，难以置信，但又无法否认眼前的事实，他恼羞成怒，

大叫一声便昏了过去。

他醒来之后，神情呆滞，听任母亲安排。叶卡特琳娜正在与腓特烈二世紧张地密谋着，最后，决定由大公前往柏林和索菲亚·多罗特亚会晤。小索菲亚芳龄 16，聪明伶俐，气质高雅，性情柔顺，大公一见钟情，新近丧偶的悲哀，对女皇的怨恨，立即烟消云散，恨不得即刻就举行婚礼。叶卡特琳娜得知自己的计划进展顺利，乐得眉开眼笑，立即下令进行保罗的第二次婚礼准备。

索菲亚·多罗特亚皈依了东正教，改名为玛利亚·费多罗芙娜。纳塔利娅下葬还不到一年，庆贺玛利亚和保罗大公结婚的钟声又敲响了。

叶卡特琳娜的苦心没有白费。不久，玛利亚就怀孕了，女皇兴奋而紧张地关注着大公夫人日益隆起的肚子。纳塔利娅悲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在心里无数次祈祷上帝不要让厄运再次降临，祈祷上帝给她健康可爱的小皇孙，1772 年 12 月 23 日，玛利亚终于顺利地生下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皇孙的诞生似乎同时也唤醒了叶卡特琳娜的母爱。她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把襁褓中的婴儿紧紧贴在自己的怀里，给他取了一个伟大的名字；亚历山大，她完全忘记了当年伊丽莎白把保罗抢走时她痛苦的心情也把亚历山大抱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还在襁褓中啼哭的婴儿，叶卡特琳娜仿佛看到他已坐在俄罗斯帝国的皇位上。面对惶恐不安的欧洲，运筹帷幄，发扬光大她所开创的宏图大业。是的，儿子既然昏庸无能，孙子继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要对这个国家负责。虽说这样做有改朝换代之嫌，但仍不失为崇高之举，上帝也会保佑的。何况她才 48 岁，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塑造未来的国君。

叶卡特琳娜是个很相信科学和知识的人。为了教育皇孙，她专门读过卢梭《爱弥儿》，研究过洛克、巴斯多夫和佩斯塔洛克等人的著作。她不给小亚历山大设置摇篮，只给一张小铁床，枕头也是硬面的。床的周围安上一圈栏杆，不让前来探望的外人靠近。小床附近点燃的蜡烛不得超过两支，免得污染屋里的空气。必须开着窗户睡觉，必须让孩子习惯于嘈杂的环境。每天早晨，要在不超过 15 的房间里洗冷水澡。孩子才几个月，她就要乳母把他带到办公室来，以看孩子在地毯上爬滚为赏心乐事。她甚至还亲自为孙子设计了一套容易穿上，在背后系扣的童衫。

活泼可爱的小皇孙给她带来了欢乐，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宝贝，他体格健壮，从不感冒，愉快开朗。他每天都要到我的房间里玩上 3—4 小时。……令人吃惊的是，他还不会说话就懂事了。他才一岁零八个月，但他的智力已经超过了所有三岁的孩子，奶奶正按照自己的愿望培养他。”

1779 年 4 月 27 日，不辞劳苦的玛利亚又为女皇生下了第二个皇孙。叶卡特琳娜又给取了个象征其野心的名字：君士坦丁，盼望他有朝一日

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 马其顿国王，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亚大帝国。

洛克（1632—1704），著名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巴斯多夫（1723—1790），德国教育学家。

佩斯塔洛克（1746—1827），瑞士教育学家。

能君临君士坦丁堡帝国。

4 叶卡特琳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的 遗志四年后以血淋淋的方式实现了

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在祖母的关怀下迅速成长。1783年，叶卡特琳娜把家庭女教师和女仆全部遣走，换成青一色的男人。这时的叶卡特琳娜思想上颇为欣赏自由主义，所以她对皇孙选择的教师也非正统的保守人物。负责孩子们宗教教育的安德烈·桑保尔斯基，受过欧洲教育，思想开放，蔑视传统。他曾长期居留伦敦，言谈举止颇为英国国教牧师的风度，不蓄胡须不留口髭，穿一件大礼服代替东正教教士的长袍。朝中大臣都反对这个“异教徒”担任皇孙的宗教教师，但女皇十分看重他较高的文化素养。

法语教师拉阿尔普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者，贱民的朋友和残暴专制的敌人。叶卡特琳娜却坚信他能够教给学生民主和公正的思想，又不会妨碍他们发挥拥护专制君主制的天赋。拉阿尔普果然不负重托，由教法语进而负责道德教育，他很快对聪明伶俐、健康活泼的孩子们产生了父辈的慈爱。他经常陪他们散步，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他说：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事情以后会发生变化，但也决不是为了把人类捆起手脚，听任某个人摆布。国王应该尊重人民的意志。这些崇高的思想对亚历山大来说宛如优美的音乐一般悠扬悦耳。他后来说：“我的为人，可能我全部的长处，都应归功于拉阿尔普先生。”

正当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沿着祖母为他们设计的道路前进时，他们的父亲保罗却沉迷于军事生活。在远离圣彼得堡的加契纳，保罗毫无顾忌地以彼得三世为榜样。那里有二三千士兵，一律着普鲁士军装，穿高筒靴，戴齐肘的手套和硕大的三角帽，军纪极严，衣着和操练稍有小疵，就要受到鞭刑，他不愿意和母亲见面，去叶卡特琳娜的宫中。

叶卡特琳娜也听之任之。她心中早有打算，皇位决不能给他，只有亚历山大才有资格戴上皇冠。但现在关键的是这位她亲自培养的皇孙却不领情。每当祖母露骨地暗示他，让他取代父亲继承皇位时，他就含糊其词地表明自己无意从政。若是祖母坚持，他就说自己生来不喜欢功名利禄，不适宜执掌朝纲，甚至恳请陛下开恩，让他到外省或国外去享受清闲的生活。叶卡特琳娜怒气冲天，但又不想与皇孙发生正面冲突。她便召见拉阿尔普，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做做亚历山大的工作。不料这位品德高尚的家庭教师却断然拒绝。女皇恼羞成怒，立即宣布他不宜继续任教，请他回国。

1796年，67岁高龄的叶卡特琳娜常常感到精力不济，自知大限将临，所以对传位之事特别着急，她深信，若让保罗执政，俄罗斯人民将陷入灭顶之灾；只有亚历山大才能造福于国家社稷。为了说服反对她的人，证明她的决策无可非议，她查阅了档案，援引彼得大帝亲自开创的先例

拉阿尔普（1754—1838），瑞士政治家。1783年至1795年担任俄国大公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的家庭教师。1798年至1800年在瑞士执政。1814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他通过亚历山大，赢得了瑞士的中立地位。彼得一世因皇子叛逆，曾于1722年颁布法令，规定皇帝可以自行选择其继承人。

为证据，然后起草了一道宣告摒弃保罗，立亚历山大为继承人的诏令，并把它锁在首饰盒中，决定在 11 月 24 日，即俄历圣、叶卡特琳娜日予以公布。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1 月 4 日上午，叶卡特琳娜突然中风瘫倒在更衣室内，当侍从们发现时，她已毫无知觉，不能言语，只能发出粗重的喘息声。闻讯赶来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只好让位于神甫。她最后的情夫普拉通·朱波夫在她的床头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曾给了他多少荣华富贵！她撒手归去后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呢？

窗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雪，圣彼得堡已是冰封雪冻的世界。52 年前，15 岁的小索菲亚初次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时，迎接她的也是茫茫白雪，现在，她即将离开人世前往天国，迎接她的又是茫茫白雪，莫非这是冥冥上苍的有意安排？

正在野外滑雪的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被人找来了。他们站在奄奄一息的祖母身边，不知如何是好。从小到今，他们都是按老师的教导办事，看祖母的眼色行事，现在却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教他们怎样做。祖母的遗嘱就放在她的首饰盒里，亚历山大曾经见过。此刻，只要他走过去把首饰盒打开，他就是全俄罗斯的皇帝了。但是，这样做就会伤害他的父亲，优柔寡断的亚历山大没有勇气伤害那个可怜的父亲。

晚上，保罗也从加契纳赶来了。大臣们一见到他都深深弯腰鞠躬。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都已穿着他喜爱的普鲁士军装，对他恭恭敬敬。很明显，亚历山大放弃了皇位。保罗不顾女皇还在喘着粗气，匆匆带领副枢密大臣别茨波罗特柯进入女皇的办公室，找出那份遗嘱，把它付之一炬。通向帝位的障碍彻底扫除了，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 34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与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的叶卡特琳娜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总检察长萨莫伊洛夫向聚集在门外的廷臣们宣布：叶卡特琳娜女皇业已驾崩，由其子保罗沙皇继位，廷臣们泪流满面，高呼万岁。俄罗斯帝国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四年以后，保罗由于倒行逆施，实行恐怖统治，也像他崇拜的彼得三世一样，被政变者杀害。亚历山大登上了俄国皇位。叶卡特琳娜的遗志竟然以如此熟悉的、血淋淋的俄国方式实现了。